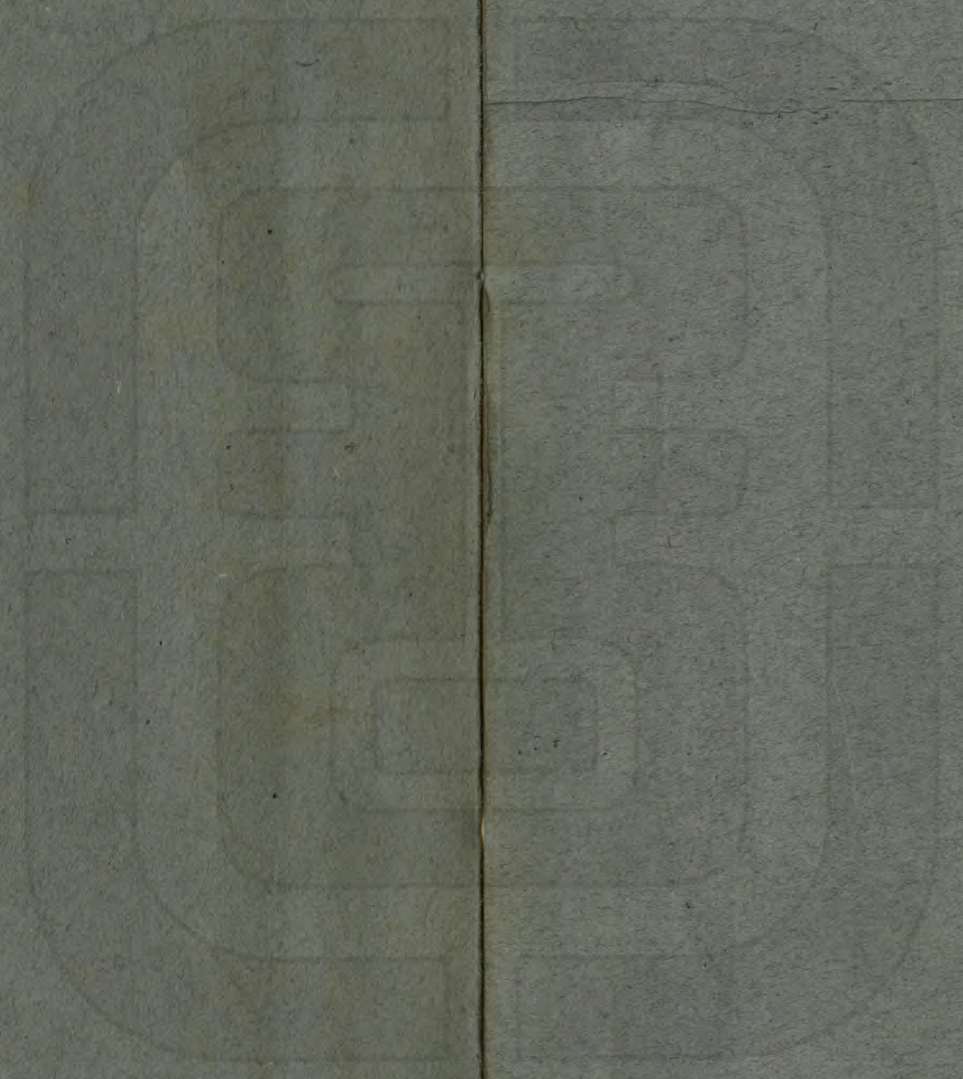


閩中會館志

卷一 癸未二月

地110
942
21-4
部



郭序

同年生李石芝民部撰閩中會館志成以質於余且命爲之序嗟乎余少小即從先文安官京師今老矣猶梗泛人海數十年間世運盛衰之嬗俗情厚薄之殊一一在吾心目吾將何言哉抑吾又烏忍無言哉憶數齡時每正月十三夕福州老館放烟火十五夕福州新館放燈鄉人會飲於燕譽榕蔭之堂先公輒挈余往一堂談笑皆作鄉音雍雍如也稍長侍先公爲擊鉢之集月必三至榕蔭堂時兩館新修庭有雙稚松每行吟其下社詩評甲乙以蠟炬爲標擢官生子或有家慶者供之余所得恒多周松孫丈顧而笑之曰韶韶就取蓋招招舟子之轉音也又嘗爲律集乘元夕張燈集唱燭影幢幢中聲發金石至夜午始休是日詩題爲浯溪中興頌余有句云身歷艱巖爛國故老餘撰述答君恩及今思之一若爲此生寫照者嗣陳玉蒼丈購得新館東偏隙地建南北兩廳稍蒔花木鉢集移於是間余猶數至先公初轉京卿於制得乘赤緹帷車林廉孫丈賦官馬句云換得雕輪紅似錦主人昨日進頭銜若有妒羨陳木庵年丈以選官來都居新館携一僮甚俊徐花農庶子見而稱之高郁離丈戲嘲以詩僅憶其兩句云令公晚福衣香羨庶子春

閩中會館志

郭序

華禁鬱嚴老輩風流忘形跌宕有如此者端陽後五日爲先王父按察公生日先公恒假新館爲介壽之堂余自勝衣至通籍咸侍竊見鄉人爲翰詹臺諫部曹以至羽林期門之屬莫不衣冠來祝及夕置酒觴之衆復來集談讌盡歡二十餘年間如一日也今豈可復得哉先公篤於桑梓光緒中兩修郡館一建省館皆與葉鐸人陳兩蒼諸丈悉心區畫今新館額即鐸人丈所書鄉先輩墨蹟舊張於榕蔭堂者亦由是時購致國變初兩館春叙未廢余弗及至而先公每集必與且與陳弢蒼卓芝南兩丈籌維館事始終不懈然不爲鄉里少年所容棄養前一月與鄉人集議省館事論不合歸猶耿耿未幾遂患心痛余以是啣悲茹恨誓不復與聞鄉事是時所謂兩館者既爲鄉人雜居讌叙久輟省館亦爲春明女學借踞曩昔朝官從容吟讌之地殆不可復至矣比與鄉人君子結篤社每談館事輒用慨然石芝因有閩中會館志之輯惜其登朝稍晚於故事識焉弗詳然得此以爲後來考覈整理之資且推及郡邑諸館咸有可徵其有裨於鄉者亦鉅矣論者輒咨嗟於館事措手之難余以爲無難也亦別之以公私而已果爲公耶雖得罪於人何恤若其爲私則無論私於己私於人其爲害公則一欲事事而見好人人而取悅勢必有所

不能強爲見好，強爲取悅，則阿之者一二，毀之者且千百，將不至於疑謗交乘，以焦爛其
身不止。先輩之居鄉處事，不如是也。余誠不欲與聞鄉事，然猶望鄉之君子，有出而從事
整理者，因舉先輩之敦鄉匡俗者，筆之，使後之人知世運盛衰之嬗，俗情厚薄之殊。庶幾
緣流溯源，知所返焉。則吾言爲不虛矣。異日者，吾輩復得如承平故事，歲時會飲於燕譽
榕蔭之堂，余雖衰髦，猶願扶杖從諸君子後，相與銜杯一笑也。壬午首夏，遜圃老迂郭則
澗

方序

李子石芝作閩中會館志既成屬序於余余惟人情每忽於所近耳目之前習焉不察事至則瞠目無以應者比比也余自入京師迭居福州老館新館人有舉兩館之故實與沿革問者余促然不能荅微獨余爲然也即齒尊於余而居京較久者問之亦促然無以荅非齒德並尊熟於掌故如陳太傅師郭文安年丈叩之而能應者蓋寡何也文獻無徵故也余於此重有慨焉自民初七八年間辱諸鄉老推舉司福建省館事維時國事草創地方與中央多有聯繫事未易決者大之如外交財政及地方政治小之如商賈行旅凡吾鄉人有所願望而必經中央准駁者皆以余爲樞轂而地方當路亦羣就余余曰嘻此非佳事也余將爲犧矣已而膚受之愬求全之毀果屬至不解於是有所指指余有所目目余有所刺譏罵詈亦羣集於余余請於鄉老允余去歷七八次亦皆不能得最後乃以實情告郭文安公卓巴園兩年丈丈知余志決爲言於諸鄉老余乃得脫迄今思之此皆各館內情諸鄉人皆習焉不察故偶有鄉事之來往往與館事相糾結如果有若李子所著者公之於鄉人則各館之來去明即吾鄉之舉措亦可推而定何至齟齬交迕若向之所

閩中會館志

方序

爲哉或曰此子之私見耳館事與鄉事何與而曰有書在則可以已爭不亦慎乎余唯唯笑而謝之然甚願後之人之處鄉事者勿以余爲前車而爲或人所竊笑也壬午清和之月年愚弟方兆鼈書

吳序

壬午春，余隨合肥王公，釐整故都各省會館，同寅激於鄉義，多自任調查，閩縣李石芝秘書，報竣最早，且詳，又以公暇，走筆輯閩中會館志，逾月而書成，其同鄉耆彥，既紛爲之序，合肥王公，亦張之以詞，蓋信乎不朽之盛業也。余獨慨世變日亟，所謂士大夫者，日以浮夸之言，相市相聒，不知所以爲事，更不暇自事其事，若石芝者，可謂知所事，而風薄俗矣。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夏至前一日，吳甌拜撰。

閩中會館志

吳序

陳序

石芝同年撰閩中會館志將付刊屬序於予予祖貫金陵既舉於閩乃隸閩籍甲辰捷南宮入都廷試鄉人之司結局者嘖有煩言賴張師貞午婉爲之解輸金修館事乃得釋故予之於閩也淺於閩中會館事尤不能詳將何詞以附於諸君子之後雖然甲辰來京即解裝於福州新館庚戌辛亥間吾閩創設法政學堂於福建會館以予總司其事嗣後又曾一司福建會館計政鄉人固不以其舊籍之異也有所歧視旅京三十餘年與諸鄉人先輩日相往來其密邇或有勝於他之鄉人者則予之於閩固不宜有所自外也乃爲之言曰會館之設始自明代或曰會館或曰試館蓋平時則以聚鄉人聯舊誼大比之歲則爲鄉中試子來京假館之所恤寒峻而啓後進也猶憶甲辰蒞京時福州兩館俱爲鄉人仕京者所棲止張師貞午方司館事告於衆曰京曹官平時居此可也遇有試期當先以讓試子明日朝官俱遷去蓋當時館政嚴肅人皆知所以自處故一言之效如此鼎革以還國家之政令既弛推之一鄉亦復如是因以爲己利者有之藉以爲政爭者有之擾攘紛紜莫可究詰於是館政館章遂破壞陵夷而不可收拾當時所謂聚鄉人聯舊誼恤寒

閩中會館志

陳序

峻啓後進之微意蕩然盡矣夫欲國之治也必自鄉始禮曰君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吾國治鄉之法一業有一業之規約一族有一族之規約一鄉有一鄉之規約在外之會館亦其一也規約明則事無不舉規約不明則事無由行吾閩會館多肇自明代其後望坡尙書舍宅爲福州新館梁蔭林中丞又擴而充之代有修葺至於今不替他郡邑之會館沿革各有不同吾意必皆有規約以爲當時之法守後賢之遵循者石芝同年其亦有意於爬梳而整理之乎聚鄉人聯舊誼恤寒峻啓後進將於是乎在而王道之由鄉以推及於國者亦將於是乎在若夫舊日之文章典物一時之盛衰興廢茲編所志及諸君子所序言之已詳固無待於予之辭贅也壬午五月古閩陳宗蕃作於北京之僕然室

薛序

壬辰公車，余與鄭君稚辛、周君松孫、鍾君贊周，共卸裝福州新館。時鄉人之官京僚者，裁數十家，大都環宣南坊巷而居。晨夕過從，以新館爲其中區，視南下窪老館爲便。是時郭文安公、陳玉蒼尙書，皆在郎署。公車納卷旅費等事，率二公爲之計畫，意慤慤如也。甲午戊戌，到京稍晚，兩館人滿，乃僦居高陞店蓮華寺。然新館之數數往來，猶前日也。壬寅來京，引見，復寓其中，則與曾君筱丹偕，而孫幼毅、陳伯南二太守，亦同時分發。連床歡聚者累月，于時擊鉢吟社，榕蔭堂中，月凡數集。余亦得參其盛，分省後，別諸先輩，忽忽將十稔。辛亥因公入都，則陳忠文林直文郭安文高益子數公，皆居顯職。閩士此時爲盛，顧造謁談次，皆若有私憂竊嘆，不能自己者。未數月而武昌之變作矣。民國九年，余始挈眷入都，則境象大變，鄉人之旅京者，十數倍於曩時，品流不一，分誼因之疏迤。蓋時勢使然，非人情之有厚薄也。幸陳郭諸老主持風雅，設詩社于車子營省館，月凡三集。逢三日集必二三十人，歲首燈社多至五六十人。如是者垂二十年，洎政府南遷，社侶漸減。文安捐館，文忠亦倮然老矣。同人移詩社於其家，而會館幾無人過問。近數年來，則匾額爲薪，器具散失，昔時觴詠

閩中會館志

薛序

之地，空無所有，如廢寺然，噫，可慨已。今歲李君石芝以合肥王公之命，遍查閩館，既歲事，則因其蒐訪所得，成閩中會館志。李君亦有心人哉。竊謂會館之盛衰，關於科舉者爲遠因，關於詩社者爲近因，二者皆不可復，而欲修舉廢墜，釐剔弊端，憂憂乎其難哉。雖然，吾願鄉人共勉之。
壬午五月同縣薛肇基識時年七十有六

程序

京師之有會館，肇自有明，其始專爲便於公車而設，爲士子會試之用，故稱會館。自清季科舉停罷，遂專爲鄉人旅京者雜居之地，其制已稍異於前矣。同年李石芝景銘以其所著閩中會館志，徵序於余，時王逸塘同年兼督內務，石芝爲之記室，蓋奉署令而作者，逸塘之儒雅，石芝之文采，均非時流所及，推爲必傳之作，竊謂會館之設，各省皆然，不獨閩省有之，其最著者，如宣外大街之江西會館，虎坊橋之湖廣會館，北半截胡同之江蘇會館，南橫街之廣州會館，其地皆偏處南城一隅，蓋當時風氣使然也，不寧惟是，燕京自遼金建都以後，迄今已千年，民國肇興以後，政府南遷，其間遞嬗之迹，如城垣之改築，故宮之開放，街巷之更名，苟失於記載，後人或莫明其興廢之由，憶甲辰至汴梁會試，欲訪宋故宮遺跡，僅存大殿一座，土人稱之爲龍亭，四面皆葦塘，泥濘不可近，考汴京自高宗南渡後，金人尙徙都之，何以殘破至此，莫悉其故，深以爲恨，往續明史，至太祖定鼎南京後，即命太子標巡撫陝西，蓋太祖雄材大畧，意欲恢復漢唐故都，未幾太子病卒，議始作罷，後成祖靖難師起，遷都北平，遂命姚廣孝建北京，已非太祖之意，今海內分崩，時移勢異，

閩中會館志

程序

說者謂距海稍近之地，均不宜於建都，後有英雄復起，或竟紹明祖未盡之志，未可知也。今內署幕僚中，不乏熟習掌故之士，何不廣爲搜集，分門別類，輯成燕京沿革志一書，使日下舊聞考，不能專美於前，即或政府因百廢待興，無暇及此，石芝亦可於公餘之暇，仿春明夢餘錄，或夢梁錄之例，隨筆記錄，舉凡商賈之盛衰，風俗之變革，無不記載，鉅細靡遺，定名爲故都見聞志，使後之考古者，有所依據，以資憑弔，亦一不朽之盛業也。石芝勉乎哉，因睹其所著閩中會館志，心有所感，聯想及之，識者當不河漢斯言也乎。壬午孟夏，閩縣程樹德序。

同年程君郁庭，病瘖者數年，且手顫不能書，百事俱廢，始尙能觀書，今則瞑目竟日，枯坐如禪，蓋郁庭著書數百萬言，因勞而致此也。頃聞余有閩中會館志之作，喜而允序之，口述者如蟲語，指畫者如蚓行，唯其女舜英世講，能以意摹神追，勉成此文，且勗勵備至，滋可感也。景銘附識

陳序

李君石芝前與余在高商教授邇來又奉職內署日夕滄桓每以文字就商畧余平生以誠接物故知無不言亦自忘其固陋也頃以閩中會館志見示余讀而善之夫志之大原蓋出於爾雅史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殊體例則一也餘史皆承班書亦謂之志江淹受詔修齊史先作十表以為史之最難無出於志范蔚宗造後漢見宋書范蔚宋傳十志未成劉昭以司馬彪八志補之則志之難亦可概見矣其次莫如表故鄭樵做表為譜改志曰畧而通志通考又列故事一門何也故事為國家之掌故所以備正史表志之取材也掌故之書劉秩政典杜佑通典尚矣二書並做其周官六典其次有漢唐宋會要明清謂之會典漢唐儀制之屬劉知幾謂書志多效禮經則書志表志非遽於掌故者不能為也方志宜詳因革文獻章實齋已論辨之矣至閩中會館志一言沿改遠者無慮三百多年近者亦二百餘年如福州老館漳州會館汀州會館邵武會館安溪會館福清會館等皆建於明季年月遐長二曰人物葉文忠向高李文貞光地蔡文恭新三相國陳望坡尚書樞部黃叶菴中翰陳鴻亭商人段潭波皆捨宅為館高義可彰會館志與方

閩中會館志

陳序

志不可同日而語無惑於古今人物表幽州人物志之例也三為記載如黃漳浦年譜周道陳左海文集壽祺歸田瑣記梁章鉅廬日記郭會所皆有關於閩中會館之記載可取者取之可約者約之庶免煩文費辭之弊屬者屋食之貴屋食猶言房租也奚啻倍蓰或視會館為私藏者有之或竊取而鬻于人者亦有之宣南之延平舊館殷鑑不遠則閩中會館志有用之作也志乎志乎其會館之左券乎

七閩陳登澥拜識

鄭序

同治丙寅先母林太夫人挈兄姊及余乘泰西颿船航海來京時先君官水部假廡粉房琉璃街蒲陽會館丁卯秋母夫人見背余年六歲移居椿樹頭條龍溪會館之對門王氏伯姊亦賃宅東隣民國十三年甲子余有宣南雜詩若干首相距蓋五十有三年矣詩曰長街少小住琉璃頗記阿嬾口授詩今日驅車門外路天邊風月北風吹又云龍溪館裏聚鄉親阿姊南來亦比鄰只有太邱今太傅能言同治七年春弢庵太傅戊辰館選亦寓館中余少不省記太傅嘗爲余言之按蒲陽會館今在賈家胡同舊館已久廢志稱高家寨者或爲琉璃街內一隅之地名歟李石芝先生頃以所輯閩中會館志藁見示讀竟若有不勝感觸者漫書數行於後未足爲典要也壬午夏四月孝樞識時年八十有二

閩中會館志目錄

省館

福建會館（即全閩會館）

府館

福州會館

福州新館

漳州會館（即東館）

漳州西館

泉郡會館

延平會館

延邵會館

建寧會館

閩中會館志

目錄

邵武郡館

汀州會館（即北館）

汀州會館（即南館）

州館

龍巖會館

永春會館

縣館

龍溪會館

晉江邑館

仙谿會館

漳浦會館

同安會館

安溪會館

福清會館
莆陽會館

閩中會館志

目錄

二

閩中會館志凡例

一本編仿越中先賢傳之例，定名曰閩中會館志。除福寧會館議而未建，漳州外館僅存虛名，又臺灣會館劃還臺灣鄉人自行管理外，光緒二十年甲午起委託福建會館代管，民國二十六年後由臺灣鄉人收回自管。共計二十二館。

一本編仍沿前清地方制度，分爲省館、府館、州館、縣館四級。蓋鼎革後雖廢府州，而北京郡館、邑館之名尚在，故仍之。

一閩中會館多創自明代，最遠者爲正德年間，年代既久，文獻難徵，此次編輯，存者錄之，亡者闕之，蓋亦夏五郭公之意。

一本編每館之內分爲沿革、古蹟、規約、文詞、古物、事實、軼聞、遺事七門，逐一紀載，其變通古來志書之例者，不得已也。

一本編所引書籍，必載作者姓名，所述軼聞，必詳傳者姓氏，蓋以紀實。

一自著手編輯，歷時五月，匆促成書，疎漏不免，容俟補訂，閱者諒之。

附 整理閩中會館管見

省館

一 福建會館 該館原定章程分理事監事兩會，尙稱完備，可仍其舊，惟前院借與春明女子中學，未立契約，且無期限，應由理監會與該校商訂，所有借用書籍器具，亦應附單證明，尙有借用房屋未修者，尤應商催該校速修，以免兩相觀望，致有坍塌之虞，又該館收入，如有盈餘，應將大廳布置懸掛王可莊修撰陳玉蒼尙書像片，以資誌念。

府館

二 福州會館 該館前因開同鄉大會不便，故館事止由董事一人管理，今時局已定，應仿照福建會館之例，設理事監事若干人，公選同鄉京官，及在京多年耆宿，分任館務，並應將駐館者及長班借用之科名題版，照舊懸掛，至燕譽堂及各院神龕，應隨時拂除塵垢，勿任駐館者以物障蔽，林文恭所書麥飯亭匾額，現存何處，亦應確查，至元宵煙火能否恢復，以傳韻事，則可視時局與經費爲斟酌也。

三 福州新館 該館亦應仿照福建會館之例，設立理監會，照前條辦理，神龕亦宜整潔，最近接電太

閩中會館志

多，恐有危險，宜商駐館者分擔換綫經費，不敷由公款補助之。

四 漳州東館 現租與王化吉開設煤廠，其人已故，應由西館董事另換契約，以清手續，如能訂有期限，俟限滿時，得有力者捐助，收回修理，以保存明代舊業，尤爲盛事。

五 漳州西館 該館董事止有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其存留之澂懷八友圖題詠石刻，最爲寶貴，現由鄉人借作皮物之用，恐日久不免磨損散失，應將原石設法排列，並印揚若干份，分遺福建同鄉，以闡揚文化，表彰先烈，大門匾額，速即懸掛。

六 泉州會館 該館管理規則，尙稱完備，唯已故之理事王大亨，應即公選補充，其租與三順店房屋，未解決者，應從速了結，前院廂房已坍塌者，應設法修理，殘碑僅存六十餘字，尤宜妥爲保存。

七 延平會館 該館董事與延邵會館之董事，同長住天津，館務不免廢弛，應由該董事另委代理人，或另舉董事，以便負責管理。

八 延邵會館 該館董事應照前條辦理，原有戲臺神龕匾額楹聯，如能重新修復，更爲佳事，紙商雖租住其中，應時加清潔，以重衛生。

九 建寧會館 前院嵌壁之碑碣，應設法保存，勿任風雨剝蝕，塵穢堆積，後院神龕亦宜時加修整，奎星樓宜以時啟閉，修明祀典，勿任荒廢。

十 邵武會館 該館董事止有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所有楹帖宜加意保存，已遺失者，設法修復。所遺邵武館志一本，前後任董事，必須交代，不可遺失。至義地為外籍人租用，倘有糾紛者，應以合理方法，與之商議，以保產權。前院租與他省人者，應將隔牆打通，以免久被侵佔。

十一 汀州北館 該館管理規則，尙稱完備。唯旅萃堂匾額，係明代故物，雖經遺失，應設法補製。仍懸堂中，佛像楹聯，俱應修整。又碑載慶雲巷房屋，是否尙存，應由董事確查，敦讓堂匾額，亦宜修復。

十二 汀州南館 該館空房尙多，應設法修理，以免荒廢。前門出租他人，鄉人出入後門，亦有喧賓奪主之嫌，亦應設法恢復。

州館

十三 龍巖會館 該館止有董事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龍巖館新錄暨舊錄，俱宜加意保存。遇有前後任董事交代，一併移交。

十四 永春會館 該館現由董事五人管理，尙無流弊。前院空地，可設法添蓋房屋。唯據原董事稱，館契由伊父帶回永春，似可函商，另鈔一份，寄京存查。

縣館

十五 龍溪會館 該館董事止有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該館原供創館人黃可潤先生

閩中會館志

陳鶴邨先生及曹安峯先生神位，均已無存，似應依舊供奉，以示報本之意。

十六 晉江邑館 該館原歸泉州郡會館之執行委員監理委員兼管，唯據長班云，大雨時房屋不免滲漏，應即從速修理。

十七 仙谿會館 該館董事現有一人代理，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所有收入應將房屋修整，勿任損壞。

十八 漳浦會館 該館亦歸漳州西館董事兼管，應速解決館租問題，並將匾額從速修理，以復舊觀。

十九 同安會館 該館亦歸泉州郡會館兼理，唯壁龕內石碣已經遺失一塊，現存者，應加意保存。

二十 安溪會館 該館亦歸泉州郡會館兼管，樓上原供李文貞公神牌，今已無存，應設法恢復。蓋是館為文貞賜第之一隅，且又捐第創館，後人尤當永誌之。

二十一 福清會館 該館止有董事一人，且不在京，應另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至神龕原供葉文忠神位，應將竹屏撤去，照舊供奉，以昭慎重。

二十二 莆陽會館 該館止有董事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景賢堂匾額題識，字已模糊，應即重鈎，以存舊蹟。神龕亦宜加以清潔，敬虔供奉。

以上區區愚見，草率貢獻，如承主館者採納，不勝欣幸之至。景銘附識。

閩中會館志

合肥王揖唐審定

省館

福建會館

沿革 福建會館坐落宣武門大街南頭，大門臨街，今爲春明女子中學，後門臨車子營，門牌六十四號。門前用方磚刻福建會館四字，與臨街之前門匾額同爲陳文忠寶琛於宣統元年應召來京時所書。司館事者，民國初沿清例，有直年，有幹事，直年公推鄉老充任，幹事由直年公推，以福州及上下府各一二人充之。民國二十六年改理監制，報明社會局立案，理事十一人，監事七人，候補者各三人，詳見規約門。該館故爲財盛館，俗稱財神館，王可莊修撰仁堪購定時，限於後院，僅屋十數楹，大廳卽財神舊殿，兩廂正面舊爲戲臺，後拆去，改建南屋七間，爲同鄉三品以上大員行臺，東廂南首爲大門，直達宣武門大街，爲一甬道，外建牌樓一座，署曰福建會館。光緒廿八年，各省競立學校，助行憲政，於是商部陳玉蒼侍郎暨就甬道南北收買破敗民房，拓地十餘畝，就南北兩列，建屋三層，前一層爲治公所，後兩層爲講舍，南列後卽會館對牆，後爲房三間，北列之北，別爲平屋十餘間，正門就前牌樓，仿城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堞式，上有平臺一座，門前署曰京師閩學堂，計用銀二萬餘金，皆由陳侍郎募自各省同鄉官，並函請閩督，由關餘項下酌量補助，更有不足，再由京結局提款成之，公請江杏邨侍御春霖爲監督，繼則周松孫比部景濤，又次則張治如太史琴任之，宣統初，費絀，學徒寥寥，同鄉留學回國者，如林仲樞太史志炬等，議就南列三層，創宣南法政專門學校，其時執教鞭者，爲林宰平部郎志鈞、程毓亭太史樹德、方策六員外兆鼐、陳雪滄部員海超、虞伯廷部員熙正、陳易園布衣遵統，及景銘等十餘人，校爲夜課，燈火瑩瑩，師生各挾書至，固極一時之盛也。其北列三層，仍爲中學，於是分後院爲會館，前院爲學堂，中間隔一短垣，上樹鐵欄，民國後學校停辦，京官不挈眷者，皆就學堂居，夷講舍爲居室，几榻爐鼎，分屋各炊，識者憂之，其時適因豫省學堂災，同鄉亟議擇人承租，久而未決，延至洪憲元年三月一日，乃由省館董事黃樹榮、伯樵、方策六、兆鼐、陳永鑫與首善醫院方石珊院長擊議定租約如下：一、界址除後進全福會館，留作同鄉公用，不租外，凡屬本堂房屋，概在此次租約之內，二、租金議定全年大洋二千元，先交租，後住屋，其租金係按年一次全繳，不得延欠零交，醫院每年由租金內扣大洋二百元，作爲修理費，所有本堂房屋，月修歲修，均歸醫院自理，三、本堂房屋，係約明租作首善醫院，及其附設與醫院同等機關之用，不得分賃他人，四、租期約定至少三年（自洪憲元年三月一日起租），三年內醫院不得退租，省館不得索回不租，滿三年後，如醫院決計退租，或省館索回不租，均須先四個月正



閩縣李景銘編

式通知。但省館收回後，三年內，無論何人，不得用本堂房屋，再作醫院。五本堂房屋，由省館開單繪圖，與醫院雙方交接後，許由醫院添設，不許大加拆卸。退租時，省館按單與圖，向醫院點收。如有拆毀不全，應由醫院照原式修竣交還。六本租約，謄寫二份，省館由董事簽字蓋章，醫院由總理人簽字蓋章。其年月日處，蓋用省館及醫院圖記，以一份交省館，一份交醫院，各執為據。自此約實行後，於是學堂改為醫院，而京師閩學堂刻磚之額，仍存，不過以首善醫院匾額蔽之而已。居數歲，墻之圯者，屋之墜者，皆復新。此皆醫院之力。然同鄉學界中人，又有議恢復學堂者。直年力與磋商，乃賃大醬坊房屋，開辦春明女子中學。割醫院租金大部分補助之。又閱歲，乃與方石珊院長磋商，遷移醫院於司法部街北口外。而會館借與春明女子中學。初前院賃為醫院，後院仍為會館。復於西南角建屋三楹，會館司事者居之。大廳全座，則為鄉人游讌之地。而詩社為最盛。詩社者，詩鐘之社也。於是有榕社，有餘社，皆以朔望，或休沐日行之。榕社尙典白底，餘社尙白戰。每集輒四五十人。泊春明移入，因時局關係，詩社亦零落。今則後院十數楹，亦為學校借用。然同鄉如有議事，仍可就會館原址開會。民國十一年八月間，因制憲及改組同鄉會，並福建善後三事，新舊兩派，頗生齟齬。舊派以鄉之耆宿為代表，新派以學生為代表。舊派謂官紳不宜干涉地方之事，新派謂宜自定本省憲法。公選省長，舊派謂會館仍舊維持，新派謂宜改組同鄉會，接收會館財產，不宜聽一二人把持。若福建善後之事，則發生於王徐之驅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一一

李。蓋其時黎黃陂當局，李鼎新承梅為海軍總長，閩之鄉人也。李培之督軍兼省長厚基，為王永泉許崇智所不容。王徐合力驅李，而徐樹錚乘機加入。建國延平，通電全國，斥現政府為非法，自稱統領。率師南下，省城岌岌可危。舊派為維持地方治安計，擬請政府任命薩鼎銘鎮冰為福建善後督辦。以陳兆鏘黃培松會辦軍務。此李承梅意，而同鄉舊派所贊同者。新派主軍民分治，應由同鄉公舉省長。卒於十月七日，閣議以薩鎮冰會辦福建軍務。十六日，又命薩為福建省長。十一月九日，李厚基電告二師兵變，已退居鼓浪嶼。俟漳廈肅清後，再圖恢復省城。政府乃復命劉冠雄字子英為福建鎮撫使。此皆舊派之規畫，為新派所不容也。延至民國十四年元旦，復在福建會館，討議省長人選。同時並討論本省賑災辦法。先是福建沿海一帶，颶風為災，船舶飄流，無數漁民，生計斷絕。而長江一帶，有患水災者。北京乃有華洋賑災委員會之設。由海關附加稅款，按各省災情輕重，酌量分配。閩省約可得二十萬金。然須以災情之照片為憑。而風災一過，渺無蹤跡。且被災當時，雖有拔木翻船之慘，事隔數月，追攝何從。卒以同鄉會議之請求，及列席委員會同鄉黃厚誠字子諒之諒解，免提證明。如數助賑。最後賑款，寄交民政廳長蔡鳳機查收，酌量配給。是為福建會館對於鄉閩最努力之一事。不意民國二十六年，北屋二間，竟因學生宿舍失慎，遂兆焚如。春明無力修理。二十七年理事會，始議決將巡捕廳館產出售，得價八百元，以六百元補助春明。而春明自措七百元，始得將被焚之二間，及破壞之二十餘間，一

併修復、維持至今云。

古蹟 邠廬日記云、福建會館、舊爲財神館、乃盛伯熙祭酒是別業、光緒初、王可莊修撰、購爲省館、茲有當詳考者、財神館非財神廟、盛祭酒別業、非其故宅、蓋北京財神廟、在廣寧門外、天咫偶聞曼殊震云、鈞著、廣寧門外財神廟、報賽最盛、正月二日九日十七日、傾城往祀、商賈及勾欄尤夥、廟貌巍煥、甲於京師、廟祝更神其說、借神前紙錠懷歸、俟得財十倍酬神、故信從者益多、而廟祝之利甚溥、以是知京師士女、敬信財神者多、徧地均有供奉財神之所、此所謂財神館者、在宣武門外、當初或係私人祀神之館、因有戲臺林石之勝、故歸盛伯熙爲別業、盛素好士、廣第宅、天咫偶聞云、光緒五年、已卯科、山東鄉試第一名鄭杲文出、傳京師、當是時宗室盛昱、爲國子監祭酒、好士、宅百餘間、有池樹竹石之勝、凡四方春秋之士、與京宦、多借居焉、杲雅奇於祭酒、居逾十年、又云怡府書散落人間、當時得之最多、而最精者、以盛伯熙祭酒爲首、蓋居在內城、得之較易、而又具搜羅之力、故收藏甲於諸家、祭酒爲肅府宗室敬文莊公之孫、世家三代、家擅園池之勝、好士、爲士大夫之冠、門多賓客、於館於殯、以此終身、春明人士、皆艷稱之、燕京燼餘錄云、潤普著、盛祭酒宅、在裱糊胡同路南、盛公諱昱字伯熙、光緒丁丑翰林、官國子監祭酒、尙風雅、精鑒賞、收藏最富、邃於考古之學、光緒戊戌、以時政日非、告職家居、己亥卒、是知祭酒之故宅在城內裱糊胡同、而此城外之別業、不過十數楹、以好士故、亦恒爲春秋試子停驂之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三二

所、可莊以光緒三年丁丑、臚傳第一、與祭酒同年、往來至密、盛讓別業爲福建全省會館、必在其時、郭文安曾所、與王修撰有郎舅之誼、知之較詳、故邠廬所記、必確、院有高槐、亦百餘年物、廳前有拜石、方形、叩之聲鏗然、又有一圓形者、高三尺、蓋舊殿前之爐座云、

規約 福建會館、於民國二十六年夏、學界以前任幹事翁山寄孝廉鳴璉、管理館事多年、收支迄無報告、乃由數人發起、召集同鄉懇談會、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會、每人醵金一元、亦稱一元會、於是議定福建旅平同鄉公會章程、報明北平特別市政府社會局立案、當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由社會局批云、

福建旅平同鄉公會

二十六年七月六日呈一件、呈報成立、送組織章程理事監事名單、請鑒核備案由、

呈件均悉、查該會所定組織章程、大致尙無不合、應准備案、仰再造送會員名冊、以備查考爲要、件存、此批、時任社會局長者、爲雷嗣尙、茲將章程錄後、

福建旅平同鄉公會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會以聯絡鄉誼、增進公益爲宗旨、

第二條 本會定名為福建旅平同鄉會。

第三條 凡屬福建旅平同鄉，經本會登記者，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本會會址暫設宣武門外車子營六十四號福建會館。

第二章 組織

第一節 會員大會

第五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機關。

第六條 會員大會每年春季開會一次，由理事會召集之。

但因特別事故，經會員二十人以上之提議，或監事會之請求，或理事會認有召集會員臨時大會之必要者，得召集之。

第二節 理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議決事項，交理事會執行之。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八條 本會事務理事會執行。

第九條 理事會人數定為十一人，候補理事三人，由會員大會，用連記名投票法選舉之。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四

第十條 理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十一條 理事會於必要時，得就會員中聘請顧問。

第十二條 理事會每年應製年度會務報告書，經監事會簽署，報告於會員大會。

第四節 監事會

第十三條 監事會監察本會事務。

第十四條 監事人數定為七人，候補監事三人，由會員大會，用連記名投票法選舉之。

第十五條 監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三章 會員義務與權利

第十六條 會員應服從會員大會之決議。

第十七條 會員年滿十八歲者有選舉權。

第十八條 會員年滿二十歲在本市居住二年以上，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被選為理監事。

教授 教員 律師 醫師 工程師 會計師 文學家 藝術家 公務員 新聞記者 及農工商從業員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九條 本會常年經費以左列收入充之

一本會財產之收益 二特別之募集

第二十條 本會遇有特別事件需用巨款時經會員大會之議決得向同鄉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會因事務之需要得雇用書記一人由理事會選任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會員大會修正之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自經會員大會議決並呈准主管官署後施行

由是按照本章程選出理事監事如左報明社會局批准有案

理事 謝道仁 掬塵 年五一 閩侯人 張我軍 以字行 年三六 南靖人

葉乃毅 怡庵 年四四 閩侯人 鄧萃英 芝園 年五〇 閩侯人

陳器 猷丁 年五四 閩侯人 唐壽 年三六 閩侯人

林耕宇 年四六 晉江人 李宜琛 年三〇 建甌人

方光景 行維 年五〇 閩侯人 葉在壘 乃頌 年四一 閩侯人

林鼎士 年四五 閩侯人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五

候補理事 吳冠英 年三七 同安人 董元亮 季友 年七七 閩侯人

劉恪臣 年四五 閩侯人

監事 蒲志中 子雅 年五八 閩侯人 李兆年 潛卿 年五八 建甌人

王冷齋 年四四 閩侯人 方兆鼈 策六 年六四 閩侯人

林畏菴 年四二 閩侯人 梁志琴 年五一 閩侯人

力舒東 年五一 永泰人

候補監事 吳幼丞 年三五 閩侯人 鄭天挺 年五四 閩侯人

詹辱生 年四五 閩侯人

文詞 福建會館大廳舊為榕社餘社消寒吟集之所如遇元宵則開燈社茲考甲子燈社齒錄共五十六人其姓名如左

陳攷庵寶琛 卓芝南孝復 郭春榆曾所 陳息庵壽彭 周熙民登暎 林怡三頤

陳富侯憲弼 薛淑周肇基 葉可三駿琛 李必菴兆蓉 蘇呈青恩培 俞海珊懷貞

高耕愚稔 林梅南振先 何壽芬啓椿 林辛奮臬 鄭榮城鼎纓 陳陀庵元凱

鄭邁算掄 童佑萱詠 林行陀柏棠 王叔沂尙曾 唐汀鏡澣波 林子有葆恒

陳伯南保棠	余辛枚叙功	陳徵宇懋鼎	史友梅恪	尤和賡君颺	茅貢儒乃烽
鄭藕生宣綸	林向其欣榮	余鶴友燮梅	張楚楠汝翹	葉筱楠在鎔	黃默園懋謙
黃箕孫慶瀾	方策六兆鼇	蒲子雅志中	陳幼旭燦華	黃峯仙穰	郭筱麓則澤
李次貢景瑩	林季武步隨	黃閻生枝欣	周穆孫葆燮	郭組南則豫	劉孟純子達
張雲蔚大猷	陳能羣應羣	陳南曾蘧	陳宇青吉廬	黃秋岳濬	陳佛郎鏘
陳伯東承震	王君坦孝平				

其命題由陳弢庵師傅擬定几杖中興禮耕桑海內心十字爲字眼几耕第二唱佳句云檀几篇存丹麓筆耦耕堂署牧齋居鳥几歸心臣甫句鏗耕急口老坡心輟耕誰復知鴻鵠斬凡人胡宥蝮蛇墜几山光如展畫催耕鳥語自成春杖桑第三唱佳句云江上杖兮生甚直畝間桑者意何閒新鏤杖鳩供祝噫自劉桑蠹學治生橋上杖聲魚婢覺隴頭桑蔭雉媒驕甘露杖憐方竹毀漁陽桑不附枝生中海第四唱佳句云二叟橋中間對奕一僧茶海妙成詩新詞圓海春燈謎精槩瑩中世綵堂明月可中誰說法萬人如海獨藏身百輩此中容亦頗萬人如海隱何妨興內市五唱佳句云蔡譜荔珍興化紫李吟花向內家香顏守帖爭興道會爪郎詩詠內家香元刊通鑑興文本晉楷黃庭內景經寶章密國興陵裔團扇官奴內史家禮心第六唱佳句云逃亡那得君心照疏放還應客禮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六

容誤字批把書禮帖禳災鸚鵡懺心經猿同日暮鄉心切鵲尙君臣舊禮尊荷離軍敗談心學高密書奇寫禮堂此民國十三年甲子元宵事也至民國十五年丙寅元月仍集福建會館爲餘社消寒吟集其齒錄如左

周熙民	林怡山	林倚蓬	林梅南	何壽芬	陳伯南	林辛奮	余辛梅	尤和賡	林行陀
童佑萱	王叔沂	黃峯仙	方策六	余鶴友	林幼雁	周穆孫	林仲樞	陳巖孫	蒲子雅
黃考周	李次貢	陳寄今	陳能羣	鄭景坡	陳雲蔚	虞伯嚴	方行維	陳南曾	陳吉廬
郭組南	葉乃穀	陳伯東	陳劍宇	陳逸韓					

此集僅三十五人視甲子已減二分之一然迄今而死者半離者半留京者僅黃峯仙方策六蒲子雅三人當時以淡菜生寒日銀燈點舊紗爲眼字溪銀第三唱佳句云皴皮淡墨描松障按拍銀箏唱柘枝慣作銀鈎誇讀篆偶思淡食學持齋星同淡月相爭耀風捲銀河似倒流一線銀濤鷗外艇半規淡月鴈邊砧菜燈第四唱佳句云荒田種菜全家色名府張燈百姓膏晚收畦菜歸陰窰遠見村燈轉小橋怕對孤燈招友宿爲耽齋菜就僧餐明年蕁菜知何處我佛蓮燈及大千生點第五唱佳句云江樹萬鴉生暝色江天一鴈點秋光亂離家室生全幾漫漶詩書點檢難荒驛蛛絲生客榻虛廊螢火照人衣毫殘枉說生花夢金盡癡思點石方寒舊第六唱佳句云黃花籬下同寒士明

月天涯是舊交，圍爐充飽分寒具。入座聯歡舉舊醅，社酒尙期如舊集。客衣好趁未寒裁，家落門庭無舊燕。國危臺省盡寒蟬，日紗第七唱佳句云。人世百忙過白日，皇天一念鑿烏紗。空憂世局亡無日，一例人情薄似紗。蜃氣樓臺消海日，鼉山燈火蘼宮紗。吏法酷於三伏日，人情薄似六銖紗。此爲福建會館詩鐘絕盛之時，翌歲民軍抵京，政府南遷，吟社消歇，而張燈故事，遂成夢幻。

館之老槐瘦石，大抵爲盛祭酒別業舊物。辛亥冬宣南法政學堂停辦，槐石尙存，方策六部郎，於鼎革時，挈眷南旋，在舟中有追別宣南諸子詩，蓋即有懷福建會館作也。詩云：鄉德曾陪射策年，菁莪樂育踵羣賢。再來草木驚殘劫，此去江湖敢養仙。病後轉多朋從意，夢中時詠退閒篇。庭前槐與廳前石，一度追思一惘然。首二句指陳尙書言，蓋甲辰殿試，尙書拜讀卷大臣之命，先期則每日到福州二館，督同試子練習大卷。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福建會館匾額 陳太傅書，漆地金字先是牌樓上所刻者，爲張貞午侍御元奇書，癸甲兩科來京應試者，猶及見，尋已廢。

二京師閩學堂刻額 卓巴園觀察孝復書，迨改懸春明女子中學匾後，刻碑已爲所掩。

三書籍 原爲會館所有，借與閩學堂，又由閩學堂轉借春明女子中學，今據春明所開示，及會館所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七

查知者，分別如左。

甲春明所開示者

皇朝詞林典故

十六函

魏

書 二函

宋

史 二函

元 史 一函

明

史 十函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四函

三通考輯要

三函

欽定儀禮義疏

四函

欽定禮記義疏

四函

欽定周官義疏

二函

紫緋館試帖

一函

乙會館所查知者

就會館理事會所保管篋衍中各種收據檢查而得者如左

大英百科全書

三十二册二册缺

四書集注

二十七本有缺

皇朝經解

四函

藝學全書

六函

春秋傳說彙纂

二函

四書人物類典串珠

四函

王靖毅公年譜

十函

救荒補遺

二本

易

經 一函

數 學 二十本

代 數

三本

算

學 一本

博 物 二本

理 化 示 教

一本

文

法 二本

中東戰紀

三本

奏定章程

七本

閩學堂章程

一本

各國交涉公法

十五本

通 典

一函

通

志 一函

朔方備乘 一函 說文解字 一函 綱鑑 一函
春秋大事記 二十本 董氏學 四本 新學偽經 四本
禮記 六本 左傳文緯 十二本 校邨廬抗義 二本

又文獻通考一部爲黃伯樵借用大抵尙未收回

四儀器標本洋鼓 是乃由閩學堂自置借與春明者附識如左。

儀器 物理儀器全副 不全

標本 礦物標本四盒 不全 地圖三卷

洋鼓 大洋鼓 一個 小洋鼓 四個 洋號 八把 風琴 一架

五模型 是亦由閩學堂自置六年十月一日借與首善醫院嗣醫院他徙交還後又借與春明附錄如左。

人體模型 一個 帶方玻璃框 咽喉模型 一個 耳模型 一個

六條幅 理事會所保存墨榻八幅卽宋朝奉郎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騎都尉蘇軾撰書之表忠觀碑蓋張貞午侍御捐贈者此外尙有李星冶巡按兆珍草書四幅不可復覩矣七器具 除衆所素知之紅木公座八張茶几四張借與春明外其餘分借各處就理事會篋衍中借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八

據可查者不嫌繁瑣附錄如左。

一有柳校長借據者 大方台棹一 書棹十 黑板一 講棹十 長橙二 講椅五

一有春明學校借據者 長評議棹二 大玻璃櫃二 大杉木櫥二 黑板三 書架一 五層

棹一 講椅二十四 講棹十五 二層棹十四 大橢圓棹一 小橢圓棹一 床板三十二

板橙二十三 書箱一 掛鐘二 打鐘一 鏡一

此外有爲林琴南經首善醫院恒善社所分借者大概前二者已收回轉借於春明後一者已否收回則有待理事會之考查分誌於左。

一有林琴南借據者 小橙三十六 小橙三十二 又小棹十 長橙六 黑板一 又小棹十

五 長橙五 小橙一 黑板一 又棹十四 長橙六 此爲民國七年戊午分四次借用者

一有首善醫院借據者 鐵櫃一 冰鐵水槽二 講台一 玻璃櫃二 二層棹二十一 小紅

棹子二十四 板條椅子七 黑板二 冰箱一 又書棹八 板條椅九十一 雙層棹三十

講台一 黑板二 木鐵水槽一 冰箱一

一有恒善社借據者 講棹三 黑板一 又破書架一 長椅四 破床一 又大小床板二十

八 長棹十 櫃一 飯架三 二人橙十一 板橙十六 黑板三 長板橙三 二層棹二

書棹八 大算盤一 鞋架一 大門板一 講椅六 小茶棹一 以上分三次借交平民學校用者

以上器具除爲閩學堂所置者外其餘器具多爲長樂李星治巡按兆珍所捐助或由會館自行購置所有條幅及紅木椅棹原陳設於會館大廳內窗明几淨舊爲榕社餘社消寒吟集之所民國甲子迄丙寅吟事極盛甲子燈社陳太傅主壇坫丙寅元月又有餘社消寒吟集時太傅詣天津行在故由周熙民觀察登噪主之社約云定正月初二日在車子營福建會館齊集自後吟事稍停郭筱麓太史則遷來京詩社迺移就其家而會館吟事成絕響故器具全由春明借用而大廳四椽枯立有如廢寺此非僅吟壇之變易實亦關館運之興衰

事實 福建會館最初租與首善醫院既而收回借與春明學校然尙限於一部分至後春明欲併會館大廳而借之鄉人嘖有煩言相繼而館產增租之事及限制同鄉租住出售館產之事紛起爭議鄉人多不明真相茲從

理事會篋衍中檢出四函一爲方策六兆鼇致同鄉會函謂春明借用會館大廳不可行也一爲蒲子雅志中致同鄉會函謂春明借用大廳不可行而鐵門館產理宜加租也一爲劉恪臣友勳致同鄉會函謂產業不賃同鄉未甚公允似宜覆議也一爲黃運樞致同鄉會函謂巡捕廳房屋願以相當之價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九

認購也之四者俱與福建會館有關分誌如左

一方函 同鄉理事會諸君聯鑒昨奉大函敬承本午會議本擬趨談適因有事未克往聆大教滋歎弟去年被舉已於中央公園開會時提出口頭辭職不獲允准仍復掛名彌用愧悚今日議程內有學校借用大廳一案此事歷史甚長十餘年前學校已有此意鄧芝園兄曾數度相商其時同鄉諸老輩尙在皆以會館學校宜有界限且借用之義有永久者有暫時者學校借用當屬永久性質如後此同鄉有事不能收回必招擬議是以終弟在事之日此議未成其後學校尙有提此議弟與李石芝兄在子雅兄府上曾起爭議子雅兄當能憶及今又提及此事弟意凡在同鄉皆須爲會館留一地步例如同鄉會既經成立亦須有一辦公地址如果盡歸學校應用則學校不過多一地段而會館欲謀一集會之所且不可得爲學校爲會館計殊非相與有成之道且學校北屋被焚學校未能賠修而反由會館售產爲之修理此在會館已屬情至義盡學校得北屋盡敷展布何用再借會館地址此案論情論理皆無允許借用之理由又今日係同鄉理事會開會鄙意會中既有執行委員宜簡不宜數簡則人知尊重數則反招輕藐蓋開會之案必係事在兩可之間而後始徵集衆意以此案論則愚昧之見以爲一望即知其無斟酌之餘地儘可由執行會覆函拒絕今乃欲以開會決定萬一有未知歷史竟允借用將來同鄉反對將誰執其咎故弟意此次會議係不應召集而召

集之者，倘竟可決是案，則召集者當負完全責任。本此意見，弟謹先行向會中辭去現職，以後一切館務，皆不敢干預。務望俯鑒顯愚，不加罪責，即予另舉替人，以免兩懸。至為公便。至此函務希允予存案，以表弟因事納忠之意。且免以後鄉人，以事前不言見責也。統候公決，不盡悽悽。弟方兆鼈拜上。九月四日早。此民國二十七年事

理事會卒議決，借與春明女中，亦未允方君辭職。

一蒲函 旅京同鄉公會理事諸公鑒。今日理事會議，鄙人因事赴釣魚台，恐不及與會。春明女中，借會屋為校室一案，查會館為鄉人歲時聚集之所，義至深遠。若悉借與女校，是名存而實亡。昨晤同鄉多人，對此案有極端反對者，是女校借屋之請，自應拒絕。從學校方面說話，教員住校，應從嚴格。近聞有教員眷口，悉住校內者，校長且不可，況教員者乎。此節應與女校當局，即日革除之。至於鐵門房屋加租問題，會中支出不敷，原租價過低，自可酌加。鄙見如是，尚希公決為幸。蒲志中拜啓。九月四日。

一劉函 逕啟者，查貴會上月間，開會議決，案內有此後關於福建同鄉會之產業，不賃與福建同鄉居住之議決案。羣公明見，何敢妄測高深。祇以勳亦福建同鄉一份子，鄙意對於此節，似當時未加縝密考慮，應有覆議之必要。緣福建同鄉會，自以福建同鄉為主體，則同鄉會之產業，亦應儘先租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十

賃與同鄉居住。方昭公允，不過所有承租手續，為照例辦理，以免損及公益。茲查東直門南小街二十七號房屋，係同鄉會產業，關閉已逾年。據看屋王姓稱，梁已住七個餘月之久。現南北屋滲漏不堪，滿目荒涼，勢將傾圮。既不賃與同鄉人，又不貼招標，更何從有外省人承租。長此因循，此屋非至於全部倒壞，即永遠歸看屋人居住。同鄉既不能享居住之權利，同鄉會亦不得絲毫之租金。且不久恐將變成一片瓦礫場所，是同鄉會中有此產業，幾等於無。揆之情理，似欠平允。是以不揣冒昧，爰將意見所及，上達清聽。應請尅日開會，乞將此案覆議，以資修改，而保公益。無任盼禱。此致旅京福建同鄉理事會諸先生公鑒。

候補監事劉友勳提出 八月十三日

一黃函 敬啟者，查巡捕廳胡同門牌十四號房屋，約於民國十二年春購置。前院屬貴會館管業，後院則歸敝處所。該屋先嚴手初亦置作福寧會館之用，共走一門，各別出租。十餘年來，時換租戶。嗣因同鄉有以地僻反對者，故勉受下。現內外俱成大雜院，失於管理，致房屋日就破壞。在目前情況之下，此項房產，非歸一主，則修繕與租售方面，俱感難以解決。倘再揆延，雙方更見損失。曾為此事，向貴會館理事鄧之園、謝掬塵、李濬卿三先生言及，希望開會議一歸一管業辦法，藉資整理。至於房價一節，因年久折舊，雙方都未便照原價脫售。如貴會館有意接受後院房屋，則敝處願即以一千八百元售與。否則會館方面，倘要

出脫前院，敝亦可以七百元承買，因前後院房屋間數有多少，質料有灰與瓦之不同，故價格自要懸殊也。用特叙函，敬向貴會館徵求意見，如獲見之實施，洵亦公私兩便之解決辦法也。如何仍候見覆，爲荷。此敬上福建會館理事委員會諸公。

黃運樞拜啓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巡捕廳房屋，卒由理事會議決，以八百元出售，就得價內，以二百元留用外，其餘六百元撥補春明，作爲被焚修理之費用。聞當時被焚者，僅兩間，而因救火被踐損壞者，約二十餘間。春明修理，共用一千三百餘元。除會館撥補六百元外，尙自措七百元，是以現在事實言之，會館全部均借與春明中學，唯留兩楹爲長班住眷之用。其中有南院六間多場壞，現亦由春明代爲修理，但春明借用會館及書籍器具，尙未立有字據，似應補訂，另立年限，以完手續。至該館收支，由向理事會委託陳猷丁器管理，每月可收館產租九十四元。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三則分述如左。

一夏蔚如孝廉仁虎舊京瑣記云，堂會演戲，多在宣外財神館、鐵門文昌館，至光緒甲午後，則湖廣館、廣州新館、全浙會館繼起，而江西館尤爲後進，率爲士大夫團拜讌集之所。以此紀載觀之，是財神館當時本爲堂會演戲之所，非專屬於閩人。他省人亦可借用之。鄭稚辛孝廉孝樞亦云同光間常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十一

至該館觀劇，閩浙督撫新到任者，出京時，閩之同鄉京官恒借此演劇餞之，成爲定例。光緒初年，始改作福建會館，是王可莊殿撰之所倡也。

二前述題額及捐贈條幅之張貞午侍御，以翰林任監察御史，因喜言事，出爲太守，官至巡按使，生前有知稼軒詩集，其自序云：丁未由湘度遼，因索閱詩稿者衆，先將蘭台洞庭遼東三集付印，以餉同好。壬子南歸，益以遼東續集、津門集，並前官翰林時刪存數十首，重付手民。丙戌以前，少作可存者，尙盡從割愛。此後如能抽身引退，當求吾所好，以詩人終矣。此民國二年三月事。其友人陳石遺孝廉衍，又爲之序云：君常既刊其詩，數年復哀後所得者，總而刊之，問叙於蘇堪，蘇堪請以屬余。余適自都歸里，遇蘇堪海上，蘇堪語余：君常又督促甚亟，乃言曰：君常文字，皆學蘇者也。長公之詩，自南宋風行，靡然於金，元明中熄，清而復熾，二百餘年中，大人先生，殆無不濡染及之者。大略才富者喜其排募，趣博者領其興會，卽學焉不至，亦盤硬而不入於生澀，流走而不落於淺俗，視從事香山谷后山者，受病較尠，故爲之者衆。張廣雅論詩，揚蘇斥黃，略謂黃吐語多搓牙，無平直，三反難曉，讀之便胸臆如佩玉瓊琚，舍車而行荆棘，又如佳茶，可啜而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則坦蕩殊雕飾，受黨禍爲枉，亦可見大人先生之性情，樂廣博而惡艱深，於山谷且然，況於東野谷山之倫乎？吾鄉人之常爲詩者，余識葉損軒最先，次蘇堪，次毀庵，又次乃君常，而君常所常與爲詩者，毀庵與余外，則有

葉肖韓陳徵，字之數子者，身世皆略如其詩，損軒少喜樊榭，繼爲後村放翁誠齋，夔屈微官，以終，差相似矣。蘇堪原本大謝，浸淫柳州，參以東野荆公，余嘗謂達官而足山林氣者，莫如荆公，大謝柳州，抑無論矣。歿庵意在學韓，實似荆公，於韓專學清雋一路，肖韓徵字，則雅學后山，獨君常才華馳騫，自喜，中年以後，時時歛就幽寬，然終與坡公爲近，其間有憂愁牢落，託於莊騷之旨者，亦坡公之憂愁牢落也。近作清適益上，遂足以感召憂患，中夜徬徨，良久而乃釋，君之於詩，亦尙爲張廣雅所謂坦蕩者，勿過求爲幽憂哉。此癸丑穀雨節所作，嗚呼觀此序，可以知君詩，亦可以知君之遭際，及其爲人矣。

三本館既爲王可莊殿撰仁堪所創建，則飲水思源，可莊之行誼，及其先德之仕歷，必有爲鄉人所欲知者，茲將清史循吏傳附錄如左。

傳云：王仁堪，福建閩縣人，祖慶雲，工部尚書，自有傳。仁堪同治十三年，由舉人考取內閣中書，光緒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五年十二月，充武英殿協修官，時中國與俄羅斯更定條約，俄人索我伊犁，要求無厭，出使大臣崇厚，專擅畫諾，未奉旨，遽還京，仁堪偕翰林院修撰曹鴻勳、編修黃國瑾等二十四人，疏劾之，略云：臣等伏念崇厚所定條約，墮俄人之狡謀，背朝廷之明訓，萬難議允，薄海同聲，預議諸臣，定能見及，顧今日之事，不難於內持正論，而難於外折敵謀，臣等以爲欲折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十一

敵謀，必自正使臣之罪，始咸豐間，耆英擅由天津折回，我文宗顯皇帝，赫然震怒，將耆英鎖解來京，立賜自盡，今崇厚冒昧定盟，倉卒歸國，貽憂君父，卸責同僚，核其罪狀，浮於耆英百倍，若繩以大清律例，實非議處所能蔽辜，而談洋務者，動曰：萬國公法，臣等卽請以公法言之，查公約準廢一條，謂臣執全權，君必準議而行，又云：若有違訓越權，君不必準等語，崇厚舉屢次廷寄，置若罔聞，傾心附敵，擅訂多款，是爲違訓，論伊犁而闌及松花江，是爲越權，誠數其違訓越權之罪，明正典刑，內足以申國法，外足以折敵謀，在此舉也。若畏首畏尾，因俄使虛詞恫喝，輒思委婉停留，是已成不得不從之勢，雖發言盈廷，仍與不會議等，甚可恥也。昔法國與日耳曼約，在西班京都，分讓國土，紳士概不允準，其約遂廢，臣等忝塵朝籍，衆論僉同，卽與外國紳士不允之例相合，應請將臣等公疏，飭下大學士等，一併會議，將崇厚立肆市朝，以彰宸斷，而更前約，並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卽據萬國公法所載各條，與俄人反覆辨論，無畏事，無失辭，必能收轉圜之效，而無開釁之虞矣。六年提督山西學政，到任首諭諸生以三事，曰：遠罪以自重，曰：讀書以自奮，曰：改過以自克，又條列最要之政六，曰：減社錢以建義學，曰：籌經費以修書院，曰：去棚費以汰積弊，曰：免差徭以尊學校，曰：重歲貢以勸來學，曰：戒鴉片以作士氣，皆手定程式，移書巡撫，以次酌行，而於鴉片之禁，尤所銳意，定諸生互結之法，立一年革除之限，有違禁吸食者，校官籍其名以聞，或匿不舉，則嚴檄責之，又專疏請改

歲貢輪選班次其略曰恭查欽定學政全書康熙二十六年議準直省歲貢咨部補授訓導是訓導一缺本爲歲貢正班自軍興以來保舉既寬捐例尤廣吏部選法不能不多分班次以期周徧而歲貢輪選正班遂至有名無實甚非所以恤寒清揚幽滯也夫學僅受事巴蜀化其僻陋校官復徭武威趨於儒雅自來激揚之用端賴顯拔之權應請飭下吏部酌增歲貢輪選班次其有選到之員查係病故者遺缺仍以下名歲貢坐選不得以過班論總使一年一省之中歲貢選得教職者實有數員庶一命得邀稽古之榮四海咸識崇儒之意故事文武生員三年歲考臨場不到者即行斥革山西承大旱之後諸生流離病故多有未經報學依例除名者仁堪奏請破格開復略謂該故生等本無恒產慘值奇荒溝壑填委於生前衣頂追禡於身後無洛中之鄭俠爲繪流亡致地下之方干重遭擯棄心既有所不忍法尤有所未安詔如所請八年丁父憂回籍十年服闋充廂紅旗官學管學官十一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差旋充國史館協修官十二年九月充本衙門撰文十二月保留管學官一次十三年命在上書房行走旋充會典館纂修官十四年京察一等六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一月充武英殿纂修官十二月復保留管學官一次是月太和門災上有遇災修省之諭仁堪偕翰林院修撰曹鴻勛等疏云本月十六日太和門災十七日恭讀上諭仰見皇太后皇上寅畏天威遇災修省之至意臣等竊維應天以實不以文太和門爲正朝之門明歲慶典駢蕃臨朝受賀適

當其地伏念天人感應之理著於聖經備於諸史明示警戒斷非無因非有實政應天必不能弭此災異溯自琉球滅越南失緬甸亡倭謀朝鮮以伺我東英擾衛藏以窺我西法擴商務覬覦滇粵俄增戰艦現造鐵路自彼德堡直達瑋春逼我東三省羽翼盡翦將及腹心外患浸深財力窮盡天下臣民深望朝廷此時愆後懲前勵精圖治乃仰窺朝政若以爲已治已安臣下希風相率粉飾治具紀綱廢弛中外愉嬉泄泄悠悠成爲銅習自去冬河決不塞蕩析流亡不啻億萬今年江淮苦旱每縣飢民率數十萬夏秋之間京師地震大風拔木近畿山傾水溢推壓漂沒斃人無算盛京大水被災者十三廳州縣南中紳民繪圖募賑慘不忍聞今又值太和門之災官民奔走悚動震駭臣等備員禁近目擊涕零中夜旁皇不能自默謹舉時政數端首宜修革者爲皇太后皇上披瀝陳之一請罷土木本年二月初一日奉諭旨擬修頤和園以備慈輿臨幸大慶祝嘏之所此誠我皇上不匱之孝思也臣等謂孝以養志爲大皇太后愛民之心率土普天同深欽仰故庀材鳩工之費指明不動正款夫出之筭庫則有正款雜款之分至朝廷責之外省督撫督撫取之各項厘徵竭蹶以應雖非動用地丁之正供終是侵消小民之膏血在計臣可執未動正款之說以告朝廷在朝廷何能執不動正款之說以謝天下曩在咸豐間髮亂之始各省開捐動盈數百萬近者海軍報效班次視昔日爲倍優捐數視昔日爲倍減雖參革廢員起以特旨雖永不叙用予以開復不惜蕩棄一切名器以

爲鼓勵，乃兩載以來，湊集捐款，不過數十萬金，則生計之窮，物力之艱，已可概見。若不及時停止，竭澤而漁，豈堪設想。臣等以爲頤和園雖極壯麗，在皇太后所處，不過一室之間，所覽不過一山一水之勝。若因此而民生愈蹙，皇太后雖日居勝地，未必不戚然不歡也。若罷此而民力稍紓，皇太后雖高拱法宮，未必不欣然色喜也。况值非常之災，罷不急之務，非惟聖慈所必許，抑亦臣民所同諒。伏願聖明，將此項工程停止，並請自今以往，垂念政治，力節游觀，庶恭儉爲心，而孝思亦大矣。一請求直言。夫今日言官，非盡無封事也，或一官之守，或一事之微，未嘗不問蒙嘉納。至用人行政之大，朝廷得失之原，深求其故者，在言事中，本不數覲，乃偶有指陳，輒蒙諭旨切責，或斥其干進退之大權，或罪其蹈攻訐之惡習，公義未伸，先坐循私之咎。千古箝制言路，莫此爲甚。夫上以實求，未必下不以名應，未有上以名求，而下能以實應者。蓋言者一人，觀望朝廷聽言之風旨，不一其人。於數疏之中，擇其一疏，於數條之中，擇其一條，大抵只取易從，聊塞衆望，則雖堯旌在前，舜鐸在後，決不能破忌諱之私，伸敢言之氣。夫從古有拒諫之朝，斷無禁止建言之詔。而言路通塞，較然異轍，納言之誠，僞，不可欺也。昔宋臣司馬光謂梁高祖拒賀琛之諫，詰主名，問條目，因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詞，切責之言，誰敢復進。卒至大謀顛錯，而不知其言，可爲深痛。竊維求言之道，與其過疾，不若過寬。伏望特下明詔，開誠布公，求直言敢諫之士，勤攻政闕，博采民瘼，苟可採擇，立見施行。如此數年，然後

士氣振，下情通，內治可成，而外患可攘也。一請停鐵路。天津到通鐵路，傳聞即日興辦，近畿一帶，民情洶懼。夫外國設鐵路，以通遠方，中國設鐵路，以迫禁近。外國鐵路，利外貨之運，中國鐵路，恃南漕之貼脚，其名則同，其實迥異。曩日偶有夷患，主和議者，輒謂距海太近，戰無把握，今乃引近於數十里之內，臣等百思，不得其說。若謂有警之日，去一鐵轍，火輪便不能行，萬一近津一段，彼奪隘而去其轍，將奈之何。至運貨起見，津門至京，兩日程耳，鐵路則兩時至通，由通至京，仍須半日。南來貨物，爭先一日，將何爲耶。夫舟車失業之民，或可別謀生理，沿途墳墓，無故蕩遷，有主者子孫銜沒齒之悲，無主者，魂魄抱暴骸之痛，畿疆咫尺，聚數百萬呼籲之靈，天心仁愛，漠不一聞。臣等知其必不然也。若謂鐵路已鑄，難於中止，擬請改設德州濟甯，以通南北河運，蓋運河南北，不連洋人馬頭，我可獨專其利。海上有事，我可藉之以通南漕。且即由河身墊路，無傷挖墳墓之慘，此容或可試辦者。夫治痿痺之疾，必求通其壅滯，今乃自扼咽喉，以爲得計，其利害之機，不辨而可決矣。以上三者，第就臣等愚見所及，冀荷允行。至禁旅之偷惰，火政之廢弛，亦宜嚴加整飭。是日卯正之時，貞度門之火，實已就熄，乃激筒太少，兵丁未齊，以致又復延燒。至午正以後，各營激筒雖到，不獨各處備火鐵甕滴水無存，而竄敗之器，可以施放者，亦屬寥寥。大小臣工，萬分焦灼，事無統攝，呼應不靈，調神機營半日之久，始陸續零星而至，其漫無紀律情形，盈廷萬目，實所共覩。設有緩急，深可寒心。幸賴民

問水會到齊，努力撲救，已邀聖明洞鑒。夫偷惰廢弛之由，積非一日，原不能專責現任各官，然紀綱蕩廢，視爲故然，彌爲可慮。應如何查照向章，實力整頓之處，並請裁酌施行。十五年正月，大婚禮成，奉懿旨加五品銜，並以恭辦大婚事宜，奏保以應陞之缺，儘先陞用。五月，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十二月，充會典館繪圖處幫總纂。十六年十月，充總纂官。十一月，吏部覆帶引見，奉旨記名，以道府用。尋授江蘇鎮江府知府。明年三月到官，不五日而有丹陽教堂之案。中國自道光間，弛西人傳教之禁，積數十年，教堂布滿郡縣。且有兼育嬰者，蹤跡詭秘。丹陽教堂之燬，當數日前，西人遷什物器具於舟，若將他往。邑人疑而覘之，主者弗納，遂繞堂後，入其桑園，沙土浮鬆，踢見孩尸，無算，駭而呼觀者如堵。徧索堂內，無一活嬰，怒而火之。仁堪聞報，馳驗，果得孩尸七十有奇，又一匣藏頭骨三具，乃訊取教士教民及鄰右供詞，上之總督劉坤一，請專疏入告。略曰：既名爲天主堂，卽不應有死孩骨。既曰兼育嬰局，更不應無活嬰兒。且教堂兼辦育嬰，雖各省間有此案，而徧查歷年所換條約，傳教條下，並無準外國人在中國育嬰之約。該教士等，既於約外兼辦育嬰，復不遵光緒十五年兩廣總督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審，禍由自召。我起無辭，尸跡俱存，民品可畏，請於結案之時，曲貸愚民之罪，以安衆心。別給撫卹之資，以謝彼族。庶不致積憤日甚，爲禍愈深。實於民教，兩有裨益。當事踴其言，未發，會緝獲邵庚、張四、洪陸達海等，擬罪軍徒有差，猶謂事前先有謠言，揭帖，張懸丹陽城市。

定期燒堂，實爲此案首犯，主名未得，末由懲奸，並坐知縣查文清，以撤任留緝。仁堪力爭之曰：未獲首犯之語，自我先開其端，則此後彼族之要求，更慮難於結案。且鄉愚何知，將以爲國法所存，專以教堂爲重，民惑莫解，則造言匪黨，更慮易於煽亂。是曲宥該縣者，弛法至微，而預杜流弊者，保全甚大。又言懲奸之法，宜分別游民居民，以爲謠言揭帖，上自武昌，下迄申浦，此種無稽之語，斷不能無翼而飛。且設立教堂，俱歷年所，斷無各處居民，不約而同，咸與爲難之理。是游民者，傳謠言者也。造言與教堂爲難，預設激憤之地，陰遂搶掠之謀。此等匪徒，宜置重典。居民者，聽謠言者也。因聽致疑，因疑致憤，雖曰不安本分，究屬情有可原。於是行保甲於郡治，及所屬縣，皆主斯議。嚴拿外至奸匪，而於本地頑愚，則曲加諭勸，使無受惑。太平洲者，分隸鎮江之丹徒、丹陽、揚州之江都、常州之武進、通州之泰興，當四郡五縣之交，尤萑苻藪也。創行鄉團，設局員領其事，手定規條，親董督之。丹陽之案，既結，西人屢移書督撫，保護教堂，又因稟請奏定保護律例。曰：丹陽教堂，訛言未靖，忝膺郡寄，鎮戢未能，慚疚無地。伏念民教所以不安，中外所以猜間，與夫偶有構釁，上自朝廷，下及官吏，之所以棘手，其弊皆由於律法未定之故。查和約保護教堂條下，只言從嚴懲辦，並無若何懲辦明文。故每出一役，使臣任意要挾，動且索增條款，上下騷動，靡所折衷。頃聞駐法使臣，有另請教皇，專設教堂領事之議，而法國之保護如故，將來政出多門，更難措理。宜及此時，奏請諭旨，明諭駐法使臣，會同

教皇與各國公議，與其添設管理教案之人，不若明定保護教堂之律，將焚燬教堂，作何賠償，殺傷教士，作何論抵，以及尋常口角鬥毆等項，定明律法，彼此永遵。夫法以禁於未然，律以防其不備，地方有司，所最宜保護者，莫如本官衙署，然而毀署戕官之案，間亦有之，似萬一不備之事，不必諱言，而各國公法之條，必先議定，約其利益，厥有數端，未事之先，彼此公議之時，似無中國獨自受虧之理，即使議賠議抵立法，或有所偏，而所言賠抵之法，必在本條之中，斷不致增索他款，牽動全局，且就法定案，更不致有兵船恫唱之說，此其爲利一。各教堂拜堂內，器具估價若干，上海本有保險之數，而不準，中國官吏稽審者，由未定例故也，若明定賠律，一切先照保險之例存案，縱使賠償，亦不致漫無查考，此其爲利二。教案只和約之一端，保護教堂，又只教案之一端，若明定律法，偶有聚衆焚毀之事，上之朝廷，朝廷曰按律懲辦，下之有司，有司曰照例懲辦，尺一具存，數言可決，自不致羽書芻午，皇然莫知所措，縱使出入之際，各有爭執，要先可憑之例，以爲爭執，視漫無挾持者，其難易奚啻倍蓰，比者大河口商務一案，洋人終就撫者，律定故也，此其爲利三。而其利之最大者，莫若除上下之疑，息奸民之口，夫故殺人者，放火，故燒官民房屋者，律中本有明條，焉有施之洋人，轉可輕縱之理，今以律法未定之故，而愚民無知，但使事關洋務，議抵議償，便復譁然，以爲朝廷畏懼外夷，官長袒庇彼族，而狡焉思逞之輩，得遂緣之以激動善良，積疑既深，闕然一決，其患有非二三有司

所能調護者，若能先定律法，以明示天下，方其滋事之時，已自識其所犯之罪，將來執法定案，受法者不能曰冤，亂法者不能曰憤，人心定，訛言自息，其有裨於大局者，實非淺鮮。時長江上下會匪，扇動洋人梅生，交通匪首李洪，爲購軍火事覺，郡民驚擾，仁堪既親出巡防，申旦不寐，民獲安枕，又以英領事坐梅生罪，止監禁九月，輕縱巨奸，違中國律，復上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論之，詞極剴切，尋有洋人忻愛珩，持簿籍來謁，稱欲捐建中外義學，並刊沿途地方官銜名捐款，仁堪審其詐，密偵得狀，並詰無游歷護照，商之關道，送其會核辦，遂稟請兩江總督，移交各國總領事，令具章程，自後凡無業洋人，既無護照，卽屬流氓，倘私至各處，爲非滋事，經地方官查出後，亦照中國百姓科罪，庶足清厘游匪，善全邦交，郡城之西，毗連通商馬頭，誘拐子女之案，竊發無時，捕治得實，立置之法，又兼有狡黠之尤，恃虎而冠者，爲之助，結黨朋比，滋擾市廛，飭丹徒縣設悔過，所以禁錮之，衆皆改行，商賈以安，駐防官兵，不相能，密達當事，拘其無賴懲之，兵民咸服，郡有善堂五，曰育嬰，曰恤癯，曰普仁，曰救生，曰留養，積久弊生，爲更定規制，諸廢畢興，窮民多所全濟，仁堪嘗以民爲邦本，親民之官，當知民之利病，乃減從巡行，險阻窮僻，靡不周覽，謂岡隴阡陌，水來無源，易遭旱苦，慨然以設渠塘，備荒自任，顧念官款無可請，又不欲勸捐，以擾民，乃馳書遠道，乞諸親舊，而自輸俸錢，以興事，富商感愧，爭自投納，得錢三萬餘緡，十八年春，率邑人謹愿習勞者，度地高下，開塘二千三百有奇，溝渠闡

壩以百計，積數十日，因勞得疾，猶強起視事，不輟。入夏果大旱，飛蝗蔽天，力疾督捕於野，病幾殆，猶據牀作捕蝗議，日召丹徒知縣王芝蘭於榻前，相誥誡，馳書隣屬，告以兜圍之法，以災狀詳請大府，入告，得旨截漕爲賑，又激勸紳商，捐資相助，於是出查戶口，分大小極貧次貧，焚香告天，自誓不欺，以徹其下，放賑之日，密審司事，無敢侵蝕疏濫者，全活至二十餘萬衆，歡聲若雷，民有無資養牛，將售諸屠肆者，假與官錢，使求留牧，以備春哂，名曰牛賑，仁堪又念古有工賑之政，乃擇丁壯，大治水道，以廣充是年春未竟之舉，時已隆冬，蒙冒霜雪，周履勸視，日數十里，手足皸裂，不以爲疲，四鄉父老，忘爲長官，至婦孺亦爭赴事，計所開河，若分隸，丹徒、丹陽之太平港，丹徒之沙腰河，丹陽之練湖，越瀆、蕭河、香草、簡瀆之屬，凡二十有五，其餘支溝別渠，亦二百三十有奇，皆引大江及運河水，使深入以溉民田，其過峽則築壩以禦之，其有畜洩兼資者，建水門以時啓閉，又鑿塘四千六百，以畜高原之水，自東之西，百有餘里，水利畢舉，地有積高，不宜禾豆者，爲購桑榆松柏之屬，給民種植，又苦難徧，買荒山十餘頃，僱工佈種，俾民足材木之用，金壇、溧陽同被旱，而災區狹於徒陽，亦量發倉穀賑之，取溧陽絲捐款，修其縣城，以工代賑，金壇、薛埠舊有閘，引水溉田，可數萬畝，歲久湮廢，集錢二千緡，使復之，慮不足，假以其縣官錢，並手書告縣，他日當自償之，十九年春，續舉徒陽春賑，一如前法，賑餘得銀四萬兩，發商生息，爲積穀資，以備不虞，收還丹徒民所借牛賑錢，師古社倉遺意，創立

社錢，按區分儲生息，爲民間歲修溝洫，廣立義塾之用，使城董掌收，區董司發，互相箝制，以遏弊源，郡治西北郭，有潛水之區，曰荷花蕩，因其地立船塢，使行舟得避風忌涉江之險，皆郡中未有之利也，先是郡西鄉，百餘年來，士尠讀書，民多頑蠢，仁堪捐廉設塾，延師教督之，顏曰榛思文社，後遂多入泮者，其他各區，分立義塾，教忠教孝，懇懇不倦，城西十里，有中冷泉，舊在江中，沙漲泉移，仁堪搜剔得之，建亭其上，試士金壇，閔士子兩立，建屋庇之，郡城無學舍，諸生散處，乃出私錢，益以賑餘之息，於府廨前，卜地構屋數十椽，曰南瀛學舍，爲治經講學之所，工未竣，七月調蘇州府，屬代者終其事，郡有寶晉書院，肄業膏火，取給洲田，積久疲玩，款絀且廢，仁堪厘剔弊蠹，整頓租息，盡復舊課，士林頌之，其寓教於養，多此類，受代之日，士民遮道乞留，明日有鄉民五人，泣於府署外，丹徒令王芝蘭過，詢之，曰：若有冤欲訴耶？曰：否，聞賢父母去郡，故痛心耳，芝蘭給之曰：此慳去，不兩月復至矣，五人者，收涕歡笑去，仁堪到蘇，即病泄瀉，猶力疾入讞局，清積案，未兩月，結七百餘起，十月舉冬防，子夜出巡，中寒卒，耗至鎮，士廢業，商罷市，野輟畊，無不歎歔流涕者，王芝蘭上書總督劉坤一，謂仁堪天性樂易，一以至誠接人，不以崖岸自高，而遇事持正，不可干以私，鎮江數年以來，教案沸騰，哥匪四起，蝗旱頻仍，小民窮無聊賴，時勢盤錯，勢如亂絲，而卒安然無恙者，仁堪力爲多，旣受代，蒞蘇後，猶以善後之政，若公田，若社錢，若學校，時時函告芝蘭，以相教勉，歿之後二日，猶得其手書，言金壇

薛埠闢一役，期於必成，以畢吾志。其拳拳民生，至死不忘，概可想見。鎮江在籍紳士韓弼元等二十五人，亦狀仁堪政績，呈請督臣奏乞宣付史館。二十年三月，劉坤一偕江蘇巡撫奎俊，據實上聞。其略曰：已故調補蘇州府、前任鎮江府知府王仁堪，早列清華，出典劇郡，其守鎮江也，以豈弟之心，行仁義之政，無急功，無近名，其治獄平法，似于定國，發奸摘伏，似趙廣漢，講求水利，似召信臣，至振恤災黎，則富弼之青州也，振興文教，則文翁之巴蜀也，以實心行實政，視民事如家事，於民生休戚，風俗盛衰，靡不夙夜勤求，一以扶植善類，培養元氣爲己任。卓然有古循吏風，卒之心力殫竭，甫移調任，即奪天年，臣等遽失良佐，同爲太息。茲據該紳士韓弼元等臚陳該故員政績，遺愛在民，均屬信而有徵，並非空言譽美，合無仰懇天恩，準將該員服官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循吏，而順輿情。奉上諭：劉坤一奏已故知府政績卓著，請宣付史館一摺，據稱已故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前在鎮江府任內，折獄懲奸，講求水利，賑恤災黎，振興文教，以實心行實政，卓然有古循吏風，據紳士韓弼元等臚陳該故員政績事實，合詞籲請等語，王仁堪於地方一切要務，實心經理，遺愛在民，加恩着準其宣付史館立傳，以表循良，而昭激勸。欽此。仁堪卒年四十有六，未竟其用，時論惜之。及其卒也，陳太傅有文祭之。

文云：嗚呼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小成大受，惟器是因，才贏命絀，匪理可申，忠厚家風，載在姻黨，性德

汪洋，納流容壤，廷對大魁，君才茲昉，入侍胄筵，出持使蕩，江海一麾，玉堂惘惘，專澤方州，名伸志枉，遽止於斯，精靈安在，鄉里之秀，邦家之良，高歌青眼，老矣誰望，陳辭荐醴，視天茫茫，嗚呼哀哉，尙饗，是文爲陳寶璐代筆，見藝蘭室文存，辭極悱惻，動人，修撰之祖，曰慶雲，謚文勤，入清史大臣傳，茲亦附錄之。

傳云：王慶雲，福建閩縣人，道光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二年散館，授編修，十四年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七年提督貴州學政，二十六年充文淵閣校理，二十七年五月大考一等，陞侍講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轉侍讀學士，九月充武會試副考官，二十九年遷通政使司副使，三十年文宗顯皇帝御極，疏陳時務四條，一曰通言路，一曰省例案，一曰寬民力，一曰重國計，其重國計一條，略言：今正供歲額四千四百萬，歲出在四千萬以下，而道光二十一年實徵止三千八百餘萬，邇來實徵止二千八百萬，夫旱潦事之偶然，而歲歲輪流請緩，鹽課歲額七百四十餘萬，實徵常不及五百萬，生齒日繁，而銷鹽日細，南河之費，嘉慶時止一百餘萬，邇來遞增至三百五十萬，入少出多，置之不問，思爲一切苟且之計，何如取自有之財，詳悉講求，地丁何以歲歲請緩，鹽課何以處處細銷，河江何以年年報險，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戶部政務繁重，滿漢尙書侍郎，須時時入署，乃可共濟，而責成功，奏入，上聽之，時命中外大臣保舉人才，禮部侍郎曾國藩，以慶雲應詔，三月

擢詹事府詹事，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稽察右翼覺羅學，充文淵閣直閣事，旋署順天府府尹。咸豐元年五月，陞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仍署府尹，尋偕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議覆內務府奏令莊頭增租，佃戶勒限退地，實關繫畿輔民生疾苦，恭錄乾隆二十八年，停設莊頭，嘉慶五年，戶部奏禁增租奪佃例案，請敕內務府詳查原租，不得任意取盈，從之。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尋偕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會奏江寧蘇州安徽三藩司例應入撥各款，延未造報，自道光三年起，至本年八月止，共有一千五十九款，共銀九百三十六萬，亟應予限，分別清釐，請旨嚴飭遵辦，以裕經費，允行。又奏陳節流各款，一嚴覈各省上下兩忙，分別藩司功過，一各省存贖款項，按年抵撥，一外省驛站留支贖款，提存司庫，一嚴查外任交代，以杜新虧，一甲米復放本色，以節庫支，一緞疋庫見存物料，分別應抵應停，一裁馬改步，以務軍實，皆取國家自有之財，而理之，果能實力奉行，積久自收成效，下所司議行。十月，充武會試較射大臣，十二月，命偕江蘇布政使聯英，馳往山西，會同巡撫兆那蘇圖，查辦事件。二年正月，奏言河東商累，一在鹽本貴，一在運費鉅，一在運腳重，從前鹽每石價三五十兩，見貴至百三四十兩，河東鹽行三省，例規幾及歲課之半，官吏罔恤商艱，且陸運腳費，定價不容加增，相率攙沙短秤，民食愈艱，商民交困，今欲輕鹽本，必先定池價，革浮費，必先行票法，減運腳，必先分口岸，將緝私之法，分寓其中，大要在留商改票，先課後鹽，鹽池滷氣濃厚，總數歲

額，價貴不在缺產，而在走私，見擬定價，不許居奇售私，官爲懲辦，覈減錠票銷價，總期成本減輕，則價平而商鹽足，例規永遠示禁，每票徵辦公銀七分，不准需索分毫，將陝引並本省引，與河南會興鎮，設三路口岸，各行各票，鹽到口岸，然後發販銷售商人，自運，亦聽其便，攙沙短秤者，嚴究，統計鹽價規例，運腳，歲可裁省銀七十餘萬兩，儘有贏餘，不至紛紛告退，間有歇業者，運商歸併坐商，頂充二者無人，運商按籤勻辦，不准再有舉商流弊，並附陳新章十四條，下部議行。三月，兼署戶部右侍郎，先是閩浙總督李芝昌等奏，閩鹺疲累，仍懇展緩，勻代額課，六月，慶雲偕祁寯藻等，疏言閩鹽引何以積銷何以滯，私鹽充斥爲之也，緝私力則銷暢，奚憚加斤，閩鹽本何以重，利何以輕，浮費繁重爲之也，浮費裁，則本輕，何至虧折，至稱全綱受病，由淮鹽價賤，江販絕迹，致光建滯銷，非暫停勻代不能挽救，不知運途近，則本輕價輕，遠則本重價重，淮鹽之賤，實由浮費大裁，若較運途，則自淮達江，至建昌等屬，向之千里者，今不能減而九百里，閩省無論行票與否，計本覈價，浮費盡裁，光建接壤江西，仍愈淮南之鞭長莫及，安見江販之不復行，若變通既無從措手，額課漸見短虧，奚藉整頓虛名，轉損實用，且稱停勻代課，六萬餘兩，派認續倒課二萬餘兩，不思五年之後，勻代起徵，倒課仍納，前停者四萬五千，後徵者八萬九千，朝三暮四，誠恐無此辦法，原奏所稱窒碍四條，均各省變通成法，應請敕下該督等，痛湔積習，另籌良法，如所議行。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八月，偕祁寯藻等奏

言江南賦甲他省，全在認真稽覈。凡應徵應緩，界畫不至侵欺。乃該省錮習，每將災熟錢糧，遞年牽混，巧避處分，致正供日絀。查江南額徵共五百二十九萬，道光十六年，查豁前欠五百六十三萬，約計十年，蠲免一年之額，二十六年，查豁二十年以前民欠，一千一十萬，約計十年，已蠲兩年。及本年查豁該省三十年以前，未完一千三百八十六萬，是十年租賦，幾至蠲免三年。偏災原難豫定，而約計十年比較，今昔原不懸殊。蠲緩年多一年，無怪度支日困。一日，該省歷年報災，將上年熟田未完，混入次年緩徵，有初參而無二參，年年遞緩，一遇覃恩，全數蠲免，趨避愈巧，短絀愈多。况熟田民無不完之理，即偶有帶欠，何至豁免數百鉅萬，侵挪情弊，顯然請敕下該督撫，所有熟田未完，不准混入次年緩徵，如所請行。是月充實錄館副總裁，十月充武鄉試較射大臣。三年正月，偕祁雋藻等議覆季芝昌閩鹽課短商疲，疏言該督等，但稱辦理之難，而未籌補救之法。應令該督撫切實講求，或再於就場徵課，按包抽稅二條，擇一可行之策，另議具奏。該督前奏光建受病，因於淮鹽減價，江販絕迹，見據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奏報，逆匪滋擾，淮鹽不到，請借粵引濟楚。經部覈准在案。九江防剿吃緊，淮鹽未到，正可仿照借銷，以閩饒補淮額。二月，又議覆江西巡撫張芾請撥粵鹽濟銷，疏言江西借撥粵鹽之案，前明江西總制陳南金、南贛巡撫王守仁，因兵餉不敷，將粵鹽設廠抽稅，佐軍，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者，法至善也。今該撫請撥粵鹽濟銷，即師其意，自宜速籌遵辦。四

月又疏陳滇黔銅鉛本，除抵扣外，歲各不敷一百十萬兩上下，尚需協撥。而地居遙遠，餉鞘經過各省，因兵差截留，協撥不前。擬令於提鎮駐紮重兵之處，籌鑄制錢，附近水次，添鑄大錢，船運四川兩湖易銀，楚蜀以所易大錢，搭餉滇黔，以易回銀兩配支。准民間交納地丁稅課，以使流通。又奏言新疆南北兩路，駐兵四萬，歲需經費百三四十萬，歲定垂及百年，為數萬萬，勢有不能不變通者。軍興數載，籌款維艱，再事因循，後難為繼。防兵之費，不費於防所，費於沿邊，防兵之疲，不疲於無能，疲於不久。擬自本年為始，停調陝省官兵換防，其喀什噶爾等八城設防，即由伊犁烏魯木齊綠營酌撥。准於滿營通融調撥，一律定為五年更換，可節省經費數十萬。五月，又奏粵賊滋事以來，徵調兵逾十萬，轉戰時歷三年，其中有從徵者，有遣撤者，有戰歿病故潰逃者，兵已缺而餉猶存，請敕各督撫查明存營出省兵數，各路帶兵大臣，查明在營兵數，奏報。由部臣磨對乘除，可知缺額。六月，又議覆張亮基以湖廣借銷鄰引，官鹽價貴，請飭四川兩廣覈實刪減，疏言借運鄰鹽，權宜補救，本重價貴，由於外費浮冒，應令川廣大加裁汰，兩湖按運腳費，亦令撙節支銷。又奏官鹽價昂，由官吏巧立名色冒銷，以致未大於本，即使覈減，亦僅足敵私。於准課絲毫無補，曷若化私為官，立廠抽稅。凡川粵鹽斤到楚，許民販鬻，不必官運，祇須扼要設關，或稅本色，或納折色，十取一二，稅後給照放行。由各該省權宜辦理，併飭川粵督撫，招販運赴鄰封，減半完課，外費不得派攤，以輕成本。又議覆江西

巡撫張芾奏招商給照借運浙鹽閩鹽疏言准鹽中梗課款無著應如所請試辦至買鹽銷鹽照內註定某縣恐有守候居奇之弊不若買鹽但註省分銷鹽但註府分應令妥籌咨覆該省既銷鄰省有課之鹽復完本岸無引之課誠恐本重難以敵私私販即行闖入擬令設廠抽稅又議覆兩江總督怡良奏准綱奏銷俟軍務告竣疏言准引口岸雖間有賊氛而場產仍舊莫若設廠抽稅准綱弊在課重法繁抽稅輕則漏稅少而化私爲官立法簡則犯法少而化梟爲良請敕該督責成運司移駐通泰適中之地迅即籌辦均允行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十月充武鄉試較射大臣十一月疏請將山東河南河道歸兩巡撫管理河防裁東河河督南河河庫道缺並兩河廳員盡行裁汰責成營員經理修防南河歲工不得過百萬東河不得過七八十萬並請裁漕督缺將盤製攢運事宜歸南河總督兼管其餘弁造船派單兌運各事宜改歸有漕巡撫糧道分任淮安改設專鎮管轄漕標弁兵彈壓水手命下王大臣等議奏是月授陝西巡撫十二月捐助軍餉下部優敘四年二月粵匪竄擾河南陝西潼關朝邑韓城郃陽等處戒嚴慶雲督兵防禦並勸諭紳民製軍械修村堡挑濠壘募勇設防尋奏請將紳民捐項照籌餉例獎敘允之四月奏前赴潼關會同提督豐紳將軍扎拉芬相機防堵略言潼關背河面山夙稱天險風陵渡爲水路咽喉金陵關爲陸路鎖鑰與潼關犄角擬撥兵分駐設砲防守並於潼關西四十里之盤頭鎮添卡駐兵使聲勢相接請調甘肅兵千名以補防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二十一

兵之缺得旨嘉獎尋由潼關赴商南親勘隘口五月奏言潼關迤南過山即雒南縣境雒南南與商州東南與商南接壤寸步皆山惟正東之雞頭關東出箭桿嶺與河南盧氏縣山路可通東北百二十里之盧靈關界隸盧氏靈寶兩縣西入商雒北走潼關皆有間道盧靈見已駐兵防守復於雞頭關設卡飭紳民練勇防守以爲潼關屏蔽商南南接楚疆東連豫境縣南要隘曰梳洗樓曰新廟其總口在青山縣東要隘曰界牌曰黑漆河其總口在富水關擬於梳洗樓專立一營於青山富水關結兩大營以備堵剿報聞尋又奏遵飭豐紳帶兵二千前往襄陽略言襄樊水陸交會必須厚集兵力則宛鄧自安而商雒亦資其屏蔽並以武昌失陷請將湖北省垣暫移襄陽至襄陽應需軍餉陝省恐獨力難支應由山西四川督撫協力籌濟襄樊保全大局又疏陳關中豐稔請停倉糧出易並查道倉存糧十二萬見值防堵吃緊暫行存留以備緩急又奏請各路糧臺銀糧兼支略言行軍首重芻糧未有專恃錢銀以充軍食者近例徵兵不支粟米月支銀四兩五錢令其自行買食糧臺有銀錢而無糧草昔之軍餉一萬今增四五萬之數行營買食價昂今之兵丁領到百錢不敵三二十錢之用皆自不支粟米始以各省無從設措之銀供各路不可限量之餉仰食數千里外萬一餉匱立形渙散請敕各糧臺仿照舊例銀糧兼支或動項採買或就地捐輸或碾動鄰省倉穀協濟務使兵食足斯兵心固兵心固斯兵氣揚則餉不虛糜人皆自奮矣上嘉納焉下軍機大臣等議行十月

以湖北襄河股匪盡滅，襄陽解嚴，奏請裁減潼關防兵，留兵一千，由扎拉芬督操，俟直隸連鎮山東高唐等處肅清，再遣歸伍，允之。十二月，奏陝省刀匪結匪，藐法行兇之案，擬將軍流罪名，加等定擬，徒犯毋庸解配，以大鍊鎖繫巨石，五年杖罪，鎖繫三年，限滿自新，族鄰保釋，務消磨頑梗之氣，庶匪徒斂迹，以安善良。又奏陝省行銷河東引鹽，改爲官運官銷，仍見窒碍，擬將陝課，照乾隆年間攤徵舊案，以咸豐五年爲始，隨同地丁開徵，不准外加絲毫。下部議行。旋調山西巡撫，五年三月，因山西省城防務稍鬆，奏請裁撤練勇，酌留兩鎮兵防守，並撤遼州和順防兵，以節糜費，旨如所請。又奏潞鹽行銷山陝河南，陝河課改歸地丁攤徵，患在鹽多，晉省苦於價貴，擬將陝引勻銷晉省，三百七十名，以輕成本，晉引則就地遠近，公平定價，飭各屬暢滯，許其通融領運，惟河南官運，已覺暢行，擬兼行民運，以廣招徠，並附陳章程十四條。六月，以陽城縣匪徒趙連城，抗糧拒官，飭冀寧道瑞昌太原鎮總兵瑞格，擒之，並獲李聚泰王法固等，均治如律。九月，奏晉省私鹽，惟吉蘭泰花馬池鹽，侵灌最甚，查照嘉慶十七年，禁止水運，以杜來源，請將汾州通判，移駐磧口鎮，量移營汛，酌添河快巡船，並准審理詞訟，責令彈壓巡緝，從之。六年二月，奏山西州縣，間有刑件代驗生傷者，役賤人微，難保不輕重情殊，非慎重人命之道，請飭部添議州縣，輒令刑件代驗生傷處分專條，下部議行。著爲令。五月，奏陝課攤入地丁，復形窒礙，請仿照河南招販兼行民運，略言陝省課地丁，輸納不前，

惟有仿照河南會興鎮章程，於河東河西，擇地設立總局，委員稽查，過河截角後，各家自招民販，隨處散銷，毋許留難需索，在陝不分引地，不定例價，與布帛菽粟，同爲流通，運無定人，自不能抬價，銷無定人，自不能抬價，銷無定地，自無可居奇，允行。又奏言軍興以來，各軍營以銀出納，官兵以銀易錢，買糧果使歲豐銀足，何便如之，今用兵省分，賦稅不全，仰給鄰省完善之區，正供不足，佐以捐輸，皆非久計，而擾民之政，更不可行之多事之秋。本年安徽亢旱，汀寧飛蝗，當此穀貴錢荒，以銀易錢，以錢易糧，損折大半，往時兵飢，得銀可飽，恐此後得銀，亦不可飽，况銀且不可常繼，非兼籌並運，何以濟兵食，而安軍心。若由州縣碾動倉穀解餉，兼運制錢，舟楫可通，宜無不便，運錢運米，雖似迂談，而兵丁得米得錢，均霑實惠，如所請行。十一月，奏晉省前明三邊烽火，達於太原，郡縣率民築堡自衛，一縣十餘堡，至百數十堡，星羅棋布，爲他省所無，今惟雲中代朔，堡寨相連，省南各屬，則多殘缺，不知無事時之堡寨，即有事時之堅壁，早爲繕完，事半功倍，且晉俗有足嘉者，一堡一寨，必有社廟，必有規約，董以紳耆，猶有三老嗇夫，助官爲治之意，擬告諭各屬，勸修堡寨，定社規，責成紳耆，董率立義學，化導少壯，遊惰，合祭賽，以聯其情，相守望，以齊其力，小村附入大村，大里帶管小里，零戶資糧，寄頓堡寨，有事則聚守，無事則散居，寓堅壁清野之法，於無形，衛民之計，無便於此，上謹之。又以河南南陽一帶，向多捻匪，復值上年旱蝗，民飢，請諭該省，發倉籌賑，俾飢民不爲土匪勾脅，以救災

弭患嗣擒匪游勇竄擾南陽府陷內鄉圍淅川延及魯山縣界連山西慶雲密陳邊防機宜省南沿邊略分三路東路以潞澤營參將總巡澤州都司爲之副西路以蒲州副將總巡運城都司爲之副中路平垣營遊擊駐茅津渡北巡風門口南巡會興鎮使聲勢聯絡報聞七年六月陞四川總督八月入覲十二月貴州思南府教匪倡亂府城失守慶雲檄候補直隸州知州李漸鴻副將鄒鸞章防守西秀堵扼龔灘請飭駐兵貴州鎮遠之川北鎮總兵蔣玉龍繞出思南之北規復郡城聯絡西秀邊境八年正月奏貴州桐梓匪徒窺伺川境請撤回調赴湖北之雲南宣威州兵交重慶鎮總兵阜陞管帶會同重慶府知府李莊防堵綦江南川一帶其西秀防務責成李漸鴻鄒鸞章各就兵力所及移會鄰團以剿爲防勿使逼處窺伺又奏川省向多囑匪盜劫案甲他省見飭各屬行保甲禁包庇勒限查拿逸犯半載以來擒斬徐捷沅等九十一名盜風漸戢四月奏西陽州毗連黔楚苗疆省垣鞭長莫及前署知州凌樹棠因楚氛不靖捐設屯田仿照湖南鳳凰廳成案於城鄉要隘分設屯兵計丁授田農隙操演其常操者給月餉揀弁管帶建營房置器械寓兵於農分布城鄉與營汛分駐操防屯弁兵丁歸川東道統轄免其徵調境外川省幅員遼闊沿邊州縣如有能仿照舉行者均請量予獎敘七月奏川省差役每於奉票緝案傳證起贓輒糾多人持械搜掠名曰埽通甚有教賊誣報因而埽通者其迹與強盜無殊其情較強盜更重擬請從嚴照強盜定律凡得財者不分首從

皆斬同行助惡之犯照強盜新章問擬情節重者加梟兵丁有犯照差役擬斷均下部議行九月以黔匪焚掠漸近綦南派防兵出境剿復層巒山攻克各洞進攻飛梯巖賊巢救出難民婦女數百會西秀防兵亦豫約黔兵出境夾擊西秀兵先遇賊敗之窮追四十餘里至胡家坪賊勢窮蹙而黔兵迄未來會李漸鴻凌樹棠遇伏陣亡慶雲檄綿州知州毛震壽往援攻克胡家坪賊巢擒賊首胡二黑斬之九年正月奏川省驛站夫馬不敷借資民力請禁伴送土司之員弁刁難需索出師帶兵官縱容所部行兇者以軍法從事允行二月兼署成都將軍四月調兩廣總督因病乞假一月九日行抵湖北漢陽府以病劇奏請開缺允之又奏言宋臣韓琦范仲淹同上禦戍四策以和好爲機宜以戰守爲實事臣思能戰而後守可固能守而後和可久防備之具弛之甚易張之甚難上嘉其老謀成算諭令病痊卽行來京十一年七月以捐輸京餉下部優敘十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命卽來京供職十二月疏陳病體未痊未能卽時就道旋擢工部尙書同治元年正月奏言洋煙流毒甚烈官員士子武弁兵丁所關尤重請旨嚴禁犯者予限一年戒革上嘉其切中竅要如所議行三月卒遺疏入諭曰工部尙書王慶雲服官中外懋著勤勞由翰林洊陞兩廣總督因病開缺調理嗣以求才孔亟降旨徵召特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旋陞工部尙書方期迅速來京重資倚畀乃於起程之前一日猝因痰疾溘逝遺章披覽悼惜殊深王慶雲著照尙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

典、該衙門察例具奏、尋賜祭葬、予諡文勤、三年入祀山西名宦祠、孫仁堪、光緒三年一甲一名進士、蘇州府知府、循吏有傳、仁東舉人內閣中書、浙江候補同知、

文勤之豐功偉烈、具見前傳、嘗聞吾師陳文忠云、道咸間、官京朝者、以曾文正之提倡、各專一門、自爲研究、冀儲國用、文勤精國計掌故、因有石渠餘紀之作、首紀節儉、示清初入關、尊尙樸質、所以享國長久也、政餘之暇、不廢翰墨、嘗書一聯、懸於觀我生齋、以自勵、句云、忙裏靜功應莫放、閒時雜慮更難防、此蓋依康節先生詩意、演此二語、其自持之意可知矣、又喜習二王書法、嘗臨縮影蘭亭石刻、惟妙惟肖、其曾孫孝綺、以之附刊於荆花館遺詩中、孝綺者、王殿撰之遺腹孤也、既爲其父刊蘇州遺書、西清王氏族譜、又爲其曾祖刊荆花館遺詩、郭筱麓提學則濶序之云、詩也者、性情之律呂也、公篤於彝倫、厚於師友、荆花館者、曩與公弟聯牀之所、老猶惓惓不忘、彥超乃承遺意、以名其集、彥超能紹箕裘、殿撰克繩祖武、不特能繼西清之業、實亦可爲吾鄉之光、吾嘗謂全閩會館、以辨學言、當勿忘陳蘇坂之功、以創館言、當永憶王西清之澤也、

閩中會館志

府館

福州會館（即福州老館）

沿革 福州會館坐落南下窪二號，今稱福州館街。董事潘子雅志中任之，以虎坊橋有新館，故俗稱福州老館。邨廬日記云：故老傳聞謂前明會館本在東城某巷，爲八旗沒收，乃別購下窪地，又傳洪文襄承疇在京時，輒就館謙客，各有所贈。文襄所購洪莊，即在金魚池旁，疑下窪老館亦文襄所購者。按金魚池原名魚藻池，金元時代本爲繁盛之區，明末風景猶昔。天咫偶聞云：魚藻池俗名金魚池，在天壇之北，金章宗曾幸之，有瑤池殿久廢，明人帝京景物略稱池陰一帶園亭甚多，故王橫雲詩有花底張雲幔，風光滿碧汀，一杯同洛禊，曲水即蘭亭之句。金魚池旁有洪莊，即所謂洪文襄園也。又云金臺書院本洪文襄園，施公世綸尹京兆，謀欲建書院，商之於洪後人某，不允，而施必欲得之，乃爲之聞於朝。云洪氏願施此園爲義學，聖祖嘉之，御書廣育羣才額，賜之。洪氏乃不敢爭，洪氏既已捨洪莊爲義學，則其購下窪爲會館，當不相先後，意者其必在捨莊之前，無非慕魚藻池風景，退食之暇，便於釣遊，猶之李文正之愛西涯，蓋明末清初風尚如此。王漁洋有句云：記來劇飲暮春天，絡馬青絲白玉鞭，卻倚迴廊望珠箔，吳歌趙舞爲君妍，當日金魚池景象，猶可想得之。下窪去此不遠，其置館也，誰曰不宜。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又聞老館爲葉文忠向高故宅，然文忠爲福清本籍，福清館現在福州老館側，是文忠故宅，或即福清館，而非老館，當以郭文安所記，由文襄購置者爲確。道咸以後，當經幾次修理，最後光緒十七年辛卯，又經陳玉蒼侍御修理一次，見陳玉蒼年譜。

古蹟 會館大門外有皇都煙景，福地人文一聯，因鄉人每元夕於此放煙火，下窪煙火遂爲宣南相傳之一景。葉臺山福清館，即在其側。以上見邨廬日記或曰館建於明代，與福清館同時創置，故館中楹聯多由葉文忠向高撰句，葉爲福清人，萬歷癸未庶吉士，三十五年五月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三十八年十二月，晉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四十一年十一月，晉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二月，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十二年，晉少師，兼太子太師，告歸，泰昌元年召，天啓元年六月，晉中極殿大學士，四年致仕，九年卒，贈太師，相業如此之盛，在萬歷時，汀州裴淡泉尙書應章尙在東城建汀州會館，則文忠代福州在南城建館，亦未可知。今考大門一聯，實書皇都春景，福地人文，邨廬日記，誤春景爲烟景者，實因元夕煙火故事，尙印人心目中，韻事消沈，此景不可復觀。唯福清會館尙與福州老館衡宇相望，郭筱麓則提學所著竹軒撫錄云：承平時，京曹同鄉貫，或同舉進士舉人者，每歲首必衣冠會飲，謂之團拜，其謙聚恒於各會館，笙歌選日，車馬如雲，夜深恒有燈劇，將曉乃散，極觴春之盛焉。是風明以前已然，朝野類要謂諸處士同鄉曲，并同路者，其在朝相聚作

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是宋時已通行之矣。其曰團拜者，亦昉於宋。紫陽朱子語錄云：團拜須打圈拜。若分行對拜，則有拜不及處。是知團拜即打圈之義。以同鄉同榜人數較多，故云。余來京稍晚，然猶及見團拜之盛。及燈劇之會，今則此制廢止，將三十年矣。

福州老館後之義園，遺有石碑一，墓碣一，已爲煤商贅作石階用。碑碣翻置，幾無可考。陳守廉知之，乃雇工豎立，有字可稽，如左。

一石碑 候選直隸州知州，加二級，薩知遇，捐修本館塋地，用銀三百六十兩，墻用整磚，長四十八丈五尺，高六尺，寬一尺二寸，墳一百七十三個。

乾隆四十七年，孟秋穀旦，同郡公立。

一墓碣 福建福州府侯官縣，長河境內左一方土地分下，生長人氏，顯考薛公，諱士英大人之墓。

道光壬辰年七月二十日，辰時壽終，壽六十三歲，壬寅年重立。

規約 欲考福州老館管理會館章程，因年久遺失，前託友覓得，擬訂福州老館新館章程，附錄如左。

擬訂福州老館新館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適用之範圍，以福州老館新館爲限。

第二條 本章程成立，兩館舊章，皆作無效。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一一

第三條 兩館財產，及一切所有物，爲旅京福建同鄉之有公職務者，之公共管有物，均須重新登錄簿冊，永遠保存。所有器具，各房釘一木牌，將件數書明牌上，不論何人，不得私擅侵佔，及挪出館外。

第四條 兩館併設值年三人以上，保管契據，計劃重要事務，並依警廳管理會館規則第二條，兩館合設掌館正副董事各二人，擔負一切管理之責任。

第五條 值年由同鄉開會公推，董事由值年公舉充之。

第六條 值年董事，均屬義務，被選者，非有特別困難擔任之理由，不得辭職。

第七條 值年董事，以一年爲期，期滿再行推舉，但得連任。

第八條 值年董事，理事，除隨時到館查察一切事宜外，每三個月，同會集一次，六個月，將出入經費印刷報單，分告同鄉，期滿應將本年度所有簿冊，與其應移交之銀物契據等項，分別造冊，於下屆推舉時，當衆交代，接替之人。

第九條 老館東院之西廂，新館前院之榕蔭堂，及東院內南北廳，照舊章，劃爲同鄉尋常會集之公所，不論何人，不拘久暫，不得居住，及爲其他之事務所。

第十條 兩館各院堂屋，或舊有神龕，或關於公共門戶出入之處，不得居住。

第十條 兩館各院堂屋，或舊有神龕，或關於公共門戶出入之處，不得居住。

第十條 兩館各院堂屋，或舊有神龕，或關於公共門戶出入之處，不得居住。

第十條 兩館各院堂屋，或舊有神龕，或關於公共門戶出入之處，不得居住。

第十條 兩館各院堂屋，或舊有神龕，或關於公共門戶出入之處，不得居住。

第十條 兩館各院堂屋，或舊有神龕，或關於公共門戶出入之處，不得居住。

第十一條 兩館門房及大廚房均歸館役住守看管，但不准客留閒雜人等。

第十二條 除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所列處所，其餘房屋有左列之資格之福州同鄉，得於到京時暫住。

應中央考試者。

投考中央各學校之學生。

因本省地方公益來京請願者。

經中央任命人員。

第十三條 住館者，以左列之日期為限，逾期未出京者，自行另覓住所。

前條第一、二兩款者，住至揭曉後三十日為止。

前條第三款者，住至所事完結後二十日為止。

前條第四款者，住至到差後三十日為止。

第十四條 住館者，到館之次日，與離館之前一二日，均須開列姓名，責成館役知會董事。

第十五條 住館者，於警廳管理規則第七條至第十條，均應慎遵外，其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董事得照該規則第九條勸止，或禁止之，其有不服時，亦得照第十條辦理。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

違背本章程第九十條、第十二條各規定者。

於非指定廚房之處所，安設爐灶。

住居女眷。

破壞館章。

第十六條 兩館仍舊僱用館役各一名，其應慎遵警廳管理規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外，所應供役之事件列左。

看守前後門戶及館內器物。

督率更夫小工，供應一切呼喚，洒掃庭院，伺候賓客出入，及其他應傳達之事宜，料理公共。

燈火茶水。

預備廚房，包辦全館伙食。

本條之規定，館役如有偷懶違悞，輕則罰扣工食，重則革退。

第十七條 館役除准其住居女眷外，如有犯第十五條各項之行為，悉照該條辦理。

第十八條 兩館常年經費，除原有業租外，均由旅京同鄉現有公職務者擔任之。

第十九條 凡國慶期日兩館均應懸掛國旗以伸公祝。

第二十條 每年正月開春叙會一次。

第二十一條 義園祭掃仍照舊行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以隨時公議修改。

附則一條

現住兩館之同鄉諸君，除有本章程第十二條所載之資格者外，不論有無女眷，均限四年

月 日即陰歷五月一日，一律搬離。

文詞 福州會館之文詞，有可紀者四：一曰燈聯，二曰墓聯，三曰忠骸記，四曰楹聯，茲分述之。

一燈聯 梁莖隣中丞章鉅著楹聯叢話卷五云：福州會館燈聯，自國初以來，相承不斷，其事最著，爲他郡所無。西城官民士女來觀者，喧闐街巷，直徹夜分。本館人則飲燕盡歡，都忘其爲他鄉異客，所製燈聯，合前後衆手爲之，皆流麗可喜，傳誦於時，今錄其佳者如左。

撒荔須分海東樹 百五春歸三五月 玉京風月原無價

看花都向日南坊 九重天散萬重花 銀闕樓臺共此春

寶燭看龍啣萬戶笙歌無禁夜 列樹燦銀花壁月珠星迸作九天麗藻

香塵隨馬度九衢烟月太平人 首時調玉燭南油西漆蔚成五夜祥雲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

社火憶鄉風海駕鰲山萬盞燈毬爭買夜 此地笙歌恰當韋曲城南去天尺五

粉團仍密讌風和鶴燄三更春箭正傳觴 吾儕觴詠猶是越王臺畔明月三分

碧海無波總買來簫鼓千場魚龍百戲

金臺不夜看裝出琉璃世界錦繡天街

元宵烟火，不過應時點綴，逢場作戲，而鄉之人士，藉此鉤心鬪巧，編爲燈聯，照耀通宵，飲讌爲樂，想見太平景象，故事相傳者，將三百年，鼎革後，及吾輩而廢止，追仰前徽，能無慚赧。

二墓聯 楹聯叢話卷十二云：有以義園求劉先生金門撰聯者，先生集四書云：逝者如斯夫，掩之誠是也，確切不移，吾鄉福州會館屋後，有野地一區，自前明卽立義園，每春秋兩祭，同鄉之在京師者，咸集，聞鄉老言，舊有小亭，前明葉文忠有聯云：滿眼蓬蒿游子淚，一盂麥飯故鄉情，悽惋動人，自余入京師，則亭久圯，聯亦不存矣，由此觀之，福州會館，或建於前明，至洪文襄復光大之，否則義園在前，建館在後，梁中丞入京時，在嘉道間，亭已圯，聯亦無存，則現今蔡家樓義園前之板聯，爲後補無疑，且板聯上句書滿目蓬蒿孤客淚，與叢話所載游子句不同，蓋流傳已久，不免誤書。

三忠骸記 民國十二年九月，鄉人陳伯材梁提議，將館後遺骸，用小楷連閩安葬，以符昔人所謂得歸桑梓卽蓬萊之意，時可者半，否者亦半，陳曰：下窪地低濕，一逢夏雨，卽被溼沒，決計檢骸，衆亦不

拂其意掘地得一忠骸高逾九尺異於常人並於墓傍得一碑中曰武德將軍顯如曾先生墓右曰公諱德閩侯官縣人庚子年卒左曰於通州癸卯年二月二十五日葬碑文原書二十五字由是陳梁爲之記曰

曾將軍諱德字顯如古閩侯官縣人卒於通州葬於宣南下窪福州老館義園叢塚中華民國十二年恒善社於是園檢骨數百具裝入小櫝俾異地羈魂各遂首邱一日檢及將軍骨修偉逾常人棺內殉葬刀一柄土花斑駁棺外數武馬骨一堆殆將軍生前所與叱咤風雲逐北陷陣之神駿歟碑一文曰武德將軍顯如先生之墓殆明季之忠烈耶恒善社因對忠骨敬攝此影以供欽仰彼時檢骨包工爲和順木廠工未竣僱小工二人看守俱魯籍宿園內麥飯亭一日夜半睡眠朦朧見一人身軀魁梧長髯過腹前行上麥飯亭後隨千餘人長髯者對衆云年來恒善社代表陳伯材春秋致祭吾儕茲又將歸骨故鄉殊爲難得語畢倏然而滅看夜小工駭極蒙被蜩縮不敢少動天甫黎明跟踰遁旋爲工頭追回詢何故述如上同夜包工主人亦夢長髯偉人告之云慎爾檢骨怠忽則令汝曹頭悉生角包工主人翌早上麥飯亭叩頭如搗蒜禱告敬謹將事者再噫此曾將軍之英靈也歟越百年猶凜凜有生氣浩然正氣其與宇宙長存也歟中華民國十二年某日陳梁謹記

陳伯材云顯夢之翌日即得武德將軍忠骸謹慎將事故大小骨均無缺觀其軀幹高偉當是明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

人至今在三百年以上記云百年猶凜凜有生氣似有錯誤此骨後亦運閩葬羅星塔南山義園伯材僅拍小照留念存其子敬所今伯材已作古人其子住館出示此圖並麥飯亭各匾聯小影故得知其詳武德將軍既葬此地則會館創自明季亦一証也與將軍遺骸同時發見者有將軍遺劍一今亦存敬所將軍遺骸小照旁並攝入此劍按明中葉以後京畿凡有三次戰役一爲嘉靖三十年韃靼入塞二爲崇禎初年清兵圍北京三爲崇禎十年清兵入直魯武德將軍歿於通州當爲嘉靖時事蓋其時閩多將材防邊曾調閩兵也

四楹聯 福州會館附屬之義園在紅土店蔡家樓與龍泉寺附近福州義園四字匾額猶存無年月款識看園人梅姓居此數代據云此匾甚舊旁識中華民國三年秋月重修蓋三年修築園垣時一併修理者旁懸一木板楹聯云 滿目蓬蒿孤客淚 一盂麥飯故鄉情 梅云此即由老館移置者然詢諸伯材子敬云原聯失所在此乃後鈎者姑留古跡林文恭天齡所書之麥飯亭匾詢諸梅姓云不見久矣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福州會館匾額 北京會館匾額多正楷唯本館大門前福州會館四字作八分書無年月款識俗稱福州老館其匾仍書福州會館

二延釐 長方掛版用篆文書

三燕譽 詩大雅韓奕篇云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蓋謂得所居止而歡讌可以豫樂也故取以顏堂廬日記云館中燕譽堂爲承平讌集之所京曹散直後每就此談憩夕陽西下簪裾來會或擊篋限韻作擊鉢折枝之娛陳緘齋同年言少時猶及見盛事同光以後寓公雜遯庭宇荒穢非復舊觀然上元燈火猶相沿故事陳緘齋名與同光緒庚辰翰林與郭文安春試同年其時國家正中興辛亥後燈火已停燕譽堂如故初意燕譽堂匾額必如榕蔭堂之例橫書三字此乃特制祇書燕譽二字(白地黑書)無年月款識堂中煙薰煤障黝黝無色咫尺不見人視廬所記更不如前

四抱柱聯一 句云 蓬瀛地隔三千水 韋杜居鄰尺五天 右款云乾隆辛亥孟夏左款云里人

鄭際唐書今懸中院廊前鄭亦閩中名士停雲閣詩話云眠雨亭在城北福建通志稱乾隆戊寅諸生鄭培構課子際熙字大純一字浩波際唐字大章號雲門乾隆乙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讀書其中際唐有西湖竹枝詞云(見西湖志)雉堞參差聳麗譙年年流影入湖遙果然八百年當盛人物新來也自饒郭璞拓子城曰八百年後此地當大盛 春水湖深處處流白沙細石漾寒洲謝家宅子今何處指點荒林擊釣舟謝坪事宅在湖上青簑人隔綠楊陰里語秧歌太古音但得桑麻成樂土輸他窩子但銷金杭州西湖土人呼爲銷金窩鄭之習襟瀟灑可想見其人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

五抱柱聯二 句云 萬里海天臣子 一堂桑梓弟兄 右款云葉文忠公撰句左款云後學陳若

霖書今懸東院廊前或云上元燈夕其紗燈上亦書此十二字故用紅地白字有及見之者並誌之以上兩聯爲駐館漆商張經圖捐修仍用紅地白字煥然一新觸人心目張亦有心人哉

六麥飯亭聯匾 老館後院原有義塚塚前一亭名麥飯亭亭上又懸汝也來三字一小匾故此亭亦稱爲汝也來亭相傳旁有兩聯民國十二年遷骸時陳太傅及林琴南孝廉紆均蒞祭止見一聯云滿目蓬蒿孤客淚一盂麥飯故鄉情又一聯則已遺失乃由陳太傅口述云寄語往來人莫爲功名拋骨肉傷心邱塚地得球桑梓即蓬萊相傳均爲葉文忠撰句惟麥飯亭三字大匾爲林文恭天爵書此同治年事至民國四年桃月此匾重修一次旋經鄉人陳伯材梁將兩聯楷書連同原匾拍一小照爲識今藏其子敬所麥飯亭及汝也來兩匾遍覓無踪

七持石 館中藏有二石或以擣衣或以代枕習焉不察然光澤渾潤質如漢玉詢諸館丁曰此卽所謂持石一重二百四十斤一重三百六十斤蓋武舉武進士來京者常以此練力習強因飭館丁加意保存

八科名題版 福建終清之世祇有文狀元三人吳魯爲晉江人其題版懸泉州郡館及晉江邑館福州老館宜有林鴻年王仁堪兩匾然初次往查林存而王已遺失詰之長班始云鄉人藉以覆瓿卒

令長班復懸原處，此外尚有題版三十餘事，除燕譽堂高懸者外，餘則多被駐館者卸下，或以皮物或以代榻，茲就可以考見，並將高懸者放下鈔錄，分爲大字題版、小字題版，述之如左。

一 大字題版 大字題版，可紀者如左。

嘉慶己巳科榜眼廖鴻荃。

道光庚子恩科南元陳景亮。

道光丙申恩科狀元林鴻年。

道光丙申恩科榜眼何冠英。

同治癸亥科朝元楊仲愈。

同治辛未科武狀元丁錦堂。

光緒丙子恩科武狀元宋鴻圖。

光緒丁丑科文狀元王仁堪。

光緒丁丑科武探花林培基。

光緒壬辰科朝元方家澍。

光緒戊戌科武探花蘇克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

光緒乙未科文武會元陳海梅潘濤。

一小字題版 大抵自順治至道光止，福州所屬鄉會試之題版，均懸老館，咸豐至光緒，則懸新館。所惜癸甲兩科，鄉會試題名均未上版，人事先已廢息，國運不免凌夷，自是科舉廢而清社墟矣。原懸老館者，版多污垢不完，擇可辨者，識之如左。

順治二年乙酉科鄉試。

林起龍 福清順天中式。

順治三年丙戌科會試。

林起龍 福清。

順治五年戊子科鄉試。

方開鐸 侯官	蔡廷詔 福清	周駿聲 閩縣	林雲文 福清	周 炎 福州	陳 堦 古田
張可仰 侯官	姜日廣 侯官	陳志藩 福州	鄧天士 侯官	黃志馨 長樂	蕭 震 侯官
黃貞吉 侯官	林元春 侯官	陳世任 福州	林文輝 侯官	倪 斌 閩縣	陳超祚 古田
蔣 宣 侯官	謝 果 閩縣	曾孟擢 閩縣	羅 綺 閩縣	林宗徵 閩縣	陳自塔 閩縣
嚴宗望 閩縣	李長英 長樂	黃□□ 福州	林雲銘 閩縣	陳 饗 福清	陳元勛 侯官

陳輝祖 閩縣

順治六年己丑科會試

林雲京 福州 施起元 福州 柯慶昌 長樂 何其智 福清 倪斌 閩縣

順治八年辛卯科鄉試

陳聖泰 侯官 吳駿葵 廖劍光 侯官 王若義 侯官 鄭楷 閩縣 謝兆璠

薛遜奇 福清 陳晉 長樂 陳祥麟 連江 林子蘭 長樂 趙沂 閩縣 游明卿 福清

甘晉錫 福州 余光辰 閩縣 □□□ 陳丹蓋 侯官 林實炳 福清 謝拔俊 福清

陳士鸞 福州 林時應 福州 林榮芬 侯官 邱中謙 長樂 □□□ 閩縣 曾聰 福州

官子宣 閩縣 魏汝槐 福清 陳丹 閩縣 葉矯然 閩縣 陳暉 閩縣 陳彛輝 福清

鄭羽侯 閩縣 金鏡 閩縣 倪康年 福州 蔣嗣康 福州 曾人高 閩縣 嚴卓 福清

林啓旦 閩縣 張翼飛 閩縣 陳子達

順治九年壬辰科會試

方開鐸 侯官 金鏡 閩縣 陳子達 閩縣 薛濔 侯官 蕭震 侯官 鄭羽侯 閩縣

邵伯 閩縣 陳饗 福清 葉矯然 閩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順治十一年甲午科鄉試

邱元通 林儀鳳 侯官 游雲鵬 永福 黃彩 閩縣 □□□ 鄭之業 福州

陳漢良 福清 嚴登庸 侯官 鄭 閩縣 王此達 閩縣改 魏國琛 福清 余胤永 古田

王國恩 永福 陳藝衡 福州 何琛 閩縣 莊振徽 侯官 何徵蘭 福州 曾應銓 閩縣

鄭正誠 侯官 翁周鼎 福州 余之堯 閩縣 林 芯 閩縣 陳翰 長樂 吳猶興 福州

毛獻球 閩縣 方來 閩縣 林笙 閩縣 高子翼 閩縣 陳登邦 福州 林堪 閩縣

龔卿座 福州 翁翼 福州 高輝色 長樂 鄭觀吉 閩縣 王安世 福清 曾大升 侯官

馮璣 長樂 謝登玄 福州 陳立敏 福清 陳愈 福州

順治十二年乙未科會試

鄭觀吉 閩縣 蔣宣 閩縣 林文輝 侯官 陳聖泰 侯官 鄭章 閩縣 王若義 閩縣

張可立 錄作廟 黃旗

順治十四年丁酉科鄉試

郭爲瑛 福安 陳鏡白 閩縣 王士元 福州 □有澍 長樂 □國 閩縣 崔秉鏡 寧德

薛之椿 福清 張溢 連江 □□□ 周皓 閩清 陳九皋 長樂 高龍光 長樂

倪庚先 侯官 周 紳 福州 鄭開極 侯官 葉正瀨 閩縣 張瑞俊 永福 王汝欽 閩清
陳 緯 福州 陳殿元 連江 余元會 福清 陳玉驥 福州 徐允登 福州 游 龍 福寧
羅兼 侯官 鄭 畿 古田 黃文煒 福州 張國威 侯官 曹師參 福寧 葉有挺 壽寧

順治十五年戊戌科會試

林雲銘 閩縣 官于宣 閩縣 高子翼 閩縣 林儀鳳 侯官 程應辰 長樂

順治十六年己亥科會試

高龍光 長樂 趙 沂 閩縣

順治十七年庚子科鄉試

吳道來 侯官 林長存 羅源 林 逸 福州 鄧 受 福州 李廷 閩縣 高 國 閩縣
陳堯若 連江 趙子才 福州 陳台斗 古田 鄭 梅 福州 陳念祖 閩縣 魏 煥 福清
張 毅 福州 高書升 長樂 王裕昌 福清 西中式
黃德駿 黃仁俊 福州

順治十八年辛丑科會試

鄭開極 侯官 邱允迴 連江 林長存 羅源 張翼 王裕昌 福清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九

康熙二年癸卯科鄉試

何如荅 連江 鄭之駿 閩縣 林 樹 李 樾 侯官 陳九綬 連江
薛彭年 福清 張觀光 閩縣 楊日升 侯官 林汝霖 福寧 林紫翔 福州 鄧肇祉 閩縣
魁宇 陳鴻洞 寧德 何 瀛 福州 陳志周 福州 夏 晉 福清 順天中式

康熙三年甲辰科會試

郭福瑛 高 魏 煥 福清

康熙五年丙午科鄉試

王 培 閩縣 王天工 福清 施 澤 福州 楊 紳 侯官 林 奕 閩縣 盧復吉 侯官
何 集 福清 陳登禧 侯官 林仲達 長樂 林蘭芾 福州 陳瀉潢 閩縣 陳名蟠 福寧
周冕文 林士龍 長樂 薛翔高 福州 李 靜 閩縣 邵 基 歐 金
黃 玠 閩縣

康熙六年丁未科會試

侯官

康熙八年己酉科鄉試

缺名因題版被鄉人移作木砧不能辨識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科鄉試

林 昂 侯官解元 陳嘉璧 福清 馬玉麟 閩縣 陳秉勤 侯官 陳士鎬 侯官 余祖蔭 福清籍南平
 張 煒 侯官 陳霞翥 福州 葉日燦 古田 鄭三才 侯官 黃慎徽 羅源 趙 潤 閩縣
 丁文籌 侯官 郭 基 福州 劉兆基 閩縣 林世盛 閩縣 林正泰 黃 獻 侯官
 陳舜任 侯官姓石 鄭 炎 福清 孫發曾 壽寧 陳 儵 連江 趙建中 福州 郭傳世 福清
 葉自崧 壽寧

康熙四十九年己丑科會試

邵言綸 閩縣 鄭純禮 長樂 林 縉 閩縣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鄉試

莊 寬 朱 璋 林士秀 福州 陳 範 長樂 趙願敏 何 然 福州
 何奕奇 福清 李 綦 福州 薩學天 福州 游 燭 福寧 林正炳 福清 王爾濟 閩縣
 陳士騰 建寧籍福清 郭 美 閩縣 陳芳濂 寧德 洪 渭 侯官 口大鵬 建安籍閩縣 葛大梁 福州
 趙亨聰 閩縣 卓 昺 古田 王邦佐 閩縣 陳朝相 閩縣 楊延珪 福州 謝 琛 福州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

李若泌 侯官 邱時義 連江 陳國柱 福州 許 均 閩縣順天中式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會試

林 佶 林 昂 侯官 何騰三 閩縣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鄉試

陳治滋 閩縣 方增文 福清 岳 建 建寧籍福清本姓薛 楊鳳彩 福州 何陳宮 侯官 嘉鍾秀 福州
 黃承祐 古田 郭 雍 福清 謝儼之 侯官 周紹龍 侯官 林靜仁 福清 陳世瑄 侯官本姓林
 陳方楷 閩縣 陳 鳳 閩縣 林士宏 閩縣 陳 揆 福寧 張雷光 閩縣 余希哲 古田
 林洪音 福清 孫宣仁 福清 陳日進 侯官 謝首原 長樂 李國華 福清

康熙五十三年癸巳恩科會試

陳治滋 長樂 趙 洵 閩縣 鄭三才 侯官 陳士鎬 侯官

康熙五十二年甲午科鄉試

鄭斯震 長樂 張夢拓 福州 吳瀾達 福清 吳文煥 長樂 劉敬與 福清 江 績 福清
 王逢吉 福清 鄭 基 福州 章廷簡 連江 余希晟 古田 林即騰 福寧 張元銳 侯官
 陳聖裔 侯官 莊振鷲 福州 陳有祐 古田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會試

朱璋 閩縣 陳憲周 閩縣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鄉試

葛柱升 侯官 李開葉 陳帝簡 福州 薛履 侯官 莊容 福清 謝昂 閩縣

鄭方坤 歐寧本 籍閩縣 蔣上豸 閩縣 潘宜孝 福州 薛楷 侯官 陳漢 閩縣 蔣迪 福州

潘捷元 閩縣 薛士中 閩縣 陳衣德 閩縣 藍青 福州 蔣運 侯官 何瀚 福州

游紹安 廖鳳翽 侯官 黃恭 永福 洪培 劉聖振 閩縣 葉積沂 福清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會試

許均 閩縣 張夢拓 張煒 侯官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科會試

謝道承 閩縣 林章煥 侯官 張應渭 閩縣 鄭炳 福州 許國 閩縣 劉繼倫 寧化本 籍閩縣

何彬 南平本 籍福清 方侗 福州 魏夢燭 古田 薛士衡 鄧光國 侯官 陳金柱 福州

康熙六十年辛丑科會試

吳文煥 長樂 榜眼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雍正元年癸卯科鄉試

缺 其可辨識者僅餘三名如左

鄭鵬 趙開輝 福州 葉聖柄 閩縣

雍正元年癸卯科會試

周紹口 侯官 游紹安 福州 林口口 鄭方坤 餘缺

雍正二年甲辰科鄉試

吳筠 餘闕

雍正二年甲辰科會試

林口口 餘闕

雍正七年己酉科鄉試

林贊龍 福州 林瑞泉 陳朝礎 陳顯揚 陳國策 林元德

江楠 長樂 翁懷忠 福清 陳琦 長樂 陳正立 侯官 吳應運 閩縣 鄭殿捷 福清

徐國楫 侯官 榜姓王 陳光明 長樂 榜姓何 林聚星 侯官 林世賢 福清 嚴聖泰 歐寧本 籍福清 李廷誌 長清 榜姓陳

卓道異 侯官 改游有策 張金遠 閩縣

雍正八年庚戌科會試

吳應運 吳履泰 侯官 李時憲 閩縣 陳世賢 福州 林瓊 長樂 陳霖 閩縣 餘闕

乾隆六年辛酉科鄉試

嚴重 福清 郭植 古田 陳劍 吳林寬 福清 鄧浩 福清 何鵬程 閩縣
葛聖朝 福州 薛裕連 福清 盧澍 福州 吳元龍 連江 陳棠 侯官 鄭兆亨 閩縣
陳鳳池 閩縣 陳藻 福州寄 籍興化 林京 閩縣 陳士樞 長樂 葛廷元 侯官 林長仁 侯官
汪文宮 福清 吳鵬南 連江 林成吉 福清 羅正春 侯官 陳瀾 長樂 林飛鴻 閩縣
□□ 誥 閩縣 江日昂 閩縣本 姓蕭 李選 閩縣 魏成三 福州 □□ 讚 連江 林恭範 福清
林之翰 閩縣 李翼運 閩縣

乾隆七年壬戌科會試

郭植 古田 葉標 元古田 吳鵬南 連江 卓道異 侯官 林京 閩縣 黃守儼 閩縣
鍾林樹 侯官 陳善 福清 鄭學政 羅源 施萬春 福清

乾隆九年甲子科鄉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王階升 王熙 程天樞 福清榜 姓林 謝人驥 侯官 葛光祖 閩縣 韓純侯
李良筠 福清 楊方壽 連江 李□華 閩縣 □□ 鍾 侯官 林捷春 侯官 蔣潤燦 侯官
孫讓 連江 吳志緒 連江 吳志颺 連江 陳鳳舉 連江 □□ 步青 閩縣 □□ 朝屏 閩縣
劉經文 侯官 洪□□ 閩縣 □□ 純基 閩縣 胡錫爵 福清 危□梅 福清 陳暹 閩縣
□□ 思聰 侯官 □□ 逢禧 閩縣 方鼎成 閩縣 謝際泰 福州 林在漉 侯官 吳應昇 連江
章春泰 連江 周英恭 福州 林恭箴 福清 薛潮 閩縣 翁晟 侯官寄 居南平 吳樹稷 連江
張甄陶 閩縣順 林天澍 福清 何恩齊 侯官 陳廷對 閩縣 林從直 侯官
乾隆十年乙丑科會試

乾隆十二年丁卯科鄉試

張甄陶 閩縣 盧澍 福清 廖淮 閩縣 林瑞泉 福清 林天澍 福清
黃元吉 侯官 解元 蔣廷璟 侯官 黃金聲 侯官 翁□□ 徐作梅 古田 劉□□ 侯官
陳天經 侯官 黃惠 陳學泗 連江 張繩武 侯官 柯瓊 長樂 張捷春
鄭文 侯官 高題望 福清原 籍建安 薩登尹 侯官 黃□藏 周應陽 連江 謝文若 福州
楊璉 閩縣 黃□□ 葉觀國 閩縣 何琇 福清寄 籍南平 莊上昌 侯官 邵□□

林人槐 侯官 翁禮光 侯官 張南輝 侯官 趙舜年

乾隆十三年戊辰科會試

謝 璫 閩縣 楊方壽 連江 吳志綰 連江

乾隆十五年庚午科鄉試

鍾兆相 侯官 鄭天策 閩縣 鄭念榮 侯官 吳士奇 侯官 李元通 閩縣 程朝進 福州

王陽開 永福 林守鹿 閩縣 林翼猷 長清 危興樞 霞浦 齊 潮 福建 李筠華 侯官

何大任 福清 □國任 福州 嚴華國 閩縣 薛宸翰 閩縣 陳光輝 長樂 □□□

□□□ 陳榮榕 侯官 張文郁 永福 鄭朝爵 閩縣 郭汝聲 閩縣 陳朝麟 侯官

何□炳 □□□ 龔一發 福州 楊有光 閩縣河 南中式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會試

□□□ □□□ 黃元吉 侯官 張繩武 侯官 陳榮榕 侯官

自十七年至三十四年均闕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鄉試

張道讚 侯官 張明三 侯官 林必遇 長樂 林開瓊 福州 陳春波 福州 傅待詔 福清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三

鄭洛英 閩縣 林 芳 閩縣 黃慶雲 寧德 胡紹暉 連江 陳應龍 林其宴 閩縣

林世武 閩縣 劉永標 長樂 姚宗元 楊芳春 閩縣 陳兆輝 長樂 陳奎元 福安

李基堯 寧德 吳志綱 連江 李法程 福州 孫鍾源 廖 炳 侯官 林光興 福州

郭延筠 閩縣順 天中式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恩科會試

胡紹繹 連江 林澍蕃 侯官 李光雲 閩縣 龔景瀚 福州 楊春芳 閩縣 林其宴 閩縣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鄉試

倪元寬 福清 陳天春 福州 劉逢聖 福州 張亮采 閩縣 陳騰蛟 何大鵬 侯官

許懿善 閩縣 葛玉春 閩縣 胡紹光 王青箱 福州 林兆寬 連江 游 藝 長樂

陳九叙 郭文鈺 福清 張興賡 閩縣 郭之芳 閩縣 陳□□ 林瑞鳳 福清

陳興仕 連江 林鳳翔 齊 弼 福州 余位躬 侯官 任振聲 盧 遂

鄭兆元 侯官 孫鍾鰲 連江 彭正觀 霞浦 吳宗周 連江 唐廷參 閩縣 黃芳鈺 福寧

何森林 閩縣 王 柄 閩縣 李蓮舫 閩縣 黃世楷 古田

乾隆三十七年甲午科鄉試

張舫侯官 張夢龍福州 林上魁長樂 楊金華福州 魏瑛侯官 陳開運福州
陳筆鋒長樂 黃廷梘 林邦寧侯官 何西泰 林蔚然閩縣 王家奮福州
陳有會閩縣 郭榕古田 李德樹閩縣 陳日憲連江 黃元裳連江 陳兆蓮
林上春閩縣 林英閩縣 陳霞蔚閩縣 陳承烈連江 鄭文震閩縣 陳登龍閩縣
謝廷芳長樂 張海門福州

乾隆四十年乙未科會試

梁上國長樂 盧遂侯官 陳筆鋒長樂 鄭爲綱侯官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鄉試

阮芳潮寧德 趙士泉閩縣 蔣觀賓福州 薛朝標侯官 陳增慶閩縣 吳玉麟閩縣
邱玉山長樂 張國猷福清 劉書田閩縣 林慕雲侯官 陳煥閩縣 林瑛侯官
林元炳閩縣 鄭際乾福州 李學蓮長樂 葉觀鳳侯官 林春芳連江 陳奇鎧長樂
葛長信閩縣 李瑛福州 袁濤閩縣 王衡侯官 李宗雲閩縣 陳清言侯官
陳天漢長樂 謝瓊宴福清 魏德範閩縣 鄭褒光閩縣 何恒鎮侯官 陳大春古田
陳捷登長樂 張鈿侯官 林大繩福州 熊夢占連江 鄧培風侯官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四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會試

張念祖福州 何西泰侯官 張明三侯官 何恒鎮侯官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鄉試

張經邦閩縣 鄭光策侯官 李秦福安 林兆泰閩縣 官崇侯官 李崢嶸福鼎
陳皎玉長樂 鄭振圖侯官 鄭韶侯官 何煥侯官 陳佐賡侯官 龔景沆閩縣
鄭大坤侯官 鄭超侯官 陳建勳閩縣 鄭兆文長樂 董謫侯官 游光纘霞浦
林安國長樂 楊廷尙連江 姜飛鵬侯官 林一桂侯官 方士哲閩縣 何岐鳳閩縣
鄭淡閩縣 謝龍章閩縣 陳文華侯官 葉維蕃閩縣 林倫煜閩縣 許作霖侯官
何若梅侯官 張鳳翔連江 鄭文霽閩縣 章朝棻連江 張廷梓福清 張廷楠福德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恩科會試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恩科會試

鄭光策侯官 陳有會閩縣 游光纘霞浦 陳春波福州 章朝棻連江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鄉試

陳從潮福安 黃楠福州 郭顥閩縣 薩龍光福州 陳日煜古田 張倬雲侯官
劉潤閩縣 鄭紹書侯官 陳崧嶽侯官 邱如衡福州 陳光漢閩縣 薛鳳翔永福

劉國柱 閩縣 黃光濤 連江 謝庭蓉 侯官 周建拔 閩縣 鄭良鎮 長樂 吳清華 閩縣
黃金鑑 侯官 游天衢 福州 吳家駒 侯官 張人龍 福州 劉宗泰 長樂 葉樹滋 福清
王家賓 福鼎順天中式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會試

金 章 閩縣 齊 弼 福州 薩龍光 福州 薛朝標 侯官 張人龍 福州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鄉試

游光繹 霞浦 許作屏 福州 謝春蘭 福州 李鳴珂 侯官 鄭 猷 閩縣 陳鑑開 侯官
陳朝溥 長樂 陳 彪 福州 林鳴岡 侯官 陳柱中 侯官 董家璣 連江 江有本 閩縣
陳春雷 福州 戴 原 閩縣 徐開猷 閩縣 陳大煜 侯官 楊道南 閩縣 李扶南 閩縣
鄭爲豸 連江 張翼舉 福清 黃世發 閩縣 王廷槐 霞浦 黃克恭 閩縣 王心蘭 侯官
王世芳 福寧 吳麟炳 連江 劉士棻 福州 陳檣仕 福州 許鼎亨 侯官 林春瓊 福州
葉觀潮 閩縣 葉春揚 閩縣 張拱宸 侯官 阮 超 福州 鄒宗典 閩縣 陳穎棠 侯官
葛尙恭 侯官 陳鯉青 連江 葉奮蛟 侯官

乾隆四十年九年甲辰科會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陳霞蔚 閩縣 陳大春 古田 江有本 閩縣 以下闕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科鄉試

魏樹□ 陳朝錦 徐鳳飛 黃錫祚 黃 琨 高 超
楊際華 蔡廷鈞 王家璵 郭階山 鄭瑞麒 莊 重
林廷豪 林起元 劉光楓 黃其鐸 侯官 吳聯□ 黃步初 閩縣
黃 超 侯官 胡雲韶 □□□ 陳詒樞 侯官 洪尙欽 □□□
□□□ 王以銘 侯官 陳志魁 郭春華 侯官 魏來鏞 □□□
黃□□ 陳 芳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會試

林士斌 陳 功 葉殿銘 □□□ 林 筠 閩縣
石朝棟 侯官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恩科鄉試

□□□ 鄭春波 林朝光 陳 塏 甘 霖
李文 蔣 鎔 王 燮 餘闕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恩科會試

葉敏昌

黃□□

趙□□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鄉試

高翔

林士俊

林星□

餘字模糊不可辨識

道光元年辛巳恩科鄉試

陳松年

潘江

陳祚應

余纘元

高金榜

林世裕

齊城侯官

王義梓

魏□嵐

盧春年

陳龍光

陳兆霖

黃拱

魏鳳祥

鄭大如福州

陳□蕃

吳寶華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會試

郭彬圖

許冠□

林振榮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鄉試

鄧光瑜

□廷鈞

周人龍

施全

陳善

許冠城

何森林

餘闕

道光三年癸未科會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李彥□

沈逢恩

王有樹

林彭年

□□□

餘闕

九神像及鐵五供 館內中院祀葉文忠夫婦塑像高二尺餘文忠夫人穿霞帔繡鞋可見明朝婦女仍尚纏足侍從兩列男女各一西院燕譽堂後三楹祀長樂城隍神位東院即景福堂祀福德尊神即俗所稱土地公鐵五供存中院者四存西院者四存東院者五亦多為僑寓者借用神如有靈不其恫乎郭筱麓提學則溪竹軒撫錄云京師有都城隍各行省府縣皆有城隍沿前明也按禮記天子大蠟八其七為水庸水即隍也庸即城也而易所謂城復於隍者已有其名特不以名神耳至北史梁大都督侯瑱等舟師至慕容儼禱於城中城隍神若有神助遂破之隋書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是為城隍名神之始唐初惟吳越有之未列祀典見李陽冰縉雲縣城隍記厥後張曲江有祭洪州城隍文杜牧有祭城隍祈雨文杜甫亦有十年遇父老幾日賽城隍之句則各州郡皆有之矣五代錢鏐重修墮神廟碑為梁時作蓋避朱全忠父嫌名宋史范旺守城死邑人為設像城隍以祭又張南軒治桂林令毀土地祠曰此神不經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是城隍之列祀典始於宋陸放翁寧德縣城隍記謂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者猶私祭也夷堅志載鄱陽城隍誕辰士女多集廟下又滑世昌所居應被火而城隍救之朱琮妾以妻妬自刎為崇朱請閣皂山道士牒付城隍廟拘禁則其時城隍之祀已如今制

且著靈異矣。明太祖初封京師，城隍爲帝，餘爲王公侯不等。洪武三年，始去封號，曰某府縣城隍之神。今因之。南中城隍生日，道府官依故事往拜，以平行禮。而州縣有疑獄，禱於神，往往獲破。余記之於洞靈小志者，非一事也。由是觀之，城隍於科舉無關，亦於會館無與。誠所謂不經之典也。福州老館，不祀府城隍，而獨祀長樂縣城隍，以李星冶巡按兆珍故。詳見後然福建各會館祀城隍者多，非福州老館已也。其何所取義，誠不得其解矣。

十景福堂匾 是匾仍懸福德尊神龕前。龕爲民國辛未重修。商人陳景祿敬獻。每歲元宵烟火，即在景福堂前燃放。福德尊神，即土地神也。夫會館何以祀土地神乎？趙崧崧翼所著陔餘叢考云：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傳爲唐之韓昌黎。不知其所始。按夷堅志：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沈約父墓。約官於朝堂，每歲一歸祭掃，其反也。梁武帝輒遣昭明太子遠迎之，約不自安，遂遷葬其父於金陵，而捨墓爲普靜寺。故寺僧祭約爲土地神。又宋史：徐應鑣傳：臨安太學，本岳飛故宅，故飛爲太學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昌黎，蓋亦倣此。然則世之相傳爲土地神者，一曰韓昌黎，一曰沈約，皆以文名著也。一曰岳武穆，又以武功著也。會館之祀土地神，無非希冀鄉之後進，文通而武達也。較諸供奉城隍，微有意義。

十一字畫 福州老館藏有葉文忠向高對聯。郭蘭石太史尙先對聯。梁莖隣中丞章鉅條幅。趙毅士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七

在田小中堂王侯圖即猴圖等，詢諸董事蒲志中云：此數事不見久矣，似爲福建會館借用。然詢諸福建會館，則云：已還老館。今存蒲許僅有林文忠則徐一聯。陳守廉云：王侯圖最佳。

按郭蘭石、梁莖鄰、林文忠均以工書名。三者國史均有傳。郭傳稱尙先博學善屬文，有集若干卷。

傳云：郭尙先字蘭石，福建莆田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八年充鄉試正考官。二十一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十四年廣東鄉試副考官。道光八年奉命提督四川學政。十二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歷充國史館文穎館治河方略。大清一統志明鑑纂修官。文淵閣校理。累官贊善洗馬侍讀。侍講。學士。擢光祿寺卿。轉大理寺。卒年四十八。尙先博學善屬文，與林則徐交莫逆。在翰林時相與研究輿地象緯及經世有用之學，尤熟於鄭樵通志。館大學士盧蔭溥家甚推重之。工書法，嘗爲仁宗所賞識。四方求書者無虛日。高麗日本爭相購致。然非其人不推許。有以厚資爲其父乞銘者，拒不與。既又挽權要來，仍不與。丁艱歸，值莆田大饑，勸富民出粟平糶。人咸曰：郭太史活我。督學四川，裁陋規正文體。士論翕服。總督鄂山稱其洞達治體。有大臣才識。自蜀還召見。宣宗褒其操守廉潔，辦事精細。及卒，諭尙書白鎔曰：郭尙先學問人品俱好，性狷介，不苟取。典試粵東榜前，有同鄉持鉅金爲贄，來謁者，峻拒之。所著有進奉文一卷，經筵講義一卷，增默菴文集八卷，詩集二卷，芳堅館書帖題跋二卷，使蜀日記二卷。

閩縣林琴南孝廉紆曾代人序其增默菴遺集

文云詩之有性情境地猶山水之各擅其勝滄海曠渺不能收其不爲瀟湘洞庭也秦岱雄深不能收其不爲武彞匡廬也漢之曹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六子成就各雄於一代之間不相沿襲以成家即就一代之人言之亦意境各別凡侈言宗派收合徒黨流極未有不衰者也身爲齊產屈天下胥齊言身爲楚產屈天下胥楚言此勢所必不能至者耳天下人之聰明安能以我之格律齊一之格律者用以範性情之具非謂格律即性情也性情境地近乎建安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爲建安性情境地近乎開元大歷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爲開元大歷若篤嗜西江則亦無碍其爲西江而已時彥務以西江立派雖一時之後生小子咸爲蹇澀之音有力者既爲之倡而亂頭蠹服亦自目爲天趣以冒西江矣識者即私病其尠味然宗派既立亦強名之爲澀體吾未見其能欺天下也陳後山之詩猶寒潭瘦月光景清絕性情稍弗近者即弗能入妄庸者乃極意張大之力闢李杜惟此是宗然則菖蒲菹可加乎太牢之上矣閩中文人在嘉道間亦爲詩清麗芊綿自適其適於分門別類之說未敢有犯文孫子安明經以集見屬顧余困於吏事不常爲詩尤不欲爲蹇澀之音以苦神思特喜先生詩境閒適不因人爲臈體因本所見書以歸之

梁傳稱章鉅明白安詳爲其一生政績之所自出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八

傳云梁章鉅福建長樂人嘉慶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改禮部主事二十三年四月充軍機章京九月以失察禮部頒發科場條例文字譌誤降一級留任道光元年二月補官十月遷員外郎二年二月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閏三月授湖北荊州府知府三年擢江蘇淮海道五年擢山東按察使六年二月上諭兩江總督琦善以河道總督責任綦重前召見按察使梁章鉅明白安詳曾任淮海道三年於河工能否虛衷辦理妥協着據實察看覆奏旋奏稱章鉅循分自守於河工機要無所建白不敢保其必能勝任十二月調江西按察使尋遷江蘇布政使八年濬吳松江工竣兩江總督蔣攸銛保奏下部議叙九年十月護理巡撫十一月偕總督蔣攸銛奏請濬安東縣民便一帆兩河修復寶應縣通湖閘十年請挑武進縣孟瀆得勝澡港三河語具攸銛傳十二月四日復護理巡撫時英吉利船大小各一約百餘人出浙洋駛至江蘇羊山洋面章鉅以聞諭令安速驅逐斷不容任其停泊滋事又奏江蘇各屬被水揚州府境酌動鹽義倉穀散濟吳區米價驟昂兵丁月餉不敷分別請借銀米並借給淮安衛丁民田籽糧上元等六縣毗連吳區麥收歉薄請將新賦舊欠展緩均如所請六月因病陳請開缺十五年病痊授甘肅布政使十六年正月調直隸布政使四月擢廣西巡撫先是太僕寺少卿馮贊勳劾奏廣西宣化縣知縣楊行時濫刑斃命敕禮部尙書恩銘等查辦嗣經訊明楊時行免議既定讞馮贊勳復將責斃各犯姓名月日開單呈奏適章鉅

在京上命抵任後密查十一月奏言對覈卷宗並無抽換消滅之弊其答訊取供及發保病故日期相距自一二十日至數月不等皆係應責之人而實無杖斃之事楊時行官聲素好以除暴安良爲事重懲賊匪嚴束書差不准紳士干預工事以致缺望懷恨謗議由此而興諭曰梁章鉅查明民人馮大學開場誘賭經楊行時訪獲口稱伊姪見居京職求全顏面該員仍照例責懲毫無瞻徇可稱不畏疆禦甚屬難得着該撫察其才具遇有應陞之缺酌量保奏梁章鉅甫經陞任於交查之案悉心體訪使賢能之員不至屈抑甚屬可嘉着加恩交部議叙至馮贊勳兩次陳奏輕信族人無據之詞意圖報復似此紳士挾制地方官其風斷不可長着嚴加議處十二月奏言粵西近年劫案叠聞臣與各屬講求保甲之法平樂府知府張楠稟稱保甲之法斷不可行該處地瘠民貧詰以保甲不免胥動浮言伏思保甲之法各省通行該府作此疾視斯民之語實屬狂妄請將張楠送部引見從之時御史李紹昉奏廣西西隆州等處與雲貴毗連匪徒叢集請確查懲辦並調撥員弁額設兵役改移建置肅清盜藪下章鉅議尋奏三省毗連地界此時並無匪徒竄匿惟西隆州僻在邊遠地接滇黔自宜加意巡緝西隆之古漳汎與雲南所屬剝隘相距二百餘里舊設有巖環卡僅有兵二名今議於隆林營添撥兵丁並撥本州壯丁各數名歸永靜汎弁管轄其與黔省接壤地方間有汎兵數十名應在適中之壠江渡汎村添置卡房亦由隆林營及本州添撥兵壯與滇黔兩省會議每月

朔望會哨又思恩府之百色地方爲滇黔運餉大路所屬陽萬土州西通剝隘亦係通衢向有邏村汎員弁而相距一百七十里之法村僅有卡兵二名今以邏村汎外委一員移駐法村由鎮標撥兵陽萬州撥士兵歸邏村汎管轄如所議行十七年四月偕總督鄧廷楨奏言平樂梧州兩府毗連廣東湖南盜匪潛蹤前奏准移撥員弁增設巡兵各一百餘名即於裁汰額內照數撥給俟五年後察看情形應否裁撤自道光十一年起至今已閱五年添駐弁兵請仍留巡緝報聞初給事中陳功奏驛站積弊稱上屆越南貢使入關每站用夫至五千名並有搭差搭貢各名目附載者利其便安私帶者資其津貼沿途不勝擾累上命章鉅於本年使臣入關之時酌定護送各官應用人夫數目妥送嚴查不得稍有浮冒十二月奏廣西鄉試每科均於至公堂前後及龍門內派兵弁巡緝兵役遂於場外設局領費代爲一切傳遞之事並有槍手冒入帳房代作文字種種弊竇即由此而生見在訪查既確將帳房暨兵役一併裁撤棘闈高處概行封禁衆論翕然爲數十年所未有誠恐此後復興必應奏明在案得旨嗣後卽着查照此次章程辦理十八年正月奏校閱省垣營伍情形諭將所稱連珠弓箭滴水鳥槍製造式樣施放之法繪圖貼說以進閩四月劾泗城府知府禮祿潯州府通判孫慧朗分別改簡勒休有差十月奏廣西寶桂局設立鼓鑄舊以錢一千作銀一兩搭放兵餉今銀七錢易錢一千每兩虧銀三錢春贍備操之用不免支絀若錢價愈賤不但兵食有妨卽民間完

納錢糧以錢易銀，虧折不少，請暫停鼓鑄，以裕民食。平市價，奏入從之。十一月，奏廣西鴉片，來自廣東，全在梧州潯州兩關口，查拿認真。潯州自飭查後，獲犯已多，而梧州甚屬寥寥，率以寬限日期為請。辦理實屬遲緩，知府劉錫方請旨摘去頂帶，仍責令拿獲大起煙販自贖。十九年二月，以查拿鴉片烟見獲成數，及辦理情形入奏，並請獎拿煙出力之文武各員。允之。先是御史郭柏蔭奏廣西等省番舶不通之處，本地民人私種罌粟，熬煉成土，國計民生兩受其害。章鉅遵旨覆奏，廣西煙販本稀，第與雲南貴州交界，而有栽種罌粟刮漿熬煙之事，先已嚴飭徧禁，隨地剷除，莠民不無側目，而良心無不歡迎，究之良多莠少，似此轉機，不難期之一年，必當奏效。四月，拿獲栽種罌粟匪犯，請將從前未經確查之道府各員議處，並自請失察之咎。部議章鉅降級留任，有旨寬免。八月，奏奸民唯利是視，難免將來復種罌粟，必須議立查禁章程。罌粟一年可種兩次，每屆冬初，先由道府頒發嚴禁告示，令各府廳州縣仿照保甲戶給門牌，註明並無栽種煎熬販賣之人，取具十家連環保結，查保鄰壻長隨時稽察，如十家內有違例私種，或租與客民栽種，首告給獎，知情不首併究。該管官親往巡查，或委員抽查，總詣申報不實嚴參，得旨實力奉行，除弊務盡。二十年三月，諭曰：有人奏廣西湖南兩省有傳習邪教，煉丹運氣，其傳授之書，則有性命主旨，暨妄注大學，愚民被誘者不少，廣西之平樂柳州傳習尤衆，地方官每因別無逆蹟，總未深究根由，恐傳染日深，易致滋蔓，著梁章鉅

飭屬查明，起意者立予嚴懲，悔過者寬其既往，尋奏稱訪得道士韓禮文等傳習大乘教，聽從湖南人雷雨田等拜師念經，審明定擬報聞。十一月，奏煙案人犯衆多，先行咨請解配，以免擁擠。允之。又請展鴉片治罪限期，得旨令出唯行，斷不為莠言所惑，所請不准行。二十年正月，遵旨覆奏給事中朱成烈所稱安南軋船實利海防，英人見即胆落，前林則徐在任曾經仿製，是船制廣東已得其詳，英人所恃船堅砲利，惟能仰擊平擊，不能近擊俯擊，軋船專擊船底，可備火攻之策。上命靖逆將軍奕山等訪察製造，三月，奏英人擾廣東，梧州與之接壤，難保不竄入西境，請出省防堵，以安民心。閏三月，調江蘇巡撫。八月，英人擾浙洋，復陷定海上，以江蘇寶山上海等處緊要，命偕提督陳化成度地勢籌布置。十月，諭章鉅嚴防進口商船，以杜漢奸，奏言上海各船有南洋北洋之分，北洋沙船有印照查驗，南洋閩粵各船歸行戶守管，不能濫行出入，仍於查驗後放行，以安商旅。得旨英人詭計多端，往往賄買漢奸為其所用，務須嚴飭員弁詳細盤查驗放，以杜奸蹤。英人連陷鎮海寧波，特商將軍奕經赴浙防剿，諭章鉅籌畫建設糧臺之所。章鉅建議於蘇州設立總局，奉旨准行。旋因偕奕經及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請於蘇州杭州各立總局，再設分局支應，復下章鉅等悉心酌議，嗣偕奕經等會奏蘇州省垣應設糧臺總局，得旨現在大兵進剿，必須籌畫兩省地勢情形，方為妥善。所有軍裝器械，必待浙省行取，不免緩不濟急，着照所議，浙省設前路糧臺，蘇省設後路糧臺，以後應用

各物，仍由兩局分辦。至江蘇製辦一切，將來軍需告竣，仍歸浙省一併覈銷，以免牽混。而昭劃一。十一月奏，緩徵各屬被水地漕蘆課，撥錢賑濟。又偕總督朱鑑，奏賑恤江寧省城被水民戶。又言泰州分局屬鹽場被淹，請緩徵，均如所請。十二月，自陳患病乞罷，允之。二十九年卒。子逢辰，江蘇候補同知。丁辰，內閣中書。恭辰，浙江温州府知府。

梁非僅以政績見也，且尤富於著述。惜其所集，有存有不存者。茲按謝枚如山長課餘續錄，所載其可紀者，曰玉臺新詠定本十卷，跋云：長樂梁章鉅、蔭鄰著玉臺新詠一書，人有定論。梁氏定本校勘，尙爲精密。置之案頭，足爲吟諷之助。曰東南嶠外詩鈔初集，唐十二卷，跋云：長樂梁章鉅編，卷首書唐詩卷一，無序目，想當更有首卷，不可見矣。其體例仿列朝詩集，及明詩綜，首詳其人仕履，旁采詩話雜記，條理明晰。此本先爲楊雪滄所得，後歸於予，寫手清整，似當時將以付梓，簽及題名，皆中丞手筆。曰東南嶠外詩鈔，宋三十卷，跋曰：亦梁中丞著，自題三十卷，然自二十八卷以下，未分卷數。中丞於詩文鈔，屢屢言之，蓋生平得意之作。然文鈔既絕少，傳本矣。詩鈔亦止得唐宋兩朝，尙不及注韓居之賅，備注韓居之選全閩詩也。延萬虞臣中書爲職志，中書禮家宿學，文喜博瞻，所作小傳，多可補掌故。郭兼秋得其書，遂本之，勒爲明全閩詩傳，頗言萬氏考訂未精，然特其小小耳。未足訾其全書也。詳予所作全閩詩傳序文。人好相輕，自古然矣。曰閩川詩話一卷，跋云：予舊跋云：從市肆堆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一十一

中，搜得梁蔭鄰中丞詩話稿一本，零星蠹爛，首尾不相屬。卷三二字尙在，亦不知其若干卷。因多遺聞逸事，假歸命小史保存之。中丞收藏極富，著述殷阜，其專及閩中者，如東南嶠外文鈔，予未得見。詩鈔見亦不全，其付梓與否，問其家亦莫能詳。近浙江書局所刻二思堂叢書，有閩閩秀詩話四卷，想與此卷相連屬。而此卷又何以不刻也。梁中丞之著述，賴謝氏之表彰，所可傳者僅如此。而其泯沒無傳者多矣。嗚呼！一生僂心嘔血，筆之於書，未刻者無論矣。已刻者蠹蝕鼠耗，堆積於冷攤中，不遇有心人，誰能擷其芳馨哉。謝枚如過浦城詩云：祖詠門庭已草萊。舫齋梁鴻賃廡幾池臺。蔭鄰干戈蕭瑟才華盡，夢筆山前賦別來。蓋中丞曾與修浦城縣志，追念前塵，不覺言之悲愴也。

林傳載則徐，由翰林洊歷外省，無不盡忠爲國。

傳云：林則徐，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一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二十四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閏四月，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二月，轉江南道監察御史。時河南儀封南岸工程未竣，則徐以料販囤積居奇，奏請飭地方大吏嚴密查封，平價收買，以濟工需。下所司議行。先是海盜張寶投誠後，累官至副將。至是復擢總兵，則徐恐其嬌蹇不可制，疏劾之。上韙其言。四月，京察一等，復帶領引見，記名以道府用。尋授浙江杭嘉湖道。道光元年，聞父病引疾歸。二年，授江蘇淮海道，未赴任。署浙江鹽運使。三年，遷江蘇按察使。四年正月，署布政使。八

月丁母憂五年奉旨赴河南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四月命署兩淮鹽運使以疾辭十月服闋七年五月授陝西按察使署布政使旋陞江寧布政使十月丁父憂十年正月服闋六月授湖北布政使十一月調河南布政使十一年七月調江寧布政使時江蘇水災咨糴河南米麥則徐委員赴商邱劉家口及陳州光州採辦由河淮運達江境順道親往督辦並於淮揚一路勘災籌賑十月擢河東河總督十二年正月疏言連河挑工已完六分惟沿隄出土之路因泥漿換撤逐條凍積名曰泥龍尙未除淨日積日多挑運更爲費事一經春雨更恐衝入河心見飭工員挑完一股即起淨一股泥龍其已挑未淨之處官差夫頭量予懲責上是之二月擢江蘇巡撫未卽赴任三月奏言稽料爲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塚灘塚底塚及併塚戴帽各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見將南北十五廳各塚查明抗敵者察治並請裁山東河通判得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塚從未有如此認真者六月抵巡撫任疏言江蘇錢穀最爲繁重而漕務痼疾已深整頓錢漕先懲已甚清釐倉庫尤貴截流當執法者不敢以姑息取玩心當設法者不敢以拘牽碍全局報聞時議裁汰冗員八月則徐偕兩江總督陶澍奏裁江寧鎮江府照磨揚州府檢校華亭縣主簿金壇縣湖谿司巡檢又偕南河總督張井奏裁丹徒如皋二縣縣丞儀徵清江開閘官均允行閏九月以南河盜決官隄首犯陳端日久未獲降五級留任先是則徐在江寧藩司任內以各屬水災建議倡捐查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一十二

糶養佃典牛借籽種禁燒鍋十二條經陶澍以聞至是事竣偕陶澍奏請獎勵捐輸出力各官紳允之十二月密陳藩臬道府考語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舉以驗屬員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員求其實際謹將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聲略具梗概以聞初則徐任按察使時奉旨綜辦三江水利以憂去任經陶澍奏明孟瀆劉河分年籌辦十四年孟瀆工竣六月則徐以劉河近日淤墊更甚奏請接行勘辦從之七月奏言江蘇錢漕倍於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解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剜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亦可漸冀彌補得旨竭力爲之八月奏江蘇各沙洲前經召佃收租充水利經費惟其中有書院善堂公款及民戶承買之業請自道光八年新例以前報部有案者遵照舊案一律准買執業其未經報部及例後所報者發還原價概行歸公以示限制而杜效尤下部議行是年秋間江蘇各府或江湖盛漲廬畝被淹或暘雨愆期收成積歉九月蘇松等屬續遭風雨木棉穀粒均有受傷委員勘實奏請蠲賑格於廷議復上疏曰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錢糧最重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民力益見拮据今歲秋禾節節受傷甚至發芽霉爛每畝比之上年少收五六斗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際糧價日昂來歲青黃未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

日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即追呼敲撲，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缺米，州縣尚非買補，近且累中加累，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且鄰省亦連被偏災，布疋絲紬，銷售稀少，權子母者，無可牟之利。任筋力者，無可趁之工，故此大雖係勸不成災，而困苦情形，實與全災無異。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倘通盤籌劃，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恩出自上，多寬一分追呼，即培一分元氣，疏入報可。十一月，以陳端就擒伏誅，偕陶澍奏保出力人員。十五年正月，奏鎮江所屬丹徒丹陽運河，爲江浙漕船要道，見屆大挑之年，請計段興工，均允之。十一月，署兩江總督，十六年二月，回巡撫任。七月，復署兩江總督，入覲。十七年正月，擢湖廣總督，時荆襄歲苦水患，則徐抵任後，修築隄工，躬自監視。七月，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緝私章程，如所議行。尋以江南河庫道李湘蘆，因庫款不清，褫職，則徐坐前任江蘇巡撫時，注考不實，降四級留任。九月，前任總督訥爾經額，奏武岡州滋事首逆藍正揵，已被鄉勇毆斃，則徐遵旨研究，亦以毆斃屬實覆奏，上責其隨同附和，遷就了事，降五級留任。十八年二月，偕湖南巡撫錢寶琛，奏籌辰沅道屬苗疆屯防各事宜，下部議行。又疏陳整頓鹽務，略言貧民挑運售私，其近川近粵近滬之處，與兩淮場竈皆遠，而鄰鹽一蹴即至，成本既輕，售價自賤，且鄰省鹽課皆輕，淮綱獨重，即彼此同一官鹽，亦必彼盈此縮，況以無課之私販，紛紛侵灌，其勢更不能相敵。見在剝論紳民，日用飲食，何在不可節省，獨於食鹽，計較貴賤，犯法食私，紳衿革功名，平民受滿杖，明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一十二

利害者，當不至如是之愚。且湖廣錢漕最輕，若鹽課復背官食私，天良何在。嗣後責成紳衿，大戶及鄉團牌保，在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其挑賣之窮民，許改充肩販，由官鹽店給票，赴鄉賣完繳價，再從前襄陽宜昌衡州三處，奏明官運商鹽，減價售賣，以敵鄰私，歷辦並無成效。且一種奸販轉賣減價之賤鹽，以灌旺銷之引地，藉寇資盜，無異剝肉補瘡，應將此三處，不令減價，以杜流弊。四月，奏請湖南提督常駐辰州府，扼要彈壓，均允之。閏四月，湖南撫標右營遊擊馬辰失察，家人及弁兵舞弊，事覺，則徐坐曾經保奏，降四級留任。九月，奏各州縣水旱偏災，奉恩旨贍黃，祇能開載若干村莊，其地名不能一一全叙，難保吏胥無高下其手，衿民亦或狡稱蠲免，紛紛訐訟，請將應蠲應緩遞緩之頃畝細冊，由各州縣另行繕榜，隨同贍黃，徧貼曉諭，並責成該管道府稽察，毋許隱匿。上嘉其所見精細，允行。先是鴻臚寺卿黃爵滋，疏請嚴禁鴉片，以塞漏卮，吸食者治以死罪，命下。中外各大臣議奏，則徐奏言鴉片流毒已甚，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况行法在一年以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必直省諸臣共矢一心，極力挽回，以期永絕澆風。此法乃不爲贅設，遂擬章程六條：一、收繳煙具，以絕饑根；一、各省於定議後出示，分一年爲四限，遞加罪名，以免觀望；一、加重開館與販及製造煙具罪名，勒限自首，以截其流；一、失察處分，先嚴於所近；一、著令地保甲長，查起煙土煙膏煙具，庇匿者罪同正犯；一、豫講審斷之法，以杜流弊。因繕

呈戒煙經驗藥方數種，尋奏湖南湖北，拏獲烟販，並收繳烟土烟膏煙具情形，上甚嘉之。十一月入覲，賜紫禁城騎馬，命頒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水師咸歸節制。十九年三月，偕總督鄧廷楨等，奏查辦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請酌給茶葉大黃，以示體恤。得旨所辦可嘉之至。該商畏罪自首，情尚可原，免其治罪，酌賞之處，著照所議。則徐下部優敘。四月奏英人夾帶鴉片，請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貨物入官，議一專條，並酌予限期。上命軍機大臣等議行。新例既定，則徐請先傳檄英吉利國王，諭以利害，擬稿呈覽頒發。又遵查海口，排練礮台情形。奏言廣東中路海口，以虎門為咽喉，進口七里一山，屹立海中，曰橫檔，其前有巨石，曰飯籬排。又其前小山，曰下橫檔，海道至此分二支，右多暗沙，左以武山為岸，山下水深，英船必由之路，海面僅三百餘丈，鎖以鐵練，承以木排，復建礮台，俯臨排練，就令英船堅固，衝斷鐵練，尚有一層阻截，羈絆多時，台礮乘之，必成灰燼。報聞，時通商之國以十數，俱遵具並無夾帶鴉片切結，惟英吉利持兩端。七月英領事義律，率船五隻，以索食為名，犯尖沙嘴，則徐檄參將賴恩爵，禦之九龍山，碎其雙桅大船，英船紛集，礮彈如雨，我軍以網紗障船，就旁施礮，斃敵多名，接仗踰五時，英人死傷益衆，遂巡遁。八月復檄守備黃琮等，偵英船於潭仔洋面，承英人方開礮，亟擲火斗火罐，焚其船，敗走之。義律因潛赴澳門，倩他國人遞說帖，求轉圜，則徐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剿撫。諭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

以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畏惠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時御史步際桐奏謂責英出結，徒開含混之路，則徐覆言：外人最重然諾，彼愈不肯出結，愈見其結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飭取，臣不敢存趨易避難之見，致負委任。尋義律經則徐檄諭，雖自稱悔罪，稟請逐船搜查，勒限驅回空躉，仍觀望圖免具結。九月復乘間糾兵船滋擾，水師提督關天培，敗之穿鼻洋，遂竄泊尖沙嘴，則徐以其北有山梁，曰官涌，可以俯而攻也，令深溝固壘以待之。英人果六犯官涌，皆受懲創，然猶逗遛外洋，則徐疏其反復情形，上以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諭令停止貿易，暴其罪狀，驅逐出口。則徐復請敕下福建浙江江蘇各督撫，嚴防海口，如所請行。先是三月，則徐調兩江總督，未即赴任。十二月，調兩廣總督，奏請移高廉道駐澳門，並撥隸水師，以資控馭。允之。尋順天府府尹曾望顏奏請無論何國，概絕通商，大小漁船，概禁出洋，以斷接濟。則徐遵議，奏言自斷英人貿易後，他國洋商喜此盈而彼絀，當以夷制夷，使相間相睽，若概與之絕，轉恐聯為一氣。且廣東民人，多以海為生，若概禁出洋，則勢不可以終日，擬令漁人出洋，止許帶一日之糧，庶少接濟。下軍機大臣議行。時英人被逐，寄棧外洋，勾引漁船，蠶戶誘以重利，希圖接濟銷售。二十年正月，則徐定計，以毒攻毒，令關天培密裝礮船，雇漁蟹各戶，教以出洋埋伏，候夜深順風，揚火焚艦，附英舟，匪船二十三隻，延燒英舟及海灘蓬寮，自是漢奸膽懾。英船接濟幾斷。四月奏尖沙嘴為英船經由寄泊之區，又為粵省東赴

惠潮北趨閩浙要道，請與官涌兩處各建礮台，俾聲勢聯絡。如所請行，五月再焚英船於磨刀外洋，延燒匪艇十一隻，蓬寮九座，尋謀知英人新來兵船，遊駛外洋，請飭沿海各省嚴備，嗣探英船揚帆東向，因奏言夷情詭譎，凡事矯飾虛張，若徑赴天津，求通貿易，所陳或尚恭順，仍懇優以懷柔之禮，敕查嘉慶二十一年成案，將其遞詞人由內河護送至粵，藉可散其瓜牙。六月英人改犯浙江，陷定海，掠寧波，則徐上疏自請治罪，並密陳夷務不能中止，英人所憾在粵，而滋擾於浙，雖變動若出意外，其窮蹙實在意中，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顯其桀驁，試其恫喝，甚且別生秘計，冀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人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勢必他國紛紛效尤，不可不慮，因請戴罪赴浙，隨營自效。英人旋復構釁於粵，則徐調集米艇火船，築墩置礮，於蓮花峯下，爲關開前山障蔽，又以安南軋船專擊船底，英人所憚，遣人求式仿造，以備火攻。七月親駐虎門督師，水路夾擊，轟傷英船，沈其三板數隻，獲礮彈大小二百有奇。八月再敗之龍穴洲，英人惶亂不能拒，僅放空礮，他船來援，我軍轟斷其蓬索，不得進，遂乘潮南竄。二役斃敵無算，官兵受微傷僅數人，捷奏未至，九月諭曰：自查辦以來，內而奸人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輿販來源，不能斷絕，甚至本年福建等省紛紛徵調，糜餉勞師，皆林則徐辦理不善之所致，著交部嚴加議處，即來京聽候部議。此次英人

各處投遞稟帖，訴稱冤抑，朕洞悉各情，斷不爲其所動，惟該督以特派大員，辦理總無實濟，轉致別生事端，誤國病民，莫此爲甚，是以特加懲處，並非因該英人稟訴遽予嚴懲也。尋部議革職，命仍折回廣東，以備查問，則徐既獲罪，琦善代之。十二月琦善奏英人要求情形，上覽奏震怒，所請廈門福州通商，及給還煙價，均不准行，飛調四川湖南貴州兵赴廣東，諭琦善督同則徐妥爲辦理。二十一年三月，賞四品卿銜，命赴浙江鎮海軍營協辦事務，則徐至浙，與兩江總督裕謙、浙江巡撫劉韻珂籌辦海防，節次擒獲海盜正法，杜絕接濟，嚴堵要隘，英不得逞。五月復革去卿銜，遣戍伊犁。七月河決開封，則徐道中奉旨免戍，襄辦東河河工，時大學士王鼎奉命總理河務，以則徐熟悉情形，深資得力，入奏得旨，即督飭工員趕辦。二十二年工竣，仍遣戍。二十四年伊犁將軍布彥泰奏請飭則徐勘辦開墾事宜，則徐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處，酌給回人耕種，並請改屯兵爲操防，均如議行。二十五年九月，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十一月，賞三品頂帶，署陝甘總督。十二月行抵甘州，會野番肆劫，飭鎮防護馬廠，并仿洋礮法，改製大礮，推輪運放，士氣爭奮。二十六年三月，授陝西巡撫，仍暫留甘肅，偕陝甘總督布彥泰等辦理番案。六月剿番族番僧於黑錯寺，復追掃果岔匪巢，殲擒殆盡，得旨調度有方，下部優敘。十一月因病奏請開缺，得旨賞假三月。二十七年陞雲貴總督，時雲南漢回互鬥，垂十數年，焚殺幾無虛日，則徐抵雲南，適

回民丁燦廷赴京，疊控保山縣漢民沈振達，串謀誣害，劫教無辜，經地方官提犯鞠訊，漢民遂糾衆奪犯，燬官署，劫獄囚，搜殺回戶，拆爛滄江橋，道路以梗，永昌鎮道帶兵往擒，漢民遂拒捕，二十八年，則徐督兵赴剿，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客回勾結土匪滋事，遂就近移兵剿之，破其柵，殲匪數百，並撫恤受害良民，趙州底定，保山民聞風懾服，縛犯迎師，則徐按其罪重者百數十人，立誅以徇，復乘勢搜捕，永昌順寧雲川姚州，歷年拒捕戕官諸匪千餘名，實諸法，奏入，旨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二十九年五月，騰越廳卡外野夷滋擾，則徐檄總兵拏住，迤西道王發越，率明光隘土守備左大雄，剿平之，上嘉其遠振軍威，又安邊地，六月因病請假，七月復奏請開缺，允之，三十年五月，大學士潘世恩，尚書孫瑞珍，杜受田，應文宗顯皇帝，登極求賢詔，均首以則徐薦，命速來京聽候簡用，九月以廣西洪秀全稔亂，諭曰：朕睽懷南服，民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忍，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疊次宣召，尙未來京，著卽作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馳赴廣西會剿，林則徐受皇考簡任深恩，前在雲南辦理漢回軍務，迅速蕩事，朕所夙知，著卽星馳就道，蕩平群醜，綏靖巖疆，毋違朕命，十月命署廣西巡撫，十一月，行次廣東潮州，病卒，諭曰：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由翰林洊歷外任，疊蒙皇考簡膺疆寄，宣力有年，上年剿辦雲南保山匪徒，調度有方，渥荷恩施，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旋因病請假回籍，朕御極之初，知林則徐平素辦事認真，不避嫌怨，疊經降旨，宣召來京，嗣因廣西匪徒滋

事，特授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令其速赴軍營剿辦，前據馳奏，已由本籍起程，方冀迅掃邊氛，以綏南服，茲據徐繼畬馳奏，該大臣沿途勞頓，舊疾復發，於廣東潮州途次溘逝，念其力疾從公，歿於王事，覽奏殊深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傅，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林汝舟，文生林聰彝，文童林拱樞，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尋賜祭葬，予諡文忠，咸豐元年，雲南巡撫張亮基，請以則徐入祀雲南名宦祠，二年，陝西巡撫張祥河，奏請於陝西省城，爲則徐建立專祠，均允行，同治四年，入祀江蘇名宦祠，子汝舟，翰林院編修，聰彝，浙江候補道，拱樞，江南道御史。

文忠遺事，見於方策六五朝闕史者甚詳，闕史云：林文忠公微時，家甚貧，父賓谷先生，郡庠生，有二男八女，長春生早世，次文忠公，每日與弟霽霖，隨賓谷先生赴塾，夜則女執女紅，男習書課，一燈微照，各勤其業，嘗以韭豆度歲，迨文忠捷鄉闈，家用稍贍，時佐房師，將樂縣蔣令幕，有賀年駢儷文，爲張蘭渚中丞師，誠所激賞，蔣入謁，張曰：君幕有名手，可讓我否，蔣曰：諾，令文忠入張幕，相得甚歡，會春闈屆，張助以二百金，遂捷南宮，先是張命文忠擬賀年表，三易稿而後定，張誇於衆，幕曰：此君德業，將來在吾輩上，張好佛，嘗乞文忠書金剛經，書法率更，至後歸文忠家，鴉片事起，文忠戍伊犁，行篋無一錢，質屋以行，長子汝舟官翰林，例不得從，聰彝，拱樞，二公子隨侍，抵玉門關，關吏苦之，文忠

不以爲意。伊犛將軍富，頗優禮文忠，建屋居之。不半年，奉勸辦伊犛屯墾命。陳太傅嘗賦詩云：讀公奏議修公傳，晚與編詩識性情。功罪信心休問世，死生爲國獨全名。盟鷗渤海機寧息，養虎天山翼已成。尙有典型勤下拜，蒼生淚更向誰傾。洎賜環日，拜三四品堂。命來京陛見，行至關，關吏恭甚，禮程至入關第一縣，假館於縣令。時欲借住皇華館令曰：非大差不允，乃就廟住。是夜奉廷寄，林則徐署陝甘總督，令惶恐問計於幕。幕曰：速飾考棚書楹聯。曰：鶴鳴在陰，其子和。鴻飛遵渚，我公歸。令躬請文忠駐行館，文忠見聯大悅。蓋是時，汝舟亦馳謁公所也。之三者，在嘉道時政績文章，早已彪炳海內，而書法之工，特其餘事，然得者均珍爲拱璧，會館之留其墨寶，以示後昆，宜也。惜乎後之人不知愛惜，散佚者多，豈不惜哉。

事實 該館創自明末，視新館較早。中東西三院，大房四十五間，小房四間，椅棹均由陳玉蒼尙書璧捐置，以堅樸爲上，今多爲住館者借用，而住館之人，盡閩籍，尙無糾紛轆轤，惟匾額散亂，庭宇荒蕪，神龕塵封，堂屋煙障，非復昔時氣象。然稍加整飭，當不甚難。後院通義塚，原有一門，今義塚他移，改租煤鋪，竟以一牆隔之，日久必被人侵佔，謂此地並非館有，別館以此興訟者多。司館者亟宜注意。蔡家樓義塚，雖已滿塞，而會館與閩商公購之沙碕門外義園，尙有餘地，鄉人可免暴露之虞。該館現住二十八戶，共一百十三人，每月館產租金，可收二百零九元，藉供老館及新館費用，有贏無絀。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二十七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二十三則分述如左。

一 櫟下周亮工櫟園閩小記云：明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俯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入舟時？文纘家口咸匿船下，止一婢抱纘六歲兒，立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爲子。纘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携之。時護蹕人至，踉蹌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璫乘機奏曰：此兒誠薄福，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養，祖宗有禁。上曰：林某，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璫懼，亟與文纘謀，覓善泔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果棄之河中，泔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僵矣。文纘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纘補官嶺南，携兒去。不久又休致歸。杜門課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世宗出武宗朝宮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閩紳姓名，人謂須至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時璧適在廡，以爲詢己也。急出應，及見婢，曰：非公，我所詢者老年人，問何名？曰：林文纘。璧大驚，曰：此我父也。汝何從知之？婢語之故。璧又問曰：所抱之子何名？婢言乳名，並所生時月。璧泣曰：我也。遂與婢抱首哭。養之廡中，携歸鄉。文纘見之，亦泣。從其志，奉佛茹素，終其天年。文纘至九十五歲，無疾而歿。璧性伉直，與時不合，屢官屢蹶。文纘與分宜爲同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止僉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童共炊爨，亦世之所僅。

見者廉介詳於郡志。公會孫惠州太守崇孚，面語予如此。櫟園得聞其語於璧之曾孫，則其事之確可知。此時所謂福州會館者，非今南下窪之福州老館，乃郭文安所謂在東城之福州會館，亦卽八旗未沒收以前之福州會館也。可見各省之設會館，在明武宗世宗時，早已有之。林璧已成進士，仍寓館中，則會館非僅爲試子暫居之地，且可爲官紳僑寓之所。璧聞婢語，遂抱首哭，養之寓中，是同寓於福州會館，則明代舊制，會館可以住女眷，亦可推知矣。璧父子不附權貴，居京則寓會館，歸鄉則家祠堂，此守廉介家風，不唯一郡之光，抑亦一館之榮也。

一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嘉慶己巳科榜眼之廖鴻荃，字鈺夫，世有隱德，故傳至鴻荃五兄弟，均登科而成進士。入詞垣者三，鴻荃之兄曰鴻翔，嘉慶戊寅鴻禧，道光乙酉鴻苞，嘉慶丁丑鴻藻，嘉慶己巳鴻荃與鴻藻同榜。卽世所稱五子登科者，嗚呼盛矣。鈺夫之祖名昂，字持仁，其來孫毓英述傳云：公諱昂，字持仁，由東關外遷居城內正一行宮，官把總，勅授武信騎尉，精騎射，習射者常盈門，性慷慨喜施與，娶王夫人，有同心，嘗歲闌携數斗米，載馬背上，步行送至某親事家，其家見米至，驚曰：我家昨夕已受廖媪賙恤，今日何又蒙惠，公詢知王夫人，已前給薪米，卒與之，蓋某親事家甚貧，王夫人見公歲入不豐，自典釵珥贈之，俾得卒歲，公性剛直，忤上官落職懼禍，及避地延津，子九歲尋親，事詳陸峯公傳，以孫貴，贈光祿大夫，工部尙書，陸峯者，持仁之子，而鈺夫之父也。九歲尋親，鄉里欽之，故福建通志采入。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二十八

孝義本傳，傳云：廖岡陵，字陸峯，父昂，官把總，以剛直忤上官落職，懼禍及，思避去，時岡陵甫九歲，泣告諸父執爲營護，事白而父已去，不知所之，乃白母往尋，裹糧出郭門，遍歷郡縣，久之相遇於永安旅次，奉以歸，隣里聚觀，皆感歎，有泣下者，母好施與，苦家貧，岡陵置篋於室，實錢其中，匱則密益之，戒家人勿以問，長姊嫁延平，母思念之，陰遺川資，勸其遷居省城，姊與妹皆早寡，母憐之，遂與同居，月給薪米，撫其孤成立，俗多停葬，岡陵通堪輿家言，有力者勸之葬，無力者助以資，舊習漸革，出門恒佩小夾袋，遇道途遺棄字紙，雖汗穢親檢貯歸而焚之，日以爲常，食不兼味，布衣徒行，而賴以舉火者數十家，年七十八卒，子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鴻禧，道光乙酉舉人，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揚州府知府，鴻藻，鴻荃，嘉慶己巳同榜進士，鴻藻，江西督糧道，鴻荃，工部尙書，岡陵累封至光祿大夫，道光七年，大吏題奏，准入祀孝義祠，持仁與陸峯，皆因武職，無所表見，然二者均好施與，恤貧乏，是所謂六行俱全者，故忠厚傳家，及身未大顯，而一二傳之後，乃有賢子孫者出，而發揚光大之，况陸峯先生，通堪輿家言，有力者勸之葬，無力者助以資，此皆根本之事，古人澤及枯骨，不是過也，其後之必昌也無疑，陸峯玄孫毓英述陸峯家傳云：公初諱晉，改諱岡陵，字陸峯，號東山，小字夢陽，妣王夫人，夢吞太陽，誕公，腹猶熱，遂字曰夢陽，父爲百夫長，以剛直忤上官落職，懼禍未息，避居延郡，公甫九歲，泣告諸父執爲營護，事得解，而公去無耗，乃白母王夫人，請簪珥數事作資斧，隻身赴

上游舟主見其少辭之，涕泣陳請，舟中人憫其孝，爲言主者，乃允載往，沿途蹤跡，備嘗艱苦，卒之永安，有老父指引客邸中，父子相遇，牽衣雪涕，悲動行人，乃奉父歸里，永之人爲樹碣邸側，曰廖孝子九歲尋親處，道光十年，大府上其事於朝，旌獎孝義，事見通志，父卒後，渡臺爲邑吏，有盜籍，皆海濱良民，被誣陷者，公燔其籍，以失火告，全活甚夥，歸爲福建巖署吏，歲入稍豐，遷居北後街老屋，生子六皆貴，卒年七十八歲，贈光祿大夫，妣朱一品夫人，與公同年卒，皆無疾壽終，鈺夫乃陸峯先生之第六子也，從曾孫毓英述其家傳。

傳云，公諱鴻荃，榜名金城，字斯和，號鈺夫，光祿公第六子，生而體弱，九歲方入塾，過目成誦，塾師疑爲宿讀，弱冠領嘉慶甲子鄉薦，越五載，己巳捷南宮，廷對一甲二名，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道光元年，典試陝西，旋連丁內外艱，主講廈門玉屏書院，服闋入都供職，洊升工部尚書，二十二年，南河漫口，奉旨兼署南河總督，時舊黃河自桃北蕭莊至雲梯關海口淤塞，有議改河道者，公以築堤費鉅，且諸路河水爲黃河占據，勢將阻遏，旁趨爲患益烈，力主堵築漫口，挽黃歸故之法，民甚便之，二十三年秋，河決中牟，公與大宗伯麟梅谷先生共事，公駐西壩，麟駐東壩，分工辦理，二十四年二月，引河啟放通暢，計日合龍，大工可歲，乃朔風暴起，黃水陡漲，蟄失東壩五占，會奏請罪，或勸以西壩未失爲解者，笑謝之，奉旨解職，三十年叩送梓宮，得旨以四品京堂候補，咸豐元年，補太常寺卿，三年實

錄告成，蒙恩賞還尚書銜，致仕歸里後，粵匪蹂躪上下游，公會同官紳，籌辦團練保甲，省垣恃以無恐，大府上其事，奉旨賞戴花翎，同治三年，重宴鹿鳴，禮部題請，賞加太子少保銜，卒年八十有一，欽賜祭葬，予諡文恪，余少常聞廖榜眼之稱，或曰廖尚書，相傳咸豐初年，省垣擬行鐵錢，並發鐵錢票，商人不悅，羣請尚書諫止，當道尚書不欲干謁公門，衆以椅舉之出，蓋擁而行，並毀壞酒罈數十，一庭如池，蓋尚書體胖短小，而嗜飲也，尚書長兄曰鴻翔，字應祥，又字斯雲，號耐亭，諸弟皆從受業，督課綦嚴，以敦品績學相勗，均掇巍科，膺顯仕，無忝厥職，皆鴻翔力也，舉嘉慶戊寅鄉闈，時諸弟居詞垣者三人，入都相見，歡若平生，性孝友，胸次灑落，淡於進取，己卯會試報罷後，大挑屆期，始再至京，得一等需次廣東，檄署石城縣，未赴任以疾卒，年五十有九，尚書四兄曰鴻苞，號竹臣，少穎異，善讀書，工書法，筆姿險勁，逼肖率更，年甫弱冠，與鈺夫同舉嘉慶甲子鄉闈，兄弟同榜，鄉里榮之，丁丑成進士，授庶常，時儀卿鈺夫兩弟均在詞垣，風雨聯床，唱酬樂甚，有世綵堂同館賦鈔詩鈔之刻，散館授四川雲陽縣，丁內外艱回籍，服闋，改授江蘇陽湖縣，升太湖同知，湖中多盜藪，鴻苞寬嚴並濟，盜皆斂迹，居恒敦士習，恤民隱，不輕受詞，以廉靜爲理，有古循吏風，上官器重其才，調署揚州府知府，卒於官，年五十有六，尚書五兄曰鴻藻，字應祉，又字斯嘉，號儀卿，幼善屬文，弱冠領嘉慶戊午鄉薦，己巳成進士，與兄竹臣弟鈺夫同館翰林，有廖家三鳳之目，典試吳蜀，得士稱盛，外簡江西督糧道。

乃南中腹缺，公潔已奉公，鴻藻革除耗羨，解組歸田，不異寒素，與里中耆舊，楊雪萊林少穆諸先生，棋酒往來，怡然終老，性嗜靜，終日危坐廳事，無倦容，嘗著奕戒四章，大旨言藉此習靜養生，力去克伐怨欲之心而已，卒年七十二歲。

凡此者，皆鴻翔曾孫毓英之所述也，所惜者，鴻禧榜名鴻猷，行誼無可考耳。

鴻翔又有孫曰駿，字心源，號醉叟，駿之子名毓英，字德培，又號笠樵，心源卒，笠樵代父乞墓誌於長樂謝章鉞。

誌云：廖生毓英，從余遊有年，丙申冬，余詣生家，題其尊甫心源先生木主，禮成，生之孺慕仍未衰，復請銘墓，余何能辭，廖氏世有隱德，其先遷汀支祖諱花，振飢活人無算，得吉壤曰田鷄浮塘，地在水田中，隆起一石穴，穴僅容棺，後子孫蕃衍閩粵間，永定田段鄉族尤巨，康熙間，諱君弼者，徙居福州，君弼三世孫，諱岡陵，九歲尋親，卒得父歸，精青鳥術，於城北得地葬父，曰月浸波心，墓前圓池如鏡，地靈萃焉，未幾五子以科甲顯，再傳長門中，以陰德世其家者，是為心源先生，先生少年理舉業，俛得復失，棄而習賈，為人筭鹽筴者，近二十年，出入絲毫不苟，中遭蜚語，離東梓盤查藏鹽，有贏無絀，嘗赴近鄰夜談，歸失巨貲，先生喟然曰：失財命也，然心迹不明，人其謂我何，則大索舍中，贓強半在林僕橐，林異縣人，有煙癖，外債纍纍，先生慮有他變，給資斧夜遣歸里，出已資彌其缺，又嘗司賬小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

輪舟渡海壖，颶風作，中流一估舟覆矣，急命司舵者往拯，免葬魚腹者六七人，中一人以餘資謝，揮卻之，生平樂易近情，廣坐聚談，時雜諧語，而嫉惡嚴，面斥不少恕，其天性質直又如此，先生諱駿，心源其號也，以丙申二月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黃恭人，先一月卒，春秋六十有八，子男二，女三，孫男三，長嗣毓英，以是年子月，葬父母於城北二鳳山之陽，廖氏青鳥術，至是已不傳，閩清人蕭某，精是術，為定穴，曰來鳳安巢，二鳳山脈，由雪峰蜿蜒而下，至是穴，作迴顧形，鬱葱佳氣，於焉凝結，是殆天所以昌廖氏，而特安是巢歟，銘曰：鳳之來兮，迴翔而反顧，鳳之巢兮，宅幽而勢阻，以安以固，以昌其後嗣。

毓英官京畿，得賢內助，蓋閩中望族，劉齊衢之孫女也，不止好書工楷，而佐施濟，全活饑寒不少，故京畿部民，至今德之，及其卒也，潘耀如太史，炳年為之傳。

傳曰：恭人姓劉氏，閩望族也，祖齊衢，道光辛丑進士，四川榮縣知縣，父學鑒，山東鹽大使，恭人嫻靜好讀書，尤善小楷，年二十四，歸同邑廖立樵，立樵貧，諸生以授徒資事畜，窘甚，恭人奉舅姑，能以色養，舅姑喜謂人曰：吾得新婦，幾自忘其老且貧也，恭人生為富家女，觀衣美食，自幼已然，及嫁，荆布粗糲安之若素，時立樵屢躓場屋，篝燈挾冊讀，達丙夜，恭人以女紅自課，刀尺之聲，恒與佔畢相和，生丈夫子三，長能同，次能衍，次能中，恭人課以識字習楷，寒暑無間，今則長者，卒業京師大學，獎舉

人內閣中書、留學歐西、次三、均學有成績矣。乙未冬、姑病兩月餘、恭人侍湯藥、晝夜不離側、泊立樵連丁內外艱、恭人侍疾累月、又助治喪禮、勞瘁逾度、遂得痰嗽疾、漸成癆瘵、癸卯扶病、隨宦京畿、甲辰立樵權懷柔篆、懷柔近古北口、地苦寒、嗽益劇、是冬病幾殆、至春稍瘥、乙巳立樵移寶坻、恭人督婢媪、製絮衣褲百十襲、屬立樵冬時行部、察號寒者予之、天暑、獄囚病渴、水漿藥餌、每告立樵、必精必周、或值輪囚、聞呼號聲、則愀然不樂、其天性惻怛類如此、丙午冬、舊病復作、丁未二月、歿於寶坻官廨、年四十有八、以立樵官封恭人、立樵自恭人之歿、無意於仕宦、未幾即引疾歸、辛亥壬子間、閩人士結詩社、余與立樵每數日輒一集、立樵則出其悼亡詩冊相示、余爲題一長句、復出其配劉恭人行略、乞作家傳、余辭弗獲、作此傳歸之、以塞其悲、立樵名毓英、侯官縣人、光緒癸卯進士、官順天府、宛平知縣、

鴻翔又有曾孫、名鳴韶者、字德盛、號韻石、光緒己丑恩科舉人、乙未進士、工部主事、余來京時、常與往來、後改官浙江東陽縣知縣、鴻翔玄孫、名琇崑者、字旭人、附生能詩、郭筱麓太史、律集中人也、

三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道光庚子恩科南元之陳景亮、字弼夫、卽望坡尙書哲嗣、陳文忠、寶琛之祖、其政績亦有足述者、蓋其家學淵源有自矣、津門客話載、陳弼夫任陝糧道時、爭龔令補缺事云、張詩齡中丞祥河、最敬重先生持正、有縣令林某者、自稱有賄累、而求中丞調劑一缺、中丞曰、諾、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一

有涇陽縣缺出、中丞語先生、欲以林某補是缺、先生曰、大人忘之乎、今題升直隸州之長安縣某令、及調補長安之涇陽縣某令、皆卓異人員也、尙有一卓異之員、自應先儘其調補涇陽、中丞問爲誰、曰龔衡齡是也、雖然、係道之同鄉、時署藩司而彼應得之缺、不可因同鄉故、避嫌而不言也、中丞矍然曰、陳君言是、龔令、衡齡、號任臣、壬辰舉人、辛丑進士也、涇陽爲商旅所萃地、故多青樓倡舊、每一戶、月納五千錢於官、龔令至曰、是與參艾緞而分其纏頭者何異、立罷之、卽此一事、亦可見先生所舉得人、已、衡齡爲龔天齡弟、此事載於津門客話、侯官高穎生孝廉、向瀛附識云、書成於布政、擢任滇藩、引疾歸里之後、當在辛酉年、次年壬戌、刑部（指何秋濤光澤人、蓋津門客話、何所著也）卽下世、名書之義、殆因布政、居京官魯最久、濟南沾上、見聞接近、幕賓僚屬、有口皆碑、託客話者、明公言也、此亦不過以意度之、惜書無原序、不足窺其究竟、

弼夫雖居閩闕之家、而頗尙氣義、與相結契者、皆傾吐肝膽、披摺情懷、張亨甫有長歌贈之云、見謝枚如

課餘與君相懽餘十載、京華故舊幾人在、醉後常同慷慨歌、莫嗟萬事浮雲改、憶昔君家尙書公、在

官雅與何武同、獨知宏獎天下士、開閣每有前賢風、是時我來滄海東、高談痛飲意氣雄、故鄉老輩

許與鄭、萊山光祿雲麓都轉與公往往惜我窮、我因兄病去京國、一年三度馳南北、短壘含沙遠射人、謠詠誰

知緣酒食、許公鄭公共太息、公出片言謂我直、此後與君始相識、長記秋風報罷時、君來破寺爲我

悲人生得意衆所趨，人生失意親所嗤。感君愧君何有辭，忘身急友義視茲。明年我去天之涯，兩年再來公欲歸。公歸不歸，素衣丹旆痛哭在路歧。寄書慰君亦隕涕，何以報君貧且卑。卑棲中原更五嶺，三山復見如俄頃。是時許公已騎箕，鄭公猶喜封圻領。嗚呼鄭公今亦亡，長安對君每悲哽。尙書在日君如玉，四姓小侯接車轂。鄉里兒童接後塵，華筵送酒爭相逐。今來退值賓客稀，自愛掩關種修竹。看君前後有如此，使我蒼涼歎華屋。春風吹水花又開，蘆溝柳絮何徘徊。化爲浮萍無根荻，千里萬里去不回。西望太行高崔巍，東望薊邱鬱黃埃。何處走馬黃金臺，與君一飲傾百杯。海棠郭外飛紅雨，見我當年坐綠苔。酒人悠悠安在哉，爲君話鄭復憶李。蘭屏比部雲麓都轉戊子春皆同觀海棠於三官堂崇敬花時愴何已，送我臨行剩畫圖。約我重來隔生死，視我真爲一代人。嗚呼此意亦何比，天涯海角痛招魂。古誼相逢宜更敦，韋平繼世尋常事。不朽何如忠孝存，昨夜雲中聽歸鴈。我兄君弟來何晏，四海無如骨肉歡。一身久凜弓繒患，腰橫長劍對摩挲。時俗紛紛將奈何，歎逝更添思舊賦。關河滿目斜陽多，亨甫思伯子堂詩集未存此稿。故附錄之，以見昔賢風義之篤也。景亮有子曰承裘，字子良，師傅父也。六子均登科，世稱之爲福人。其卒也，謝枚如山長章擬曾志其墓。

志云：閩省會巨室以百數，而螺洲陳氏爲之最。陳氏之發名成業，亦以百數，而子良封君爲之最。公諱承裘，子良字也。春秋六十有九，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丙子日加丑，考終於螺洲里第，上自薦紳，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一

逮岷庶，莫不同聲太息。曰：福人逝矣，其家世則刑部尙書望坡司寇之孫，雲南布政使弼夫方伯之子，行居長，配林夫人，知書，善相其夫。子七，寶琛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寶璠戶部郎中，寶璐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皆以進士起家。寶琦寶璫寶璜，相繼爲舉人。寶瑀，餘六子無不登科者。女三，適同縣舉人劉濂，淡水候選知府林爾康，侯官舉人高向瀛，孫十三，孫女十二，長孫懋鼎，官中書。庚寅從其父寶璠，叔父寶璐，同捷春闈，同任京職。懋乾懋豫，俱縣學附生，而孫女婿林炳章，亦於前科入翰林。公皆及身親見之，嗚呼盛矣！其仕履，則出應童子試，即受知於長洲彭文敬相國，由廩生領辛亥鄉荐，壬子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浙江司行走。公慨然曰：吾今可以行吾志矣，遂不出閩。撫通州徐清惠侍郎，以畿輔饑徵輸，公倡議採洋米蠲其稅，事集而民弗病，以海運功，加四品銜。又以前後捐餉移獎，加員外郎銜，賞戴花翎。候選郎中，又以粵匪陷漳州，省城戒嚴，督南鄉團練功，加二級。誥授中憲大夫，又以寶琛官加二級。誥封光祿大夫，公復慨然曰：吾雖階顯秩，固溫溫無所試也。其問學則岐嶷濡染，既諳朝章國故，而又從宦四方，盡交賢豪長者，若何子貞、吳子苾、江龍門、諸名宿，莫不上下議論，相與傾倒。天性愛才好善，雖岷隸一行，可風贊歎不絕口。騷人俠客，琴工畫師，緇黃方技，無不容接，獨不喜工於心計者。在關中好集古金石書畫，晚亦不留意，所爲詩詞，任其散失，守沖履約，翼翼乎恭銘抑戒之思乎。予嘗隨公醺飲，輒舉鄉先正遺事，以資欣賞，公尤能道其

曲折聞者瞠目搖舌，公一笑置之，而亦不自明其所涉獵也。且夫公之所專心致志，而求其必赴者，多在根本性情之地。公生時，尙書按獄楚北，風雪中，成皇帝解所御元狐馬褂以賜，家書亦至，遂以咳名小字曰楚恩。然則公之初生，卽與家國相關，其祖命之矣。少長，母鄭夫人寢疾，公不解衣者再期，藥弗效，乃剖臂肉雜藥中，亦弗效，益割右股投之，仍弗效，哀毀柴立，遂併事母之誠，一意以事父。朝夕在左右，及方伯自滇藩引疾歸，謂公曰：吾年甫艾，無需於汝，汝通籍已十稔，當出供職。公志在終養，又未忍明言，乃遷延行期，委蛇於膝下者，前後垂四十年。於時諸母熙熙，諸弟怡怡，公與林夫人推和助順於其間，方伯顧而樂之，而公之視無形，聽無聲之心稍慰矣。尙書方伯雖再世，應仕而皆以清白遺子孫，公爲家督，性又好施濟，食指千計，交際往來雜選，既不能富，又不敢貧，支拄之苦，有甚於寒素，急則稱貸以應，而窶人子，望公如歲，出載途，入候門，鴈行迭進，不罄其囊不止，而公無所芥蓄於其中，其高情曠識，又如此。迨長君督學江西，視師南洋，祿入稍豐，債負始減，而公之約己澤人如故也。予中年後，知君漸深，公亦不以同流合污視我，竊綜公之生平，少無子弟之過，長無鄉曲之謗，老無得失之患，百爲歸於厚，生安歿甯，容容多福，而赫赫不爲名也。明年二月，葬古嵐山，偕林夫人合祔舅姑之兆，禮也。銘曰：惟古陰鷲，五福難覲，禕而陳公，承先啓後，忠孝堂構，禮義輻輳，詩書乎馳驟，科名乎授受，任卹勿卹，若乳穀，象賢之賢，譬弓穀，修人達天，得天厚，佳氣鬱葱，彌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三

崗阜

四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道光丙申恩科狀元之林鴻年，字勿邨，以修撰官至雲南巡撫，與林文忠則徐齊名，而與郭遠堂中丞相蔭交尤篤，郭有寄懷林勿邨同年詩云：見石泉集客愁如夢付征鴻，百感縈迴一紙中，朋輩凋零半爲鬼，兒童婚嫁各稱翁，輾塵騎馬從頭憶，落月懷人此夜同，徑欲謁君滄海上，潮鷄聲裏躡天風，罷官後，掌鼈峯書院，二十餘年，頗多造就，第六子希村，爲名孝廉，希村子名文者，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也，勿邨著有自怡草一書，謝枚如山長書其後云：勿邨表叔，少受業於吾祖，與吾父同筆硯，端嚴劬學，無間昕夕，先祖妣何太恭人，屢稱之，長從陳竹士先生游，先生吾祖之密友也，門徒甚盛，而獨深器許，章鋌幼善病，年十一始受書，日侍先祖側，先祖則詔以爲人，及爲學之道，輒慨然曰：是昔者吾之所以教子若甥也，旣而章鋌學爲文，所見時時與世異趨，或怪之，私袖其文，質之竹士先生，先生則大喜，書其後曰：槃槃大才，此筆可以著書，先祖聞之，弗善也，顧曰：噫，此故人獎誘後進之盛心也，小子其敢以爲能，章鋌惶悚，請益，先祖乃言曰：時文者，時爲貴，顧適用之謂時，非詭隨之謂時，存濟時之心，講救時之學，爲應時之文，荀子曰：法後王，其時文之謂乎，典謨之文從字順，盤詰之佶屈聱牙，維其時也，不必是古薄今，亦不容驚今蔑古，歸王胡董西江五家，宜興六子，當其時，則皆時文也，然豈近日揣摩滅裂之所爲哉，蓋有本焉，小子識之，噫，此昔者吾之

所以教子若甥也。其後章鋌好博涉於時文，終無所得。顧時念吾祖言，則顏汗然亦無可質證者。今讀自怡草，不禁恍然曰：是非吾祖所謂爲時文而有其本者耶？夫文至於掇科甲，入翰苑，則久有定價矣。况其去取甲乙之者，又吾先人，與其時諸老先輩，小子何人，敢捧土以益泰山哉？第念竹士先生，久已溘逝，而吾祖吾父之棄養，遠者三十年，近亦二十年，曾幾何時，風氣頓異，抱此鄙吝，泊然無所依歸。維吾表叔爲魯靈光，方以師道爲世模楷，老成典型，不在是乎？而章鋌開卷俯仰，尤有家學淵源之思焉。章鋌竊私謂：人品之高下，不關窮達，文章之是非，亦不在得失，坐是困頓名場數十載，今長者不以爲不才，而誘之使言，母亦有相信於語言文字之外者乎？雖然，章鋌則何敢言文，更何敢言吾長者之文耶？光緒丁丑八月，表姪謝章鋌跋。勿邨詩文鮮見，唯有題石泉集。郭遠堂中丞著詩云：卅年北燕條南鴻，回首名場各夢中。眼尙能青惟望子，頭雖未白已成翁。鄉山獨自歸鞭早，宦海誰人舞綵同。卻爲彗星矜雲際，浩歌我亦恍臨風。蓋自言其早歲退居，頭猶未白也。遠堂中丞與勿邨交最篤，時有唱和，且有同年之誼，故其入都也，曾送以詩云：雪中飛入掌中杯，一曲驪歌別思催。珠海萬家詩早繡，玉堂十載首重迴。臣心清白盟初地，時事玄黃鍊大材。定有經綸開草昧，爲君珍重笠雲雷。故山息轍共盤桓，酒榼詩囊轉寡歡。太息人情如蜀道，况逢物貴過長安。精神銷耗憂勞積，身世牽纏出處難。一語送君還自慰，傷離無益且加餐。在山泉是出山泉，回首名場二十年，不敢嚇

人爭腐鼠，只應嚙口學寒蟬。知交磊落三生石，故物蕭條一領氈。舊雨京華憑問訊，莫言憔悴已霜顛。酬庸繡豸喜新頒，大纛高牙指顧間。吾輩行藏原分定，斯民痛癢總心關。是非公論平情案，筆墨餘波一例刪。此卽臨歧繞朝策，願言攻玉附他山。蓋是時勿邨以按察入京，引見，勿邨以詩送其行也。

五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同治癸亥科朝元楊仲愈，字子恂，風流跌宕，文名藉甚。沈文肅辦馬江船政，嘗以數十萬金，遣其之滬購械，彼乃在滬開裙釵會，每一妓來，贈以繡裙一，金釵一，一月間，數十萬金竟盡。文肅欲參劾之，以詩謝罪，事乃已。其壽葉恂予太史大焯母邱太夫人，八十大慶，句云：六子宮袍慈母線，萬家燈火玉堂春。蓋葉母六子登科，恂予且入詞林，而母壽適逢元宵佳節也。楊有憶故里西湖同杜穎叔作云：西禪寺裏離支熟，宛在堂前菱葉青。萬里扁舟歸不得，草堂舊約負山靈。楊蓋結納海內賢豪，名動公卿，不歸故里久矣。郭穀齋按察式昌與之交篤，迭有唱和。郭著說雲樓詩草，有秋日感懷，和楊子恂作云：忽忽西風又一年，空山回首思蒼然。不知泛梗終何著，但見秋花已可憐。遠道苦心愁日暮，疏檐寒色入霜天。鬢絲無限蹉跎感，都在吟邊與酒邊。新愁似草未能刪，恨事如雲去又還。舊雨不來嗟歲暮，夕陽無限笑人閒。天低蘆荻蒼茫外，秋在關河慘淡間。眼看垂楊憔悴盡，一回離別一回攀。登臨無處不相思，今日深知宋玉悲。竟有生人羨萋楚，忍教風露犯

菱枝、江湖水闊魚鱗薄，道路天寒鳳鳥飢。愁抱孤琴向明月，夕煙黯黯獨吟遲。海內塵氛萬事哀，平生壯志委蒿萊。獨憐悽愴江潭意，并入風騷筆底來。閏月黃楊偏遇厄，晚花白菊最遲開。蕭齋臘有寒梅在，共約窮冬一舉杯。又有烟雨樓憶楊子恂云：酒罷江樓夕照殘，鴈聲又過暮雲端。望君祇隔吳淞月，煙水新秋碧樹寒。及其卒後，有感舊八首之一云：年少讀書常有淚，詩成無語不驚人。分明天與神仙骨，卻爲青蓮作後身。蓋爲楊子恂觀察作也。其生前倡和之樂，及其身後推許之至，讀此可想見其爲神仙中人也。

六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光緒丙子科武狀元宋鴻圖，丁丑科文狀元王仁堪，多有逸事可述者。宋爲福州南港江口人，素業農，丙子夏，其妻正携鋤掘泥，爲取鰕易米計，捷報至鄉，妻棄鋤歸，賀者盈門，羣拜狀元夫人裙下，蓋閩俗，鄉婦赤足，穿短褲，長不及膝也。翌年王仁堪得文狀元，鄉人以館運隆盛，乃將燕譽堂前之南屋拆卸，易搭戲臺，爲兩狀元稱賀。然京中雖極盛一時，而光緒丙丁間，閩省洪水爲災，爲道光甲辰後所未見。王修撰夫人林氏，適回里，登城發粟，民心始定，修撰之本傳，及其祖文勤之本傳，已詳福建會館內，茲專述其逸事焉。修撰在光緒初年，亦清流黨之一，以敢言不獲居中，放鎮江府知府，甫到任，即遇民教不睦，游勇滋事，飛蝗入境，惄然憂之，乃售字助賑，盛暑不停，以此得疝氣，旋調蘇州，路過滬濱，時上海花榜狀元陸筱寶，爲四大金剛之一，已適人，而妹繼其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五

業，修撰偕同鄉王輯亭、孝廉炎、陳季輝等，輒讌飲其間。陸妹請留靴爲念，有人以告江蘇巡撫奎樂峰，後意欲中傷之，奎笑曰：風流太守率如此，不久即到任。府署有木蘭堂，暇則與幕僚暢談，然遇冬防緊急，輒自出巡，有日赴福觀察讌，觀劇畢，回署疾發，卒不救。周太夫人及林夫人均在側，而時醫高霞九，則挾麝香帶以卸責，蓋先是無錫縣令吳觀樂，嘗製贈，而久未用，忽用之而襲寒，竟卒。林夫人有孕，距臨蓐僅五日，而遺腹孤彥超生，張南皮聞喪，告人曰：將曷以慰其母妻，奎撫聞耗，頓足曰：吾誤之矣。言之淚下，翌年柩方回閩，吳郁生輓修撰云：君適安歸，令天下士林短氣，我來已晚，聞吳中赤子悲號，蓋吳於甲午放差，乞假甫旋里，張文襄輓云：繼林勿邨爲閩省大魁，江海一麾，政績早超前輩上，後陳恪勤作蘇州太守，滄浪入畫，聲名雅與昔賢齊，梁文忠鼎芬輓云：香花士女，送君彈指間，吳地淒涼萬事了，風雪江天，是我斷腸處，焦巖搖落一身存，蓋文忠被議後，隱居金焦間，常住海西庵，庵僅茹素，間日輒過鎮江府署，與林貽書開壽太史，沈愛蒼瑜慶撫部等，爲山水詩酒之遊，過門大嚼而去，如是者三年，貽書爲林錫三師傅，天齡子，錫三以編修入直上書房，既又充宏德殿行走，時時以不稱其官爲慮，後再任江蘇學政，未幾卒官，謝枚如詞話載其新竹，調寄滿庭芳云：暖坼泥痕，嫩連苔色，雨聲纔作瀟瀟，無人庭院，獨立丰標，恰好二分宜水，不禁得露泣烟銷，平安否，報書何處，問訊到東橋，飄蕭看鳳尾，纔扶欲起，已定還搖，且長祝東君，放使干霄，不負前年醉日，綠窗

下樽酒頻澆。薰風早。檀欒三徑。待爾洗炎歊。又有題賭基山莊集。調寄百字令云。有才如許。算古人。抗手蘇辛。姜史。獨把性真。抒妙語。嚼墨淋漓滿紙。身世飄零。朋歡聚散。俯仰多悲喜。一尊看劍。眼中誰是知己。肯說射虎屠龍。少年豪氣。今日銷磨矣。漫向風騷尋墜緒。端合名山位置。道上衣塵。齋頭灑淚。曾是銷魂地。有心人也。伯輿當爲情死。君真作者。只嘲風弄月。酒邊餘技。甘向宣城低首拜。屈指才人有幾。著屐風流。賭棋手段。都是君家事。行藏難定。閉門聊作長計。况乃烽火天涯。哀絲豪竹。行樂爲佳耳。一笑紅塵勞刮目。把臂狂歌而起。無恙青衫。有情綠鬢。等是憐顛頓。讀完詞卷。還君盈把愁淚。師傅三子。貽書。原名開馥。婿於王。客修撰幕時。尙未第。後改名開蕃。聯捷成進士。修撰由鎮調蘇。貽書北上。文忠之漢。聞喪來哭奠。昔賢友誼之殷可知也。修撰生前。有風流太守之稱。何肖雅觀察剛德跋公集云。憶丙寅。余與忍齋。客游鷺江。忍齋酒座有詩曰。憂樂斯民百感并。樽前絲竹且陶情。願傾四海合歡酒。且學文山前半生。回京時。毀庵意頗不然。余辯之曰。此即魏徵願爲良臣。不爲忠臣之意。文山後半生不祥孰甚。有何可學。年少豪放。亦無意中作謔耳。誰知此詩後竟成讖。痛何如也。王輯亭孝廉炎云。可莊得力內助者多。林夫人善磨墨。家藏古墨多。而調製非夫人莫屬。鄉士子應朝殿試者。輒向求墨。資訓四弟景埜。壽林夫人八十大壽云。鄉居足樂安螺寄。朝士猶能說麝煤。蓋指此也。其五十壽文。則陳太傅序之情文竝茂。琅琅可誦。序云。余以同治七年入都。壻於王

氏。妻弟可莊亦新婚。比屋居。是時外舅姑甫逾四十。吾父母年相若。宅心篤厚。理家勤樸。亦相似。余長可莊一歲。意氣文字交相下。益相得也。王陳之交舊矣。文勤公廷對。吾曾祖與讀卷。吾祖又師文勤公。吾祖督陝儲。文勤公適撫陝。故吾家與外舅交最稔。至是外舅喜余與可莊兄弟習。復熟聞螺州山水之勝。時時厲書吾父。約卜鄰。且屬釀村秫。儲以歸老。及今思之。猶昨日事也。可莊提學山右之明年。余亦有西江之役。自是不復見國門。可莊既歸。葬吾外舅。就余於南昌。至瑞州而別。又五年。試粵。假歸。宿余滄趣樓。復申前約。欲買地先種樹。余笑謂君方嚮用。忍言退耶。又四年。可莊以憂憤言事。不得居中。乃盡瘁爲循吏。吳之吏民。爭賻歸其喪。淑人因得奉病姑旋。喪葬既畢。以其贏買宅一區。田數畝。家於余居之左。蓋自吾外舅舉念以來。將三十年。及淑人之身。而始成之也。淑人自爲婦。以迄爲母。率處約境。故尤尙於勤。先後舉十一男。而存其七。長孝繩已。抱孫幼者。方離襁褓。孝繩賢且才。自以世臣。懼弗任繼述。汲汲於古今中外之故。蘄爲有用。而以其暇兼及農圃之事。所居窗外。即水田。杭秫秀翠。染衣袂。歲云秋矣。淑人日坐堂廡。帥諸婦治寒服。課臧獲打稻簸穀。村之疾苦貧窶者。乞藥丐錢。集聒其側。若不知其膺二千石之封誥者。然王氏遷閩十傳。至文勤公。而貧而興其家。至吾外舅。又貧而昌其後。今可莊未竟厥施。復遺子以貧。而淑人又恪守舅姑之家法。以日訓其子婦。無論知與不知。皆決王氏之必再振。洲之中。吾陳以外。若吳。若林。皆族姓數千人。淑人又多

男自茲以往不及百年，不且並三姓而四耶。固可於淑人券之矣。今歲淑人五十，余夫婦亦五十矣。孝繩以文請余，一星以來，憂患瀕仍，一無可意，惟喜見親串中有賢子弟，况如孝繩者哉。則益惘然於前後悲歡離合之致，拉雜書之，以誌淑人相居吾村之由，益以見吾兩家之睦誼，用詔後來，其有當於淑人之意耶。時光緒二十三年九月，賜進士出身，前內閣學士，陳寶琛拜撰，是序祇詳兩家姻連之好，而於修撰治鎮治蘇之政績不詳，蓋世所周知者，教案牛賑等，已詳史傳，毋庸贅述。古人之詩中有畫，此即文中有畫也。如所謂釀村秫，儲以歸老，及秀翠染衣袂，乞藥丐錢，集聒其側者，非耶。修撰一生爲循吏，清而且廉，其座師黃漱蘭侍郎體芳，輓句所謂廉吏可爲乎，祇餘身後圖書，與兩郡清風，付與兒輩，老夫亦耄矣。剩有病中涕淚，隨長江流水，灑向君前數句，可以盡君之平生矣。

七 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光緒壬辰科，南元之方家樹，字雨亭，由翰林改官，令浙江桐鄉，有政績，林琴南孝廉紓，曾爲之志墓。閩中之仕浙有聲者，郭穀齋，林迪臣，林伯穎，董桂友外，當以方家樹爲最。蓋方開風氣之先，而能爲浙士務實學通時務也。

志云，浙江桐鄉有循吏曰方公，諱家樹，字雨亭，閩之侯官人。光緒壬辰進士，廷試第一，入翰林，改官兵部，以選得桐鄉縣，知縣，桐鄉再躡於赭寇，逾五十年，元氣粗復，民仍敦樸，無復開敏。公至，集桐士於桐溪書院，試以論策，更建白社書院於屠鎮，凡去縣遠不能至者，皆令就白社學。未暮年，士乃稍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稍獵略古籍，通曉時事，公日延接其秀異者，禮之。又恒微服出行郊郭間，問民疾苦。時方患盜，則出資募丁壯，徼巡城中，盜警以息。明年調秀水，送者空城邑。既到官，榜於縣門曰：凡負枉欲愬之長官者，自署狀至，勿緣吏役，日再蒞堂皇，受而聽之，遂清舊牘數百。鄰邑父兄爭越境來愬，公慰遣之，咸涕泣以去。秀民多業蠶，蠶失飼而疫，公立蠶學分館於邑中，驗蠶並絲業，復昌邑之北門，有淫祠一區，莠民造詭說，謂神能福禍人，捐金錢者，踵屬於道，公率數騎至而平之，徹其香火，即其地立塘灣學舍，課士，又創立蒙學，苦無資，則牒上大府，請重稅鴉片，以資學，議者大譁，公弗爲動，卒行之。又明年，得檄歸桐鄉，北方新用兵，西鄰責歲幣，急則取之民間，吏因緣爲奸利，公臚其弊，上之大府，大府稱可，頒之七十二州令，一一如方侯言。秋薦飢，盜發近邑，而所謂青幫紅幫者，爲患尤烈，公大出資，更募丁壯，即江上刺取賊蹤，已得賊渠，公揚言將縛赴會城聽鞠，已乃即所劫掠地，殲三渠，杙其頭曰：是賊渠，曾剽取吾民者，既以法盡之，協從敢仍渠所爲者，得無赦。邏偵既密，盜舟過桐江，輒獲，雖遠必招取主者，歸其贓，公聽斷神，老病荏弱者，咸令坐聽，勿踞處，外人有禮，衷讞定，教民亦無敢挾外人持短長。一邑稱平，公少負才望，既通籍，始講經濟之學，甲午上書皇帝，言遼瀋根本之地，不宜委敵，不報。既改官，遂參依將軍，軍於塞外，爲將軍籌建鐵路，以西法練健兒備邊，均以財絀格不行。行者第闢圈禁之地，縱民耕耨而已。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年四十六歲，公與余壬午同年，出

長白侍郎寶公門，余好齷言，遇事輒責公，公夷然未嘗有忤，語人曰：張弼余部郎，謂我友畏廬者，當忍其峭峻，故遇事益下余。庚子余客杭州貧甚，公謂高媿室曰：畏廬困，當以五百金餉畏廬，媿室曰：畏廬方責君嚴，餉之且謂公重汗之矣。公沒，媿室舉以語余，嗚呼！余一嚮處公包容中，乃不之覺，五百金何足言，所難者累折而不吾絕耳。公弟家澁家泌，屢以銘徵余，余把筆輒恐不能書，今媿室又亡矣，吾將銘媿室，不能不先銘公。公大父某，父有詩，均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子三長和留學美州，以助學務，叙勞得知府，次某，又次某，女三，長適某某，次幼未字，公於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已前葬于某山，余今爲補其銘曰：不鈞微而止其奸，不取寵而安其官，振飢而熨寒，豪莫敢趨，而讜胥莫敢面而謾，焦心苦思，外罷內殫，永息於茲，松杉千盤，隱德滋遠，嗣續足觀，繼方之後，而掄元者，爲大字題版所列，光緒乙未科會元之陳海梅，是科武會元爲潘濤，蓋文武兩會元，均出閩中，亦科名一佳話。海梅字香雪，是科題爲主忠信，末二比文甚佳，闈前夢天榜開，有名陳每每者，故易己名爲海梅，又取鄧尉梅花繁盛，有御書香雪海故蹟，又自易其字曰香雪，子名培錕，字韻珊，戊戌翰林，海梅於是科補殿，以知縣用，此郭筱麓太史云然。

八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順治丙戌科會試中式之林起龍，及戊戌科會試中式之林雲銘，辛丑科會試中式之鄭開極，均有逸事可述，林於清史有傳。

傳云：林起龍，順天大興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請嚴禁白蓮、大成、混元、無爲等邪教，務絕根株，俾閭閻勿惑聽聞，又以守令得人，則教養行而下向化，請以招流亡、墾荒蕪、巡阡陌、勸樹藝、稽戶口、均賦稅、輕徭役、除盜賊、抑豪強、懲衙蠹、賑災患、濟孤寡、修濬溝池、平治橋梁、興舉學校、十五事考其最殿，而大吏以時訪察，俱如所奏行。四年正月，劾山東巡撫丁文盛庸劣無能，致盜賊充斥，因薦大理寺卿王永吉可代，文盛下部議，以起龍徇情薦舉，降二級外用，尋坐誣劾登州道楊雲鶴贓款，擬革職，世祖章皇帝親政，覽前奏，以起龍因彈劾不實罷廢，尙非品行玷缺者比，詔來京候旨，十年十二月復原官，時軍旅數出，需餉孔繁，未暇講求積貯，而八旗禁兵所得月餉，僅堪糊口，起龍請敕司計諸臣，悉心籌畫，先實京倉，以及近輔各省倉儲，務使水旱有備，調發裕如，又言昔年兵在盛京，無餉而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揆之時地迥異，法制尙宜更定，凡駐守征行，所需馬匹、草束、軍裝、戎器，悉動官帑，估值分給，俾籌備有資，無致拮据，疏入，上諭吏部曰：滿洲兵建功最多，資生無策，十年以來，章奏未有言及此者，林起龍所奏，思慮周詳，條畫有緒，實心爲國，忠誠可嘉，嗣後有關政治民生利害興革者，言官俱宜直陳無隱，如果有裨政事，朕不靳懋賞，諭部議叙，以五品京堂用，起龍懇留任，得旨加銜，仍原職，十一年轉刑科，加大理寺丞銜，疏陳州縣官媚事上司，耗費不貲，狀乞嚴飭禁革，並請遣廉能大臣，巡行各省，體察情形，延訪利弊，疏皆稱旨，飭部議行，復疏劾總河楊

方興用賄署官，侵尅工料，不塞決口，致河北盡遭淹沒。工部尙書劉昌，不行糾劾，乃議令督撫詳勘九河故道，稽延日時，冀爲方興掩罪。事下王大臣訊鞫，起龍與方興、昌面質無實，坐杖流。上特宥之，改降三級調用。旋補光祿寺署正。明年諭吏部，列科道因言降革者以奏，起龍得授大理寺丞。十三年，洊擢右通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十五年，調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明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七月，考滿蔭子入監。八月，請更定綠旗兵制，使兵馬器械無虛額，訓練行伍，非具文，留有用之兵。裁無實之費，取材技於武科，責管養於總帥，章下所司議行。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銜，巡撫鳳陽。先是立懲貪例，官吏犯贓，照輕重科罪，不許納贖。至是起龍請仍舊章，收贖充餉。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從所請。諭曰：立法止貪，今因濟餉而貸法，如民生何？所奏俱不准。仍前例行。聖祖仁皇帝嗣統，授起龍漕運總督。康熙元年，疏請豁免東海遷居民所遺地糧，報可。又疏濬涇河閘，淮城迤南運河七十餘里，直達射陽湖，近海田廬免患。下部知之。五年，上言：漕運倚於河防，濟寧暨臨清一帶，勢雖建瓴，泉湖蓄洩，隄閘鱗次，請飭有司修築，俾無廢缺淺阻。又疏禁運丁，毋得病民。運弁毋得病丁。條議以上，請旨頒行。時江南浙江省，蘇松常嘉湖等府，穀賤，白糧折徵，舊額浮於市價，請改徵本色。上並納其言。初起龍奏禁運丁，多携貨物，遲滯漕運，令沿途監司，節次稽察，儀徵瓜洲，責之總漕，及漕儲道，淮安責之淮安道，濟寧責之總河及濟寧道，天津責之倉場，及催漕分司，以專責成。會裁漕儲道。

糧艘至儀徵瓜洲，起龍不復委員稽察。至濟寧運丁，有額外携貨者，事覺，總河盧崇峻具疏舉報。部臣令起龍咨送盤驗，不實諸職名。起龍以道員既裁，申覆。六年四月，御史張志尹糾其不自引罪，巧言支飾。上命起龍回奏。起龍謝溺職，乞賜罷斥。下部議，坐失察，命降三級休致，以疾卒於家。

按傳謂其爲順天大興人，然福州老館題名版額，則謂其爲福清人。順天中式，蓋林原籍福清。應順天北闈中式後，聯捷成進士，始入大興籍。即此區區版額，亦可補史傳之遺。林雲銘，字西仲，曾注莊子，名曰莊子因。又選唐宋八大家，加以注批，名曰古文析義。自康乾迄今，幾於家有其書。人無不讀。劉猷廷，繼莊廣陽雜記，載其故事云：林西仲爲徽司理，汰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閩得釋。西仲於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寅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於次月復閩。新安迴龍寺僧，嘗爲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頭痕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彷彿相符，幻異極矣。噫，然則林西仲其爲迴龍寺塑佛之後身歟？與賭棊山莊詞話所載相同。詞話云：閩縣林西仲，以議論古文得名，亦能詞。有吳山鷓音菩薩蠻守歲云：譙樓只聽三更鼓，今年便把明年補。總是一宵分，遂成兩歲人。通宵臨鏡好細看，如何老看去，不爭多。爭多能奈何念，如嬌詠愁云：問愁何物記當初，那里和伊相識。慣認眉尖尋舊路，誤我花朝月夕。向壁搔頭，蘭干倚徧，倦眼慵春色。平蕪大地，一齊顰皺如尺，正苦自，苦頻催，無端萬緒，牽我腸應直。戶

掩黃昏剛就枕，惡夢更番突入，斥去還來，除非拌飲，醉死華胥國，酒多晨困，又將前病添劇，耿逆作亂，要西仲降，不應囚之三年，初入獄，夢頭飛去，既出獄，復夢頭飛歸，妻蔡氏步仙捷，通經籍，與同患難，後寓錢塘家焉，女瑛玲，適閩縣諸生鄭鄰，皆能詞，林氏一門風雅，伉儷與同患難，尤爲世所難能，即言其政績亦殊有可觀者，仁和王暉丹麓，撰今世說云，林西仲，出理徽州時，有府吏專寵稔惡，林廉得其蹟，逮至欲杖斃之，吏呼曰，小人罪固當死，但以不能改過遷善，賞恨泉下耳，遂釋之，後吏以善稱於時，及林罷去，泣於道左曰，非君之嚴，我竟以爲惡生，非公之寬，我竟以爲惡死，聞者咸異其言，又云，雲銘理徽九載，多異政，奉裁歸里，著作益饒，吳方漣侍御，見所註莊子，因嘆爲標旨清殊，迥絕群議，然則林之政績，豈尋常者所可同日語哉，鄭開極，清史雖無傳，然曾見於陳恭甫所著之東越儒林傳。

傳云，鄭開極，字肇修，侯官人，順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康熙八年，主雲南鄉試，三十年，以諭德督學浙江，教諸生先行誼，而後文章，嘗編定黃道周九經解，行爲人平易，義有不可毅然形於詞色，人敬憚之，假歸鍵戶，四十年，當事罕覲其面，建宗祠，置祭田，以厚宗族，五十二年赴闕祝嘏，賜予加等，五十八年八十重宴鹿鳴，鄉閭誇爲盛事，卒祀浙江西湖名宦祠。

又考福州濬湖事略，稱康熙六年，開極與陳丹赤、高宮等，呈請當道請復西湖，見西湖志則鄭固有功於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

福州水利者也。

九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順治辛卯科，鄉試中式之陳丹赤，順治乙未科，會試中式之蔣宣，均以忠孝著，國史雖無傳，而福建通志曾載丹赤不肯獻城，耿逆寧以身殉，兵刃事，志云。

陳丹赤，字猷之，閩縣人，順治八年舉人，授四川重慶推官，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以兵部郎中，出爲浙江僉事，分巡溫處道，康熙十三年，平陽叛將司定猷，通耿賊，兵逼瑞安，温州副將楊春芳，忽撤兵去，城中官弁多通賊，丹赤固守南門，誓與城存亡，先是總兵祖宏勳，與賊通，陳甲仗於城東，集文武官議事，欲以兵脅丹赤，既至，兵皆露刃，夾階立，宏勳曰，無兵無食，將何以守，丹赤曰，援兵前鋒，已集五千，何言無兵，餉儲可給六月，何言無食，宏勳語塞，賊黨出耿逆書，誘猷城，丹赤怒罵，祖宏勳，知不可奪，目千總高魁，持斧擁丹赤出，兵刃交下，死年四十有六歲，疏聞，贈通政使，賜祭葬，諡忠毅，又考蔣宣母老，乞養廬墓終身，尤爲世人所難，福建通志紀其事。

志云，蔣宣字子陸，侯官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樂平知縣，以母老乞歸養，十三年海寇攻城，宣分守西門，賊平，錄功擢知高郵州，辭不赴，母卒，依坐廬哀慕終身，有問田集，丹赤有玄孫曰登龍，以舉人大挑知縣，尤能敷化邊陲，竟有陳青天之稱，陳恭甫大史爲列於東越文苑後傳。

傳曰，陳登龍，字壽朋，號秋坪，其先金陵人也，明季始遷閩中，高祖丹赤，舉順治十年鄉試，歷官浙江

溫處道、耿逆變殉難、謚忠毅、曾祖一夔、以難蔭授夔州知府、登龍七歲而孤、母黃氏食貧、以剪綵爲生、撫登龍與一弟二妹以立、登龍勤苦力學、博涉典籍、爲文宏富、尤長於詩古文辭、旁及琴棋書畫、年二十六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九年、舉於鄉、累上公車、未第、大挑一等、分發四川、試用知縣、署大全州、即前大金川地也、歸化新、未立學、生徒附雅州、登龍捐廉俸、請於大府、奉准設學、每試八名、移蘆山縣學訓導、改設於此、創文廟、重建和川書院、以訓士子、豪奪孀婦田、登龍勘斷明確、豪不能欺、歸田於婦、囚袁某處決、子穉無所歸、登龍收養之、終其身、人稱陳青天、立生祠祀之、學使歲試文章場、弊覺、付提調治之、登龍唏噓不忍、察其悔也、白學使竟釋之、旣是童科、試入學、尋登賢書、膺民社矣、四川邪教滋事、總督勒保、雅好文翰、或荐登龍、登龍慮殺口僥倖却之、嘉慶元年、覈難蔭世襲恩騎尉、登龍弟登爵、未成名讓之、調青神縣、委署裏塘同知、裏塘本古三危地、卽唐之吐蕃也、地甚寒、不生五穀、人多剽悍、設土司以領之、歲時來賀、性多欲、登龍知其意、輒加惠與、土司死、子幼、其妻代攝、他族欲爭之、登龍訪於衆、廉其情、竟立其子、人人稱誦、調雅安州、部推遷安陸府同知、赴任稽遲、詣京師候選、授建昌捕盜同知、差委買鉛、丁內艱歸、囊橐蕭然、授徒自給、杜門守困、絕州縣刺謁、與諸生詩畫自娛、年七十四卒、著出塞錄一卷、裏塘志略二卷、蜀水考二卷、大全州聞見記二卷、讀禮餘篇二卷、詩集十四卷、雜著四卷、陳丹赤報國捐軀、克昌厥後、蔣宣終身廬墓、著作等身、此豈僅科

第之榮、實可爲鄉國生色、

十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順治壬辰科、會試中式之金鏡、字陟三、順治辛卯舉人、以罹耿變、謫奉天、其遭際至艱、各家紀載、鮮有傳其事者、唯蒲子雅志中、曾得其子文瀾小象、象已脫落、而勞之辨一傳、叙金君孝友行狀頗詳、錄之亦足增閩中一故實、傳謂金爲侯官人、而題版謂金爲閩縣人、蓋閩侯同在省垣、彼此固可通籍也、

傳云、金文瀾者、閩之侯官人也、號紫霧、諱濛、行五、先世爲閩望族、父諱鏡、字陟三、余甲辰科、邀夫子知遇、得蒙房荐、夫子順治壬辰進士、由行人歷部曹、任浙江督學、任滿回籍、罹耿變、謫奉天、斯時文瀾年甫十六、其嫡母郭宜人無出、繼母林孺人、生長兄澄、三兄滢、庶母陳氏、生次兄潮、六弟泳、梅生、四兄澐、而文瀾亦庶出也、母釐江陳氏、生文瀾一人、八齡而出繼胞叔子美公、爲子美公、承重、服叔祖母喪三年、及被籍、諸親友念金氏一門北上、文瀾幼、莫任家事、欲以文瀾代、次兄海門竄、而免陳孺人北行、文瀾念吾得事吾父、且全吾母、上安祖宗爲孝子、爲悌弟、在此舉矣、遂挺身代、閩中當事交口稱賢、迨後甲子秋、海門果鄉薦、辛未成進士、人中秘、族黨親知、塞北京華、咸以文瀾爲重、文瀾生母陳孺人者、最賢慧、事上接下、罔不肅雍、然常多病、當文瀾往北侍父、諄諄訓義、割愛魂銷、遂拜禮空王、長齋繡佛、夫子至瀋陽、尙多門生故吏、音饋不衰、一門俱在、不稱寂寞、而陳孺子然一身、舉日

淒涼。文瀾在遼年長，而念母倍篤。塞外秋高，南飛征雁，杳杳白雲，茫茫瀚海，音書無路，言念及此，令人淚下。乙丑歲，夫子易簣瀋陽，文瀾以一身肩重任，囊空若洗，毀容骨立，衣衾中禮，棺槨從儉，上事諸母，外理臧獲，無不曲當，而奉天當事及燕臺諸公，至今嘖嘖不置。嗚呼！文瀾盡人間之苦境，歷天壤之坎坷，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海門携眷北上，而文瀾生母與其室林氏得附偕行，文瀾來京，相會於天津舟次，遂止於京。在余之署左，余起居問候，一如骨肉。凡閱三載，文瀾復出塞，往來省親。甲戌秋，文瀾舉長子於京，文瀾貧甚，余不佞與鄭山公、鄭幾亭、韓慕廬、許時庵、顧懿樸諸公，稍佐其家。乙亥春，余省親給假，蒙皇上諭旨，遂偕文瀾眷屬南返。至秋，文瀾復單身北上，舟渡黃河，颺風幾溺，聞空中神呼孝子聲，賴得身免。仲冬方入燕，未出關，奉旨得捐贖，文瀾聞報，奔走京師，求助同年世好，余亦首倡。文瀾晝夜焦勞，秦庭血盡，三叩於總憲之轅，得沐聖恩，骸骨歸故里。文瀾匍匐從事，由京出塞，自奉天扶柩至閩，嗚呼！我夫子當謫之時，猶望生還，誰知旋里之際，竟歸雙櫬，此亦極宇宙之悲傷也。嗟夫！文瀾代兄而兄志遂，孝父而父骸歸，痛生母之苦，而得待養天年，歸諸母於家，而得各安其養，以身入成均，一官半組可也，即未然，悠悠十畝，鷄豚以供甘旨，經史以課兒曹，亦無不可也。而文瀾以三喪未封，馬鬣辛卯春，又自閩達浙，告余曰：先人未葬，如子職何？窮途求策於君，遂言家事，淒然淚下。余曰：是舉也，余當任之，以連年仕路崎嶇，家居待命，師德未終，中情抱疚，然非千金莫

了此事，不佞爲之倡首，以及世好，麥舟有助，爰望同人，事未幾，而文瀾之生母得疾矣，無何而凶訃疊至矣。文瀾此時已不欲生，違計其死，耿耿余懷，又爲中止。嗚呼！余在夫子門牆，歷歷目擊夫子之待辦也，猶如子也，辦之待夫子也，一如父也，苟可得爲者，莫不竭蹶以赴，然髮矣，念文瀾年已半百，從此而往，天相其人，遠大貽謀，自能遂志，然而苦矣。文瀾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精，少慕孫吳，晚逃佛老，善奇門太乙之精，喜天文劍術之奧，遇朋友則肝胆淋漓，遇意氣則心胸冰雪，無卑卑之度，鮮瑣瑣之行，素交友之最莫逆者，有鄭山公、許時菴、鄭幾亭、陳省齋、黃叔威、羽士吳全陽諸公，當知余言非阿所好也。嗚呼！孝親悌弟，不避艱辛，孝之始也，侍母終天，孝之終也，不以諸兄爲待，而營先人得歸泉壤，孝之畢也。嗚呼！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發其身，必發其子孫，孝之理也。然惜余老矣，朝不謀夕，蒙聖恩以原職待命田間，追念我夫子生平，在京在浙，儀型如在目前，往往在同年世好之中，未嘗不感嘅傷懷，有志未逮，今甲午秋，文瀾來浙，值余添孫之候，余謂文瀾曰：君半世之流離患難，唯余知之深，今君服闋，而余起居異常，不如向日，余尙未填溝壑，爲世兄傳其行藏，他日足徵我二人之知己，異於他人也。謹將文瀾之大概，告之人，謂爲文瀾之傳也可，謂爲金孝子之小傳亦無不可，爰爲之傳。康熙歲次甲午八月後四日，通家世弟石門勞之辨，頓首拜題。

題跋於此傳者數十家，茲擇要錄之云：碧海黃塵事有無，翩然遼鶴返清都，人生是處皆成幻，合把

雲烟寄畫圖。書連屋宇樹連雲。舊業藏山玉尺聞。玉尺山在君家宅內好向吟臺理新詠。西鄰風月要平分。爲文瀾年學兄題於都下之警露軒林佶。秋風遼海哭文章。歸去匡床插古香。今日披圖見仙骨。可憐猶帶玉門霜。奉文老世學長兄正。弟許遇。孝友足千古。行年甫七旬。圖傳辛卯歲。萍遇甲寅春。短鬢青青改。方瞳炯炯神。情疏朱紱遠。興寄紫芝新。高潔陶元亮。風流賀季真。人稱鷓鴣子。自號葛天民。瑞氣輝南極。靈根託大椿。七還精化炁。九轉雪成銀。期羨同行侶。義皇以上人。爲言遼海事。勝問武陵津。甲寅春仲。寓三山會館。得識文翁金五先生。披圖命咏。不慚譎陋。謹呈百字爲壽。山陰晚學。陳時夏拜題。束髮聞標概。趨陪近渭陽。(幾庭舅氏。亟稱先生孝友大節。幼學卽稔聞)爲嗟純孝久。因省懿蹤詳。冰雪關山苦。鬚眉翰墨香。披圖見真性。帶草意何長。青圃林枝春。拜題。按勞之辨。傳金文瀾。不啻爲其父。陟三先生立傳也。陟三遭遇。與陳省齋同。省齋得李文貞之救援。聖祖免其一死。陟三與省齋同謫。天不與年。竟卒戍所。而其子奔走萬里。負骸歸葬。其困頓屯蹇。極人世之至艱。勞君知之至深。故其述之也至切。不唯文瀾孝友之懷。可以風世。而勞君師生之誼。生死如一。求諸近代。亦豈易覯哉。

十一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順治甲午科。鄉試中式之蕭震。字鳴霆。一字長源。侯官人。世有所謂蕭御史傳者。稱其爲順治九年進士。由大名府推官。行取山西道御史。假歸再以原官召未至。丁父艱。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二

服闋而耿逆變作。震與高天爵等。投簡親至軍前。約爲內應。事洩遁出南城。耿使人促殺於板橋上。眷屬四十七人。同殉於宅後池中。著有蟄庵集。道山紀略。雍正四年。入祀褒忠祠。蘭修庵。消夏錄。謂震宅在西峰里。以上俱見西湖志

十二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康熙壬辰會試。中式之林佶。戊戌會試中式之許均。癸卯鄉試中式之陳治滋。此爲閩縣人。又有康熙五十二年會試中式之陳治滋。乃長樂人。與此異。皆以文學蜚聲海內。林佶清史有傳。

傳云。佶字吉人。康熙五十一年特賜進士。授內閣中書。佶工於楷法。亦善篆隸。文師汪琬。詩師陳廷敬。王士禎。琬之堯峯文鈔。廷敬之午亭文編。士禎之精華錄。皆其手書。付雕。廷敬士禎之集。皆刻於名位烜耀之時。而琬集。則繕寫於身後。故世以此稱之。

相傳。佶家多藏書。徐乾學。錢通志堂經解。朱彝尊。選明詩綜。皆就傳鈔。著有樸學齋集。烏石山志云。佶字吉人。號鹿原。侯官人。受文於長洲汪琬。以拔貢入成均。受詩於新城王士禎。時王鴻緒修明史。延佶與萬斯同。互任編輯。康熙三十八年舉人。以楷法精工。入直武英殿。鈔寫御集。五十一年。特賜進士。佶名在第一。官內閣中書。家多藏書。有樸學齋詩十卷。文一卷。小記一卷。其焦山古鼎甘泉宮瓦詩各一卷。刻入昭代叢書。乾隆福建通志云。佶有北阡草廬。在馬園山。中有藤澗。佶自記烏石山志云。西園在城南。烏石山在城南。在順治間。歸孫氏。康熙間。林州守遜居之。子侗。佶讀書於此。名曰荔水莊。閩雜

記云。中歲閩書家。最著稱者。宋莆田。鄭樵。林寔外。如方漸富。文閣。方千寶。三餘齋。亦有名。明則侯官徐興公。汗竹齋。宛羽樓。晉江黃俞邵。千頃堂。皆有書目行世。國朝則有林吉人。李鹿山。何述善。鄭昌英。陳蘭鄰。劉奐爲。諸家。近若梁芷鄰。陳恭甫。何郊海。聞所藏皆十餘萬卷。信既藏書富。而又工文學。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曾選其甘泉宮瓦歌云。甘泉漢宮遺古瓦。何年棄擲荒隴下。泥沙埋沒風雨剝。誰人物色求諸野。阿兄游宦西入秦。嗜奇好古搜沈淪。西京文字傳絕少。何意長生四字完。形神自注文曰。周圍一尺有二寸。水清翡翠光鮮新。非篆非隸含古意。不瑀不琢歸元淳。歐陽集古見未到。劉敞博雅誰探真。二千餘年復寶重。轉憶飛廉太乙俱成塵。當塗銅雀非儕偶。歷十四朝真可久。寶氣逾晦逾光明。肯讓漳河片瓦傳不朽。又遊武夷登一覽亭云。吾閩武夷山。乃是昇真文化之洞天。中間溪流有九曲。三十六峯階折相排映。我家去山七百里。迢然神往已十年。雖未扶藜臨澗谷。早有清夢來騰騫。今冬適經雙溪口。舟子西指思迴船。興高踴躍決探勝。四日逕到仙宮前。凌晨登筏。泝霜瀨。山容面面堪沿緣。幔亭巍峨聳雲際。玉女秀出清而妍。虹橋千載駕陡削。接筍一線梯鈎連。嫣然花竹藏別塢。小九曲內宜安禪。隱屏精舍昔講學。窄且奧處羅羣賢。雍雍絃誦倡權曲。會心微妙超言詮。盤遊六曲望不極。有亭半憑空懸。虛無縹渺往欲斷。猿鳥絕跡惟雲烟。捨舟輕身陟危躋。聽徹水樂鳴濺濺。仙船天路落不落。誰弄狡獪疑彭篋。險艱歷盡到奇絕。天遊古觀山之巔。亭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四

稱一覽小閩越。抉眚遠睇無涯邊。此時不知身在何處。便思脫遺人世。同飛仙。丹山碧水如此勝。恨不早拍洪厓肩。會當買山旁雲壑。盡載羣籍來摩編。山靈愛山亦愛我。定應招我棄官賦。就歸來篇。讀此詩者。則估之幽情逸韻可見矣。信有子曰洙雲。名正青。字蒼崖。亦以詩名。著有瓣香堂集。鈔傳世。謝枚如。章鋌。曾序之云。閩稱海濱鄒魯者。數百年山水奇以秀。於星度屬牛女之墟。文風蔚然特盛。顧好樸學。而不善爲名。出一詩文示人。輒訥訥面發赤。故後生見聞寡陋。不知學。或耽於古。則譁然目以怪若癡。而其子弟。亦不敢以表章前哲爲盛事。噫。此所以相率而趨於喬宇嵬瑣也。可勝嘆哉。余成童時。聞先進人。皆有著述。而皆不得見。幸得見者。率殘破首尾不相屬。此瓣香堂集。亦其一也。是集假之友人劉筠川。筠川得之烏麓程氏。爲侯官林吉人哲嗣。洙雲所作。吉人於汪鈍翁陳午亭爲高弟。洙雲耳濡目染。故其文頗進退有法。而不合者。十之二三耳。乃其生也。名不入中原壇坫。死未數十年。而鄉黨無有舉其姓氏者。豈其才誠不如夫世之赫赫有聲譽者哉。觀者亦可以知其故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余因以意區別其關掌故。而步趨古人者。凡若干首。鈔爲一卷。並錄其原目於前。而附鈔目於後。以備考云。嗟夫三代以下。唯患不好名。歆於名斯奮於學矣。一無所動於中而成者。吾雖不敢謂三代以下無斯人也。然而難矣。且夫果有其學。即好名亦何損哉。吾願吾閩之人思之。道光丙午年十月既望。謝章鋌敬誌。謝君既序其鈔集。又雜錄其遺事云。吉人著述

有義法。洙雲傳其學，留心文獻，熟掌故。著榕海舊聞、榕海詩話若干卷，顧其書多散佚不傳。付梓者，只小海場志。蓋洙雲爲小海場鹽大使時所纂也。偏隅僻陋，無可記述。若其文集，所以稱瓣香堂者，因瓣香堂建在烏石山。蓋曾子固守福州時，曾於烏石築道山亭。吉人欲於其處築堂，取陳后山生平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句，名之曰瓣香。甫趣工而吉人歿，堂實未成也。洙雲欲繼先志，亦終無力，因取以名集，以志不忘。近人乃於其地築之，仍名曰瓣香。奉會文定，而以吉人之主配焉。見謝枚如洙雲既卒，謝枚如又爲之別傳。蓋洙雲不自爲名，而謝公唯恐其名之不彰，用意厚矣。別傳云：林正青字洙雲，侯官人。祖直隸開州知州遜，父內閣中書佶。佶從長洲汪琬、澤州陳廷敬遊，著述有義法。正青傳其學，留心文獻，熟掌故。著榕海舊聞、榕海詩話，凡若干卷。顧其書多散佚不傳。雍正十一年，簡兩淮鹽政官，初正青以貢生充兵部行走，至是出爲小海場大使。小海窮僻凋敝，任者率以官爲傳舍，且非職不敢與民事。正青至，則召父老而揖之曰：惟皇帝惠養下民，惟大吏勤宣德意，百姓其勿自菲薄。相予以藻繪昇平，乃葺衙署，修道途，立社田社學，事舉民不知費，奸宄惕伏。一年而政成，民愛之稱爲林菩薩。正青曰：未也。有地無志，是人有頭而無耳目，即心思之靈奚寄？有志而成於外人，是痛癢而倩摩搔，徒勞而無當肯綮。然余之力萃焉，良法不可忘，因條其利病，勒爲書以詔來者。既而母年老，乞終養去。民立祠爲主以祀，且作歌。春秋脩食，歌曰：柳花飛兮，使君歸兮，願使君如柳花。

閩中會館志

兮，下吾民之家兮，神兮來兮，歌莫哀兮。其得民心如此，正青少與其鄉謝道承、黃任、陳治滋、游紹安友善，既歸而任紹安尚在。正青乃治館舍爲陶舫，暇日置酒相唱和，曰：太平老人會，年若干歲卒，著瓣香堂詩文集。妻鄭氏，左諭德開極女，有賢德。在官署聞決囚聲，輒引被蒙首念佛號云。章鋌曰：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時治鰲峰館舍，延諸生校五子書。先生與漳浦蔡文勤公稱高足，既文勤歿，歷中外，寵冠人臣，而先生獨躡躑躅以小官終，亦可嘆已。然而今之道小海場者，其民嘖嘖述林使君不置，信乎！士之不自菲薄者，於物皆有濟也。

林佶，又有一子名在峨，字涪雲，又字心香，著有林氏硯史凡十卷，一至三，皆同里名家，而余田生、甸京兆、黃莘田任大令爲最多，四至六，則家藏，自祖父及其兄弟，卷七，則自宋及國初諸名人，八至十，則古今體唱和詩及題跋，真可謂琳琅滿目，極墨海之大觀矣。以上見謝枚如課餘偶錄，難兄難弟，無愧家風，蓋其得力於吉人之教者深。吉人博極羣書，而於鄉先正中，有可傳者，無不推揚備至，其題跋謝在杭

肇淵手鈔，謝幼槃文集。宋臨川謝云：佶生十餘歲時，得讀先生五雜俎一書，其羅籠名物，錯綜天地，真曠若發矇，晚復盡窺先生諸刻，浩如淼如，未易究其涯涘也。曩與先生同時者，經濟推崇相董先

生，淵博推能始曹先生，先生與之頡頏，而會集其長，蓋三百年來，吾鄉先正中，一振奇君子也。世運而往，典型凋謝，何幸得覩遺墨於烏衣舊巷中，王氏通天帖，不得專美於前耳。此乾隆甲子臘月事

也。見謝枚如。迨後有名林樾亭者，喬蔭亦吉人之裔。謝枚如山長，課餘偶錄曾云：樾亭先生精禮學，課餘續錄。著三禮，陳數求義若干卷，行於時，其雜著亦具有條理，予從友人葉與端處得其稿本三，因掇拾其可備掌故，資辨證者，錄爲二卷，名之曰樾亭雜纂，錄成而序之。

序云：吾閩有望族者數十家，林氏其一也。林氏之以風雅著述顯者，先生之家其首也。同人先生有來齋金石考，吉人先生有樸學齋集，洙雲先生有瓣香堂集，心香先生有硯史，莫不炳然以古自任。而先生於其家爲尤著，先生少即以文章見，與龔海峰、鄭有美等十人，結爲讀書社，時有後十才子之目，蓋勝國洪永時，林鴻高、棟輩稱閩中十才子故也。聞其暇日，置酒高會，海峰首序，而有美及先生以次坐，偶發一論，樹一義，問難者，率瞠目愕眙，不知所由來，既各得其當，而無所用辨，則又大悅以去。故凡有負重疑解者，輒曰：往問讀書社中人，嗚呼盛矣！以此知友朋講習之功，爲不可少也。雖然，近十數年來，先生之家，頗中落，余時時從故書肆，見洙雲心香兩先生遺稿，而先生所述作，又輒被大力者，篡取以去，且登諸梨棗，而掩爲己有，嗟夫！人誰不欲著書以傳後，乃零落若此，可嘆矣。然而有好古者出，而表章之，以視夫槁項黃馘而無所傳者，其可貴又何如也。然而士則貴自立已，是書中所述蕭長源事，及閩變諸考，皆海濱文獻所關，其他論說，亦多確鑿不易，世有知者，余言非諛也。先生所著，尚有炳燭錄、誌星算也，論書隨筆考、六書辨俗字也，三家詩遺說、輯齊魯韓之故也，皆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六

藏於家，與端者，先生之彌甥也。將次第傳錄之，以俟刊布云。道光丙午九月長樂後學謝章鋌序。由此觀之，林氏累傳，以讀書博學，爲鄉里倡，二百餘年來，同人吉人兩先生之名，不絕於耳，蓋其由來久矣。許均亦以詩名，均即明許彥之後，清許友之孫，許遇之次子，三代均入清史文苑傳。

傳云：許友初名宰，字有介，福建侯官人，諸生，善畫工書，詩尤孤曠高邁，錢謙益嘗錄其詩入吾炙集。王士禎朱彝尊並稱之，倪元璐晚慕米芾爲人，構米友堂祀之，著有米友堂集。子遇，遇字不棄，歲貢生，知河南陳留縣事，調江蘇長洲，仕有惠政，公餘禮士唱酬，吟詠不輟，卒於官。少授詩於王士禎，七絕尤善長，亦工畫松竹梅石，有紫籐花庵詩鈔，遇子鼎均，俱能詩，鼎字伯調，雍正元年舉人，官浙江遂昌知縣，有少少集，刺桐城紀遊，均字叔調，康熙五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性嚴正，勇於任事，擢禮部郎中，有玉琴書屋詩鈔，閩中以詩世其家者，咸曰許氏也。西湖志載：許均偶過湖上，一詩云：離棕南北滯歸期，十載飄零鬢已絲，今日春明湖上路，依稀風景太康時。志列許均於袁敬烈之後，謂爲明代人，蓋有誤也。

陳治滋，閩縣人，世傳其能詩，有西湖款乃曲云：水漲平堤竹箬衣，衡波鈎出鱸魚肥，只緣耽唱漁家傲，驚起鷓鴣兩兩飛，東西島嶼小潞洄，彷彿吳儂大小雷，殘月曉風誰作伴，一杯時屬水仙陪。見西湖志

文藝皆名句也。

十三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康熙丁酉科鄉試中式之李開葉雍正癸卯科會試中式之鄭方坤皆以詩詞名其見於西湖志有可考者李開葉夜泊洪山橋云挂席秋江好停橈正晚晴沙寒無鴈跡橋古有松聲雲態山光動波容野氣清水天人不隔海月夢深生西湖志又郡城西湖重濬鄧尉人招遊次韻云嚶嚶好信報湖西新柳條成綠滿隄水面烟空花萬點枝頭風定鳥雙棲結廬身世藏春塢抱甕生涯繞屋畦便有漁人來問訊不須重訪武陵溪西湖志鄭方坤西湖懷古調寄賀新涼云林外西風射憶當年金戈鐵騎爭王奪霸復道縱橫三十里一片珠囊繡瓦綺縠環而侍者急鼓短簫樂遊曲奉新詞滿寫香羅帕重開宴長春夜而今事去如奔馬似楚臺梁園趙苑蕩無存也莽莽川原何處問寂寞江城潮打賸樵牧歌吟其下喚醒迷離龍帳夢聽晨鐘隱隱傳蓮社銅仙淚浩盈把鄭於清史有傳

傳云鄭方坤字則厚福建建安人雍正元年進士知直隸邯鄲縣舉卓異擢知景州調河間同知遷山東登州府知府時禁人口出海抵奉天而未入籍者悉勒還本土方坤言於大吏以爲司牧者但當嚴奸宄之防不得閉其謀生之路遂奏請弛禁調武定府歲大饑方坤請移登萊穀八萬石濟之且請發帑銀截留武定等縣漕米五萬石以備賑大吏入告上從之無何兗州饑調方坤治之釋貧民之奪富室穀而誣爲盜者百餘人旋以足病自免方坤記誦廣博其詩下筆不休有凌厲一切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七

概尤力攻嚴羽詩不關學之非故雖好馳騁不甚規規於法然才華既富有真意以驅之自非塗飾者所及又雜采前人說部中說經之文爲經稗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以多摭諸說部中故名稗言猶正史外別有稗官其書蒼萃衆說部居州分論者謂其於考覈之功深爲有裨他著有補口代詩話十卷全閩詩話十二卷國朝詩鈔小傳二卷嶺海叢編共百卷蔗尾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卷方坤與兄方城友于最篤競爽齊名有邵埽齋倡和集方城字則望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四川新繁知縣有惠政以蜀闈磨勘罷官大吏延主講錦江書院未幾卒所自著曰行炙集

方坤又號荔鄉荔鄉又有兄名方域字石幢者猶子天錦名有鄰皆以詩詞名賭棊山莊詞話稱荔鄉與兄石幢方域猶子有鄰天錦以時文雄長閩中稱三鄭而荔鄉詩古文辭頗不愧方家其詞則見賞於蔣鉛山大抵佳處卻有後村別調風味采桑子云漢皇重色思傾國長短纖穠玉白花紅塗抹都爲悅己容天寒有女依修竹鏡暗芙蓉月冷簾櫳獨處媧媧恰伴儂又云生平怕讀登樓賦不謂兒童便爾飄蓬佳節多於馬上逢誰知行路難如此寄廡憐鴻彈鋏歌馮冷炙殘杯到處同浣溪紗秋闈夜坐圖云落葉蕭蕭月鑿帷塞鴻一夜盡南飛檀郎何事獨歸遲且自孤燈挑永夕從渠小玉睡多時綠窗對影靜支頤清平樂秋江泣別圖云蕭蕭其森矣臨水悲哉氣浪打孤蓬篙拔起不許

征人再倚，連絲別淚熒熒。歸期縱訂奚憑，恨不身為檣燕。隨郎直上巴陵，金縷曲寒漏云。海水涼銀箭，聽天街瑟瑟不絕。千門盡掩，無數啼鴉爭弔月。迸出悲絲急管，更臚膊翰音相亂。驛柝村春齊唱和，一聲聲打入愁心坎。夢不到華胥館。此情此夜誰能遣。最憐渠孤燈逆旅，深閨小膽。坐擁繡衾寒似鐵。一串鮫珠著臉。捱不過五更三點。惟有玉釵冠上挂，揭流蘇軟玉籠香暖。喃喃語，尙嫌短。又步韻題朱雲亭大令桐莊詞云。檀板當窗挂。溯從來偷聲減字。源流騷雅。周柳辛蘇音響歇。誰更鑿空補罅。算都只寄人籬下。心折桐莊詞一卷。是紅鹽白紵烏絲畫。歌宛轉。幾晨夜。寥寥此調誰彈也。細評量。聲同金擲。字均綠價。清比嬌鶯啼恰恰。圓似露荷珠瀉。又五色雨絲飛灑。穠郁芊眠。白石境。嘆悠悠。孰是知音者。將進酒。與君話。傳聞荔鄉子天錡。博學而不慧。嘗曉出歸。而不知其家。問鄰人口。君識鄭某所居乎。過市或屑銅敷泥爲磴。天錡以爲真也。典衣以數百錢。買歸其癡厚率如此。然十三經註疏。背誦不遺一字。并能舉某句在某卷。某簡某行。初其婦翁某。見其善讀。謂當成大器。以女歸焉。天錡亦謂宰相當用讀書人。以此愈益自負。而其婦卒鬱鬱死。天錡輓之曰。不作今生宰相。願爲來世夫妻。天錡後以縣學生終。其遺事。至今猶藉藉人口。荔鄉一門風正。婦女皆嫺吟詠。由是觀之。李鄭兩家。文采風流。在國初閩中。亦屬有數人物矣。

十四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甲子科。中式之林從直。父名衡。父子均入陳恭甫太史東越文苑。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八

後傳。蓋皆博涉載籍。善詩古文詞者也。

傳云。林衡。初名璣。字義孺。福州閩縣學生。幼孤。事母孝。尙氣節。勇於爲義。縣令某。善撻諸生。衡憤其寃。率庠士。慟哭孔子廟廷。籲大吏求理。坐除名。後受知於學使者。沈涵。重入縣學。改名衡。衡博涉載籍。善詩古文詞及書法。康熙癸未甲申間。與郡守顧焯。都督李涵。同郡陳祖虞。林豫吉。藍漣。李馥等。四十餘人。結詩社於平遠臺。合爲平遠社鑲之。年六十三卒。有草廬詩集。文集。全宋詩注。鳴書小品。竹窗筆記。博古錄。凡百七十卷。子從直。字白雲。乾隆九年舉人。亦能詩。

十五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乙丑科。會試聯捷之張甄陶。丁卯鄉試中式之葉觀國。一則講明正學。一則揚推風雅。均有足述者。張字希周。號惕庵。福清人。鶴徵錄誤作閩縣廩生。試未用。後舉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出爲廣東高要知縣。著四書翼注。論文學海堂經解。從政實錄。見賭棊山莊集張於清史有傳。

傳云。張甄陶。福建福清人。性嗜學。巡撫王恕。學政周學健。以甄陶爲學士。貢成均。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試罷。大學士朱軾。侍郎方苞。李紱。荐充纂修三禮官。甄陶辭。而從苞問學。得於詞館讀書。取永樂大典二萬卷。徧觀之。至廢寢食。十年成進士。時方許直言極諫。甄陶對策。因詳陳時務。略謂開邊外屯田。以養八旗餘丁。猶勝貸金於府。改捐監條款。以充地方公費。猶勝積粟於倉。請以州縣佐與

州縣並選以疏通舉班而陞巡檢之秩比縣佐以處選用縣佐之貢生則三途並用選法疏通其言深切大臣或不敢進呈乃置二甲選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編修旋改授廣東鶴山縣知縣調香山新會高要揭陽諸縣皆劇邑也所至疆田疇修隄圩弛蟹戶蠓蚬之禁馭澳夷毀淫祠定常田建書院調孤貧實社倉理鹽筴策荒政雪冤獄詰盜賊塞潰隄凡有舉措必熟計事勢使無拂逆於民而民陰被其福方甄陶之補外也人咸惜之甄陶讀其實政錄喟然嘆曰視國如其家視民如其身視官事如其日用飲食以天下爲己任者不當如是耶在嶺南作學實政錄丁憂服除起補雲南昆明縣知縣坐事免巡撫劉藻善遇之延主五華書院藻總督兩省移主貴州貴山書院復上言甄陶教士有成效賞加國子監司業銜甄陶居五華貴山前後將十六年訓士如子弟尹壯圖錢澧等皆其弟子晚歸主講鰲峰書院以經義教閩士於是咸通漢唐註疏之學書院創自張伯行而蔡世遠爲之長繼之者惟甄陶與通政使林枝春講明正學嚴憚有法論者謂不啻世遠主講時也同邑人孟超然稱甄陶淹洽似王伯厚而切於世務慷慨似陳同甫而根極理要雖不竟其用卓然可傳於後無疑也居滇南時著正學堂經解周易傳義拾遺十二卷詩經朱傳拾遺十八卷禮記陳氏集說刪補四十七卷春秋三傳定說五十卷松翠堂文集三十卷蓋繼張文恪蔡文勤之後而倡言正學者也鶴徵後錄云張甄陶字希周號惕庵閩縣人

此蓋廩生由福建巡撫廬倬薦舉乾隆乙丑有誤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九

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出知廣東高要縣著有讀書翼註又云惕庵博綜羣籍考核精詳翼註一書能條貫衆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在免園冊中最高爲有根據之學令高要以廉明著聲詞科掌錄云張希周總角即肄業鰲峰書院潛心經義九易寒暑巡撫奉天盧公學使奉新周公皆有國士之目丁巳始來京補試謂補試博學宏詞詞科餘話云希周館於予同年柴舍人宅距予廬不數武朝夕過從投分甚密情性溫粹才亦縱橫留京師未即去由此觀之張甄陶蓋才德兼優之君子非僅以文藝見長也甄陶卒葬於福州銅盤山孟瓶庵考功超然爲之誌墓

誌云公諱甄陶字希周一字惕庵閩縣人以拔貢舉甲子順天鄉試乙丑成進士授編修尋以知縣用在粵歷任鶴山香山新會高要揭陽以憂歸起補雲南昆明縣罷去爲院長於滇之五華黔之貴山者十餘年歸里主鰲峰所著有松翠堂文集惕庵雜錄公卒於乾隆庚子秋年六十有八以乾隆丙午夏五月葬於福州北關外之銅盤山

以上見西湖志

同時有葉觀國者以翰林再直上書房十一掌文衡年老乞歸日以詩酒自娛初冬邀朱明經和琢林文學擎天泛舟湖上云空水渺無際悠然清我心綠簑漁艇小黃葉寺門深騷體元推楚朱湖南人詩家首數林歸燒霑薄醉暮色起成陰又春暮友人招遊西湖云琉璃千頃瀟微風畫航飄然碾碧空杖履詩春三日共林泉話舊一尊同笙歌漫憶前王樂詞賦長誇曩哲工醉去逍遙塵壑外何須枕

穎較雌雄。又以西湖命題云。綠陰翠浪雨晴宜。灩澦瞿塘想象時。本辛幼安稼軒詞中語何限俊游湖上客。高吟誰繼幼安詞。小維摩室筆記。載明吳兆有榕城小妓奇歌。皆用歌中語。頗傳誦。葉毅庵先生詠奇奇云。門前潮水阻東西。幾樹花開小院迷。記否雙槩橋下女。鴉鬟十二髮初齊。合潮橋一名雙槩橋。葉以詩歌名世。猶是晉安風雅之遺。卒葬興聖坑。大興朱珪爲之誌墓。

誌云。觀國字家光。一字毅庵。先世由福清徙居閩縣。乾隆辛未進士。授編修。歷典河南湖北湖南雲南鄉試。督學雲南廣西安徽。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入直上書房。召入重華宮賜宴和詩。年七十以足疾乞歸。卒年七十有三。有綠筠書屋詩鈔。以上見西湖志

葉有七子。二早卒。餘五子皆登科。其第四子曰申萬。陳恭甫壽祺曾誌其墓。

誌云。君葉氏諱申萬。字維千。一字芷汀。世居閩之福清。順治間遷郡城。始爲閩縣人。考詹事。毅庵先生植躬廉正。再直上書房。三任學政。五主鄉試。兩爲同考官。一爲武會試總裁。晚乃舉七子。曰吾歷掌文衡。所曲成士不勝數。後世子孫。當有興者。旣而諸公子各擢科名。而君與同懷弟小庚郡丞。伯子芸卿太守。十數年間。相繼登黃甲。躋玉堂。人咸以爲清德之報也。君乾隆六十年舉於鄉。嘉慶十年成進士。授翰林檢討。十六年典試湖南。即詹事前持節地。楚人榮之。得士爲盛。捷南宮者十餘人。補山東道。監察御史。轉掌山西道。尋掌京畿道。兼巡街道。判訟牘。勘市廛。必躬親之。不假手胥吏。諫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

草輒自焚。故世尠得聞。所知者。十九年。閩中東城。駐防兵。白晝持刃殺民於市。獄久懸。君以實疏聞。奉旨逮問。始獲首犯。寘之法。旗民由是帖然。二十一年。閩藩伯李使君。被訐獄興。先發難者。貪吏某也。而讞不及。君劾之。某竟罷斥。尋自斃。網無漏焉。二十三年。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捐廉獨修城垣。質肆違禁。取息。斃買重秤收鹽。數十年。莫有問者。君至皆裁抑。至道光二年。擢高廉兵備道。高屬沙田易苦旱。君禱雨輒應。郡人請建亭於城東。觀山。顏之曰則喜。修高州府志。以紀地事。建梅坡書院。增諸生額百餘人。捐金二千。付博電兩塲。權子錢。助膏火。自是科目踵接。吳川林芾南殿撰。遂魁天下。蓋粵東自番禺相國後。八十餘年。再盛於斯也。初君所生母曾太恭人。爲小庚郡丞。奉以之滇。比君宦嶺西。南迎至官舍。娛侍十餘年。代至。將護送暹羅貢使入都。丁內艱歸。旣葬。君哀毀旣深。羸削患舌蹇。復得仲子刑部惡耗。猝中風疾卒。十一年四月二十三也。春秋五十有九。屬纊前一日。猶貽書太守。勗之勵廉隅。資表率。然則君之家法清白可知已。君性嚴重。動必以禮。雖盛暑居閤室。衣冠肅然。屏謝交游。友恭獨篤。自奉澹泊無它好。公餘手一篇。輒至夜分。所著有餐英集八卷。配何恭人。先卒。繼配馮恭人。子四。敬昌卽太守也。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軍機章京。洊擢至吏部考功郎中。掌文選司印。出知松江府。斌昌。刑部奉天司主事。先卒。敕昌幼殤。皆何恭人出。臚昌。馮恭人出。女子子五。長早逝。次適秀水知縣陳徵芝之仲子。延詮。次字編。修林春溥之叔子。懋熊。餘未字。

孫二人敬昌生雲滋，斌昌生源滋，女孫三。以十二年六月九日葬某地。太守先期來請銘，壽祺於詹事，有門下淵源之誼，嘗與君同社論文，又與郡丞有連，又夙從諸昆季游，習知君謹狀而銘之曰：石林文宗，匠成士類，七子惡惡，彪怒者季，世嬗雕龍，木天清秘，出領銅符，政平訟治，毀豈性滅，哀令神粹，北堂茹悲，西河銜淚，實此哲人，終焉長寐，吉有駿崇，繩是綬筭。

申萬有同懷弟曰申薌，即小庚太守是也。謝枚如詞話稱其擅詞學，著有詞存詞譜等書，有金縷曲詠落花云：命莫如花薄，歎年年一番春盡，一番飄泊。辜負東皇栽培意，生受封家惡劇，況更有許多做作，飛上錦茵能有幾，但吹來藩溷真無著，回首視，孰清濁，紅嫣紫姹何如昨，想都因未除結習，俗緣難卻，琪樹瓊花神品，一染紅塵便錯，空悵望，蓬瀛樓閣，此別鈞天成小謫，也有人，說道人間樂，身世事，杳難託，時太守由翰林改縣，故不無玉堂天上之感，陳恭甫太史有題其所輯本事詞五絕句云：花紅玉白助春嬌，風月無邊暖紫簫，身是江南賀梅子，畫樓芳酒易魂銷，風雲氣不敵情多，每悵桓伊喚奈何，莫怪曉風楊柳岸，紅牙祇按女郎歌，花庵閨秀幾名家，綺語多生艷齒牙，一笑東風湖上句，阿師也復惜桃花，傳聞舉舉與師師，才子由來屬掃眉，芳草沅湘無限思，楚騷哀艷阿誰知，口唐本事踵虹亭，詞苑叢談照汗青，拈出石林新本調，碧天花雨自洽洽，申薌又字培根，陳恭甫太史有葉培根明府申薌二樂圖序，序云：培根明府，父子談遷，弟昆軾轍，一門通雅，累世清華，曩從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一

下曾繪斯圖，把卷持杯，題云二樂，夫謝淪此中，惟宜飲酒，賈逵好學，問事不休，呼明月於青天，揖古人於黃卷，酸鹹殊嗜，肺腑生香，以斯云樂，可與終始，君方由詞垣，出宰遠徼，碧鷄金馬，同王褒萬里之行，吉日良辰，奉班惠東征之賦，或有簿書倥偬，學棧蕭疎，疲役茶然，此事遂廢，然而文翁化俗，必授七經，孔公治事，惟醒一日，則黼藻道德，醞釀中和，糟粕皆聖賢，縹緗亦肴饌，同民所好，於我何傷，祖道之先，錄別有作，余緣持服，未敢賡酬，嬾駒在門，風雨遂邈，識之簡末，以永寤思，他日洱海蒼山，畫諾坐嘯，一觴一咏，亦吏亦仙，雖不忘彭澤羲皇之思，抑未減元龍湖海之氣乎，葉氏簪纓鼎盛，科第蟬聯，當其年老乞休，湖山吟咏，鄉人望之，固儼若神仙中人也，故老相傳，葉觀國之父，自福清莆江入閩，以一扁擔隨身，販布爲業，家貧甚，卒歲之日，思投身萬壽橋，以葬魚腹，禱諸水神曰：吾擲扁擔先入水，沈者吾隨之，死，豎者吾生，擲之，扁擔果豎立不沈，乃絕死念，後數年，娶閩婦，生子即觀國，今爲閩中望族，故世稱之爲扁擔葉，此方策六員外兆鼈云然。

十六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庚午科會試中式之鄭光策，號憲方，謝枚如山長，述其遺事至詳，課餘續錄云：鄭憲方先生，初名天策，以避鄉先達名，改光策，一字瓊河，閩縣人，梁芷鄰章鉅中丞之妻父也，乾隆己亥鄉荐第二，聯捷成進士，不獲館選，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中年病足，瀕死而復生，因自號蘇年，絕意仕進，以授徒養母爲事，主講鰲峰，勤於訓迪，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陽

李石渠二中丞，皆欽仰之，謂不減蔡文勤風矩也。梁中丞曰：余以子壻爲受業弟子，熟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爲主，謂志定而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謂古聖賢之學，大抵先求諸身，既修諸身，即推以濟於世，隨其小大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先生之持論如此，故雖窮年矻矻，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定，自題爲西霞叢稿而已。嘉慶己丑，余爲輯西霞文鈔上下卷，付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云。予素仰慕讀書社中人，而未得其詳，他書亦未道及。茲於西霞文鈔上卷，見林樾亭六十壽序，蓋先生代鄭存敦作者，於社事頗得梗概，喜而錄之，然猶惜二十八人之姓氏行誼，及其著作存亡，家世衰盛，不可盡知也。鄭憲芳先生代鄭存敦作林樾亭六十壽序。

序云：讀書社會課，凡二十有八人，余年最長，而吾家蘇年爲最少，社之興，由於樾亭兄弟，及春園、海峰、長川、崇達諸君，均以府試爲今副相朱師所賞，因命聯爲文會，且名以讀書，志所勗也。嗣諸君又各招其親知及時髦，有聲於庠序者，社日以大，最後得蘇年，適足二十八人之數，而社事遂成，其後亦遂無踵入者，方社之初建也，諸君皆里中豪俊，博學健文，以讀書相切劘，里中人聞社名之夸也，或相與竊笑之，諸君不以爲意，聚則各出所讀，往復質正，當其辨論叢起，如泉湧河決，雲興而霧霏，縱橫不可端倪，時或清言雅談，霏如桂屑，又或爬梳結滯，發古人之覆，渙然冰釋，使人意消，興至則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一

劈箋命筆，角詩鬥文，以敏贍相誇謔，就中性情所近，或好宋儒，言性命之學，或好求今世之務，或耽考訂訓詁，及金石文字，又或旁及二氏，如斯明，有美，允默，皆有逃禪之癖，而述善，則尤喜導引吐納，家言，儒林文苑之間，雜以仙佛，命儔嘯侶，不名一格焉。而樾亭、長川、春園、文甫、述聖、維揚、含耀，皆善酒，爲大戶，九山書屏，秋坪，弱中，蘇年，雖不健飲，而飲興甚豪，每花晨月夕，登山臨水，賦詩命酌，油油如也，或諸父母爲壽之辰，則必洗爵稱觴，因而聯袂接席，暢談醉飲，往往星河既斜，鷄鳴露晞，不忍遽散，迴數二十年以前景光，猶歷歷在目，一時友朋意氣之樂，可謂美哉。自乾隆乙酉之歲，樾亭兄弟，與同社得鄉舉者，凡五人焉。戊子，則斯志兄弟，與海峯得三人焉。繼是或一二人，或三四人，各得科第以去，其間離合聚散不常，然公車歸則必聚，聚則文宴如故。丁酉、戊戌己亥之間，文會猶盛，憶余與蘇年、維穎兄弟，同舉於鄉時，樾亭、春園、海峯，皆在籍，所不得終見者，香海太史一人而已。乃自己亥後，踪跡遂漸散矣。及今十餘年來，作賦天上，修文地下，同社中將及半焉。而其存者，亦復宦游四方，隴蜀燕越，大江之東西，晨星秋葉，萍飄梗錯，即匏繫閩邦，如余與崇達、長川諸君，亦劍水漳溪，遙遙相望，屈指里中，共存維芳，維穎、蘇年三人，嗟乎，搏沙放手，一散難聚，尺波電謝，駒隙不留，不獨余已邁老，卽年最少如蘇年者，亦已鬢髮星星，容顏非昔，每讀魏文帝與吳季重書，悵日月之不屈，念知交之零落，殊愴然難爲懷也。舊臘蘇年來書云：樾亭明歲年六十矣，其子弟欲徵同社之文，以

爲壽以長則莫如大兄者宜爲文余緬維樾亭壽辰在元夕春酒既芳燈月燦映爲壽最便顧曩者同社逮事祖父母者衆矣而友朋之壽略焉今則存者無幾而年皆已老萬里故人白頭健在不可忘也夫以樾亭性情之坦夷德度之寬廣其壽固宜今爲吏有能聲有廉名而所著述又已有成書行世其才與學皆足以自壽而無待余言而余所感念者在友朋聚散之迹聞樾亭去秋被檄公門出使西藏歷五印度之國經雪山風洞之險回首閩雲海天阻絕得無有離鄉益遠之思乎然西藏爲佛天所居菩提之樹娑羅之果貝多之葉龍庭鷲嶺之文皆可以釋煩解厄增益吉祥其

他聞見瑰奇更足以佐讀書所未逮願樾亭一視遠邇強飯康身他日建麾歸來余雖衰老尙冀與同社諸君讀樾亭所紀之詩文以擴耳目然則樾亭此行何必非爲吾社讀書增重哉故人無多自今以往願各自愛既書以復蘇年遂次之以寄樾亭侑一觴焉是爲序

林樾亭六十壽序代鄭存敦作

夫壽序小事也然亦可見友朋交誼之篤及鄉里學風之盛鄭憲方代序之文其所關豈鮮淺哉按憲芳原名元策乾隆己亥科鄉試中式第二名俗所謂亞魁者是先是乾隆庚午科鄉試中式之第二名亦名元策故憲方以與先達同名也特改名爲元策然福州老館之小字題版內無論庚午己亥仍皆書作元策但庚午之鄭元策作閩縣人已亥之鄭元策作侯官人今課餘偶錄謂己亥之鄭元策爲閩縣人殆失其所考歟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二

十七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庚午科鄉試中式之龔一發辛卯科會試中式之龔景瀚乙未科會試中式之梁上國皆閩中望族清史有傳者略紀如下龔一發爲其裕之孫嶸之子有子景瀚均有傳

傳云龔其裕字容溪福建閩縣人由生員投効江西軍營積功獎通判康熙六年補瑞州府通判十三年逆藩耿精忠據閩叛擾及江西疊陷眞州吉安各府其裕率鄉兵爲大軍嚮導克上高新昌旋擢吉安府知府時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督軍駐螺子山其裕野處供餉無缺乏民間子女陷賊中爲軍前俘獲者爲請命將軍全活無算戰場遺骸捐資埋瘞之十五年緣事醵級調用尋捐復原官十八年補河南懷慶府知府郡有順利渠引濟水入城通舟便民日久淤廢其裕甫下車詢之父老即濬復之嗣以山陝不靖軍中馬匹多牧於懷民驚擾欲避其裕走告軍中請身任供億勿累民軍校有攘民鷄者重懲之兵民遂相安二十一年陞兩淮鹽運使革除積蠹釐政釐然二十二年以挂誤褫職二十四年欽差大臣湯斌白其誣河道總督于成龍調赴河工其裕以疾辭二十七年卒於家入祀江西瑞州吉安河南懷慶各府名宦祠子嶸孫一發曾孫景瀚嶸字岱生少隨父其裕之瑞州任值耿逆煽亂其裕練勇爲大兵嚮導嶸亦隨軍効力嗣捐知縣康熙十八年補浙江餘杭縣知縣力除宿弊葺城垣修文廟創義學除雜徭開渠築隄尤長讞鞫民有殺僕而瘞之者截其足棄

道旁以虎傷報，嶸疑之，環視所居側，有寺，寺園內隙土有新迹，掘之，餘屍在焉，按得謀殺狀，論如律。旋舉卓異，二十七年，陞直隸趙州知州，趙有支河久塞，嶸使濬之，灌田數百頃，民獲其利，會有山陵之役，擇能者，隨扈，嶸奉檄往，召對稱旨，三十年，授江蘇松江府知府，松爲財賦區，地廣事繁，嶸治之有法，鉅細咸理，三十三年，以保舉廉吏，送部引見，尋署江蘇糧儲道，三十六年，調直隸保定府知府，三十七年，丁父憂，特旨令奪情視事，兩次隨扈，雄縣、霸州、均賜克食，二十九年，擢陝西甘山道，地近邊塞，民俗鄙陋，嶸創立書院教之，人始知學，四十年，臨鞏，荒且疫，飢民絡繹，流入河西，嶸賑糶兼施，病者加致醫藥，是年，丁母憂，嶸恐復奪情，亟奔喪歸，旋有旨慰留，上官代爲陳請，始獲終制，四十五年，服闋入都，迎駕於密雲，途次，上嘉獎之，四十六年，授江西廣饒九南道，嶸以五聖邪祠，最爲風俗人心害，撤之，增修書院，復宋臣范仲淹祠，設育嬰堂，百廢具舉，時萬年縣匪徒煽亂，從者有百人，嶸單騎往諭，罪其魁，亂遂息，累署按察使，五十七年，以疾歸，五十八年卒，入祀江西饒州府名宦祠，一發，字天礪，乾隆十五年舉人，十七年，以知縣揀發河南，歷署宜陽、密縣知縣，發奸摘伏，有神明稱，能使豪強悔悟，樂爲善良，十八年，補林縣知縣，引泉源溉田，濬水惠諸渠，民不苦旱，縣有兄弟爭產，挾母訟，一發坐其母於庭，爲譬解之，兄弟感泣，扶母歸，請無竟訟，二十二年，調虞城縣，適歸德府水溢，虞罹患尤鉅，一發覈戶口，清囚繫，去奸蠹，禁盜賊，難民以安，修惠民永便諸河，以工代賑，飢民持畚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四

鍾者相望，一發曰循河干，與共勞苦，力作倍勤，捐資修縣城，葺橋梁，毀三教堂，爲義學，創建書院，給書生廩餼，身爲之師，時江南山東有蝗，虞介其中，獨不入境，二十九年，以病去官，三十年，病痊引見，以知縣發直隸候補，旋丁母憂，三十四年，服闋，歷署平山、元城等縣，尋補高陽縣，三十六年，陞雲南鎮南州知府，三十八年，卒於官，入祀河南虞城縣名宦祠，景瀚，字惟廣，一字海壽，乾隆二十六年，進士，以知縣歸部銓選，四十九年，選甘肅靖遠縣知縣，旋署中衛縣，清厘獄訟，案無留牘，縣有七星渠，淤塞，常苦旱，景瀚爲築壩，遏水入渠，濬常樂鎮靜諸渠，重葺減水各牐，溉田凡三十餘畝，民享其利，五十二年，調平涼縣，縣有書院傾圮，景瀚出資新之，親爲講學，增驛站車馬，罷民充鹽商，俾無累，歷署靜寧、固原二州知州，固原漢回雜處，時構釁，景瀚密探諸堡，誅積賊，息謠言，境內大治，旋署循化廳同知，五十五年，舉卓異，五十九年，陞陝西邠州知州，未赴任，值川楚教匪肆擾，陝甘總督宜綿調赴軍營，越境剿賊於湖北，鄖西克之，旋隨大軍赴陝，疊破賊巢，陝境肅清，嘉慶元年，命以知府用，先換頂戴，二年，由陝赴川，屢著戰功，賞戴花翎，旋授甘肅慶陽府知府，三年，調蘭州府知府，時流賊蠡起，景瀚隨營，充左翼長，籌畫軍事，作堅壁清野議，上之，略言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越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鄰省增新民，募鄉勇，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地尤少，其重兵

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則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四起，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即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本可得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難能，而爲之長者，素與平等，本無上下之分，予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紛而散，欲約束而整齊之，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勇數，冒領錢糧者，又無論也。至於馳而臨陣，未習戰鬥，疑則易驚，各爲步趨，紛則易斷，即或誘之以重賞，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闕然而進，亦闕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轉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而格於例案，所給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舌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之，爲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法從事，科歛督責，民不堪命，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況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

勇從而效尤，激之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爲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即竭力仰攻，士卒傷損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衆他徙矣。雖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即無地非糧，官民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豫設？夫馬豈能豫增？倉卒移營，糧必遲誤，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軍，鳥槍、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趨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掘壕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飢，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百人，或其疾病老弱不能行者耳。其道逆不可得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蹤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驅，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紛歧，處處可通，題題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追而擊之，即令四面兜圍，而賊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

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矢死衝突，未有不潰圍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剿則無以為守，守則無以為剿，城池既在在堪虞，將領唯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剿除，即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遙，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沮，其勢又為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尤不可問矣。然則為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走，賊未至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効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即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擄掠，民有一日之糧，即賊少一日之食矣。為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練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為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將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之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川東唯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

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輔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宜貸其資，芳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樂也。其村莊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為築城堡，外挖深壕，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甌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貧者量給口糧，以代賑卹，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為寨長，堡長，給以頂戴，予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營錢糧，稽查出入，訓練壯丁，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為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疑其為間諜也，即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迹可疑，而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別居自便，毋得濶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註冊內，以便稽查，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為部伍，鳥槍刀矛，各習一技，官為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

寨擇營中千總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鄰堡告急許其以半救援其次則積儲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囤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悉行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鄉官兵經過即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即爲本鄉社會分儲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均攤於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聯立聲勢聯絡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團聚一家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利一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耳賊即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鄰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餘日非潰而四散則展轉於溝瀆之內矣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利二據險之賊不能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秋冬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

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利三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本根無所庇鄉村皆爲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賊將腹背受敵况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利四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無須兵勇保護即於堡寨之在大路者安設夫馬遞送可以省臺站之費利五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無虞更生他變利六守陴壯丁惟賊至時給以數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募勇從征日久習於凶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隱憂利七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容身之地其桀驁不馴如囓臙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利八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利九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利十然而愚者可與樂

成難與圖始。因循目前，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即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况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即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耳。哀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而已。後此即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兩，而無所底止者，其費何如？且如買糧爲費較鉅，而糧分儲於堡寨，何異儲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款，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煩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煩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煩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豫備於未

事之先，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即所以殺賊，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愈重，用兵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見賊至，將不逃而與之合矣。今不早爲，後悔無及矣。嗣是被兵各省，仿其法行之，民獲自保，賊無所逞，成效大著。五年赴蘭州府任，七年送部引見，卒於京。十一年，命以景瀚堅壁清野議，編入皇清文穎，尋入祀甘肅蘭州府名宦祠，福建省城鄉賢祠。

景瀚者，世所稱海峯先生者，其讀書之所，爲雙驂亭。故其後人名易圖者，亦以雙驂圖，名其別墅。龔於正傳外，逸事頗多。謝枚如刑部課餘偶錄云：予年十七八，從師於三牧坊董氏，中庭一高樓，甚宏敞，前俯小池，環池林立十數石，有樹二株，其一已萎。旁人曰：此龔海峯先生下帷之所，所謂雙驂亭也。雙驂亭前後稿並述海峯惡淫祀，是時省會五帝廟，大興。五帝廟者，依託古經之五天帝，且謂其司瘟疫，於是祀者衆且虔，官爲厲禁，而巫祝之流，乃退奉其像於夾室，而立漢前將軍主於前殿。海峯每出遊過之，視其像之小者，則投之溷廁，罪隱之地。像巨則折其首，携歸置池石上，積久，石上之五帝首級，纍纍焉。凡茶鑪酒鼎，以及虎子圍板，皆度於其首上，或諷其慢神，輒一笑置之。海峯日出遊，迨昃則歸，家用一奚童，知其將歸也，則抱書數套，茶一壺，薑一碟，臘燭數枝，置之樓上。長几，海峯歸，更衣畢，則登樓，其童下樓自睡。中夜則聞樓上繙書及微吟聲，迨曉往，則書皆開套散列，茶薑燭

亦無餘者。夜夜如是。盛暑嚴寒不間也。海峰在讀書社中爲眉目。其長長於論事。多盜。實用堅壁清野一議。嘉慶四年。奉旨飭行其法。七年而賊平。詔以其議。載入皇清文頌傳。天語煌煌。固不待下士之揄揚矣。其詩則性情肫摯。尤得風雅之源。芑川嘗謂予。海峰詩集有舊刻。較之近刻。澹靜齋詩鈔。微有不同。然舊刻自佳。近刻乃海峰身後。其子以厚幣。延林香谿。昌彝爲之勘定。香谿自以所見。臆爲點竄耳。然予雖聞是言。未及細校。未知其審也。但讀近刻。澹靜齋諸種。於邨風說。尤所欽佩。其說詩。誠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又得朱子涵泳白文之法。於無文字處。尤有會心。讀詩者所當奉爲圭臬也。至其自著詩文。則合文人學人而一之。無間然矣。芑川又言。海峯惡淫祀。即異日中衛去妖之先聲也。大抵學人堅定之心地。與文人磊落之胸襟。其光明足與陰陽合撰。而邪慝每爲之懾伏。此海神所以避灌壇令。而鱷魚不敢抗潮陽刺史也。鄭憲方西霞文鈔曰。中衛有深谷。妖物憑焉。常輿雹害民稼。歷任祀稍不謹。輒致殃。海峰禱於土神。率吏士操強弓毒礮。刻日驅之。先期一日。風雨有聲。近村地皆震裂。轟傳妖已徙去。今集中有淺淺子一詩。卽其事也。錄之其言明且清矣。平涼府之北。距城七十里。兩山夾一溝。地名淺淺子。周迴百頃餘。其中皆積水。傳聞廿年前。峽口山初圯。壅水匯深潭。幽暗不見底。是夕潭有聲。一夜吼不止。從茲長怪物。聚族居於是。每當夏雷鳴。輒有妖雲起。白氣布空中。散漫及遠邇。大雹如盤盂。小雹如桃李。高禾皆摧折。弱植亦披靡。可憐終歲勞。徒灑

一日涕。租稅既無出。衣食更何以。去年害尤烈。人畜或傷死。至今東北鄰。十室九如洗。始余聞是言。頗疑非常理。風雷各有司。降禍豈在彼。休咎驗庶徵。感召唯人耳。令也實不德。勿徒臯神鬼。及茲訪輿論。兼復考書史。歷歷皆有徵。衆說如一軌。曰余忝民牧。此事深足耻。德化既未能。力驅安可已。作文告城隍。縷縷陳原委。首言民困窮。此曰宜安救。中言天子聖。法不容奸宄。終言神聰明。捍禦民所恃。猶恐隔幽明。或未達意旨。三日齋戒浴。六往勤拜跪。五月初八。告祠薦牲醴。屬屬如有聞。彷彿具鞭弭。清晨集吏民。移檄調兵士。大礮問長槍。強弓兼毒矢。成敗逆不計。殃咎甘如醴。誓將活萬民。義不顧一己。行行至中途。父老環跪俟。請官且回車。怪物已他徙。昨宵潭有聲。聲與前相似。狂風忽大作。眯目不容視。滾滾向東南。陰若有驅使。聞言不敢信。輕騎至涯涘。四山氣若喪。一水清如泚。因令具畚鍤。聊復開山嘴。十年鑿不通。頃刻流若駛。始信神有靈。民言或不詭。歸來已數月。寸衷交懼喜。聞雷心一動。望禋步屢跂。今茲麥足收。野積如櫛比。秋成知可期。微神不及此。妖患庶永除。明神長降祉。識此告吾民。毋忘春秋祀。淺淺子紀事詩又云。海峰嘗誨人曰。讀書所以開拓器識性情。器識宏。性情正。則文章自真。不以雕琢剽竊爲能。詩與文無二道也。此數語。先生文章之本。亦即先生政事之本也。貴在求其真耳。真則以氣率志。事無不成。藝無不精矣。學者念之。冀景瀚政治學術。可述者如此。四傳。至易圖。字鬻人。官至湖南布政使。罷官後。吟嘯里門。耽懷泉石。過烏麓雙驂圖者。無不流連。

勝蹟，眷念其前徽，卒之日，謝枚如山長，爲志其墓云。

志云：閩龔氏，以循良顯名天下。近者山東巡撫丁寶楨，具其四世政績，請付史館立傳，得旨報可。曰：兩淮鹽運使，其裕曰：江西饒九南道，嶸曰：雲南鎮南州知州，一發曰：甘肅蘭州府知府，景瀚就中蘭州最有聲，則公之高祖也。其得載國史者，則以公署濟南府時，序功辭勇號，求大吏代奏而允行也。靖亂先吏治，公之意蓋遠矣。公諱易圖，字靄仁，曾祖諱式穀，安徽壽州知州，祖諱福康，湖南靖州知州，父諱耀孫，候選主事，誥封光祿大夫，母邱太夫人，兄弟四人，公居長，逾冠由庶吉士改官知縣，選雲南縣，是時英夷寇天津，擒匪充斥，行至汴，毛旭初侍郎方督師，奏留差遣，公遂從軍，以截勦劉添祥功，加知府銜，駐軍歸德，部議軍務省分人員，不准留營，奉旨遣回本任，侍郎以公帶勇出力，咨部公遂率六十騎，從侍郎守杞縣，僧邱殲賊於尉氏，公乃隨軍攻金樓，百日破之，斬女酋姚郜氏，而部議復促赴滇，奉旨以知府留滇補用，公既行，將入滇，適上諭湖南巡撫毛鴻賓舉知兵人員，赴東助剿，毛公舉三人應詔，公與焉，而張石卿、張子青、閻丹初諸大帥，以公英年曉事，皆欲得公，朝廷亦微知之，奉旨開雲南縣本缺，賞戴花翎，仍准留營差遣，並交東撫隨時察看，蓋異數也。閻中丞檄公入節署，以吏事相切劘，中丞謂欲強兵，必先富國，欲富國，必先安民，欲安民，必先察吏，孜孜焉日求循吏，皆與公之素意合，公亦盡言無隱，政事大舉，歲終，中丞以公爲東省不可少之員，應否回滇，抑留

東補用，請旨奉特旨龔易圖，以知府留東補用，以資得力，是在同治三年，自是而後，髮逆、汶沆、邱元才、捻逆、張總愚、任柱、牛老洪等，糾匪十餘萬，由豫竄東，裹脅日益衆，僧邱戰死，諸帥皆無功，公磨盾枕戈，殆無寧晷，朝旨遣提督劉銘傳援東，命曾滌生相國爲欽差大臣，中丞自將至兗，以公總營務，時朝旨主守黃河，公以運河爲東省門戶，議守運法，相國欲調公歸其幕，中丞爭之，密荐於朝，得記名，公議東平濱黃運兩河，宜設大營扼要害，時運河涸，諸軍營壘未立，中丞付令箭，委公視師，賊數千騎趨河岸，公擊卻之，西竄豫，相國議築河壩，公請自任，相國壯其言，責三閱月成工，自漑口至濟甯，二百餘里，公率二十八營司其役，如期而畢，賊復至，攻開河，中丞檄公督師，公率十餘騎夜至賊方西擊圩，公由東入圩，軍歡噪，賊以爲大軍之至也，遂退，旦日，公率從騎渡河視地勢，爲設營計，賊萬餘，布陣於西，相距二三百步，不敢逼，遂入湖口，與副榜曹正榜燃礮擊賊，賊退，公令斷堤築壘，使正榜守之，賊攻袁口，公趨赴備嚴，賊不得隙，遂竄皖，事稍定，公返東平，中丞疾，丁稚璜方伯權篆，遂實授公補東昌守，仍兼營務，以扼守運河功，奉旨以道員加運使銜，丁中丞過東昌，命總河北事，計東昌本屬外，泰安之東阿，兗之壽張，陽穀，曹之濮范，朝觀，濟南之平禹，德齊及臨清之夏武邱，凡捕匪事，均隸焉，擒匪竄入東，公馳至張秋，賊已由戴廟突入東阿，中丞斬戴廟守將朱萬美，戴廟、東阿距張秋皆十餘里，賊蹤及河岸，公率副將黃兆昇禦賊，賊沿南岸東趨，公飭遊擊楊長林率舟師東

下一擊於魚山，再擊於灤口，三擊於齊河。公又約河北紳士，集民團，一夜得數百萬人，自張秋抵齊東，三百餘里，無隙地。公奉嚴旨，如有一人渡河，即以軍法從事。賴公兢業，得無隕越。賊入青萊，中丞率諸軍躡之，朝命李少荃協揆，視師。率淮皖各營，至濟寧，議與東軍分守膠萊河。張秋以西，至濮范，公主之，議甫定，而直境梟匪蠢動。梟匪多臨清館陶人，公前輒令候補知縣耿光裕密捕得其曹，實諸法。餘匪逃直境，有王五者，勾煽鹽梟楊三，聚馬賊數百，乘捻過運，民心震懼起事。官兵輕敵而敗，勢愈猖獗。然賊中以吳丕基、馬清和為最驍悍，公駐館陶，賊來詐降，公令其入見，擒吳馬斬之。整兵而出，笑曰：「二凶去，賊無能為矣。」官兵追之，急竄德州。恩縣，公先遣黃兆昇邀之於苦水鋪，復調守備石魁陞馬隊與之合，賊至解鞍欲息，我軍夜突入其寨，殺斃殆盡。餘賊潰入夏津，夏津令郝植恭先得公檄，調民團扼其去路。公臨前敵殲之。梟匪平，捻匪自出膠萊河，其勢衰，而諸首逆竄散，相繼擒馘。捻匪亦平。公念河北瘡痍未復，請於中丞往撫之。至德州，謁李相國，得軍餘米數萬石，命賑被兵之家，不足，復請於中丞發省儲米以濟。民乃安。七年，以滅梟匪功，得旨以道員遇缺儘先題奏。七月，調補濟南府知府。十二月，又以肅清捻匪功，奉旨補道員後，加布政使銜。九年，中丞薦舉東省賢能，守令劉公第一，奉旨龔易圖，才具政績俱有可觀，實為東省出色人員，深堪嘉獎。著丁寶楨飭令該員勉為循良，勿得始勤終怠。公捧讀感泣，請咨入都引見，隨擢登青萊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議設

育嬰堂、郵鑿所，又立兼善堂，為貧民施粥。施藥、施種牛痘、施棺、施寒衣。今上登極，詔中外籌議海防，公上防海芻論八篇。李相國親蒞煙臺，與英使威妥瑪議滇人殺馬嘉理事，兵船來者十三國，公內撫外防，終役無害，俸滿入都召見，詢東事甚悉。公請假修墓，抵閩大水，督撫留辦賑務，捐萬金為倡。東撫奏催回任，未至，擢江蘇按察使。數月，丁外艱，服闋，補廣東按察使。逾年，授雲南布政使。未行，調廣東布政使，移調湖南布政使。數月，以前粵藩任內事被議，落職。後以順直水災，賑棉衣三萬襲，奉旨開復原銜。公罷官後，太夫人尚在蘇州，公頻年往省，既丁母憂，不久亦得末疾，遷延不起。春秋五十有九，祔葬中房雙峯山，贈光祿之壘。夫人劉氏，子五，晉義、銘義、鴻義、植義、同義，或議叙職官，或在庠。昔蘭州歷官精通兵謀，公亦以書生殺賊。蘭州所著澹靜齋諸書，宇內傳誦。公亦撰谷盈子並詩稿十六集，後先相望，非所謂克繩祖武者耶？予與公之先大夫世好也。公子晉義，肅衣冠來徵銘，二三戚友迭為先容，予不敢以老病固辭，因撮要書之。若其詳，則有公之自著年譜在，弗贅也。銘曰：其才卓犖，其氣英，出手有字，胸有兵。長城屹立，登萊青。河清海晏，民不驚。循良之裔，宜簪纓。雄心未已，哀九京。稼軒後身，無乃真。梁上國亦入清史列傳。

傳云：梁上國字斯儀，福建長樂人，少為大興朱珪所賞識，入讀書社。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習國書，散館改除。大學士于敏中惜其才，奏請留館學習，尋以憂歸。五十五年，再散館，授編

修嘉慶二年轉御史六年巡視濟寧漕務七年遷給事中復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遷太常寺少卿復遷奉天府丞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以前失察通倉盜米望吏議十五年復補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擢太僕寺少卿是秋奉命督學廣西十九年晉太常寺少卿二十年卒於官年六十八上國通經知時務凡當世之急務鄉里之利病旁咨博訪多所建白時楚蜀用兵疏言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尙謀議以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安招撫以淨賊根上覽奏趣令更立法紀軍政始肅閩南奸民結黨通兵役號天地會蔓延他郡肆抄掠有司匿不聞復疏請敕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黨解散一方遂安臺灣噶瑪蘭居淡水廳之北屢爲海賊蔡牽朱瀆所覬覦上國疏請收撫其地上令督撫議尋見施行惟巡視南城時以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歧徑奸慝易溷因請分村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論參用保甲法而通變之吏議格不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時服其先見生平賢直好學不蹈脂韋好面規人過治經不苟同於人古文尙書自閩若璩疏證出同時毛奇齡冤詞朱鶴齡埤傳仍以孔安國傳爲真本自後學者尊信閩氏無異詞上國著古文尙書條辨八卷力攻閩氏惟語多嫉激世鮮好之大興翁方綱序其書謂古文諸篇皆聖賢之言有裨於人國有資於學者不宜輕議閩氏多嫉激語故梁子亦嫉激以敵之此非梁子之過閩氏之過也然上國之學不盡同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十二

於奇齡有駁毛氏大學證文一卷他著又有數目通典十卷閩海人文五卷山左山右遼瀋粵西遊記四卷九山詩文集十二卷陳恭甫太史壽祺並爲之志墓

志云太常梁公既卒之明年丙子九月將窆於福州西郭外祭酒嶺之陽其孤來請銘且曰將託是以獻史館壽祺乃謹系其世次諱官叙而銘之

叙曰公席十餘世逢掖之澤鬱久而光篤生賢雋少爲學使者紀文達公所賞顏其堂曰書香世業迨入翰林習國書散館當改除金壇于相國惜其才請仍留庶吉士故公於國書最明鄉後輩經公講畫皆掇高等既丁內難尋以父疾乞養居里十二年而後還朝當是時公有景弟五人侍奉非不足而公獨不忍貪祿以違其親可謂孝矣公質直好學不蹈脂韋不設戟級與人交必信面規人過而人不怨自陟臺垣歷宮詹所建白多詳至方楚蜀用兵累年詔臺臣極陳得失公上疏言平賊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尙謀議以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安招撫以淨賊根上覽疏動容趣令更立法紀悉如公所畫軍政由是始肅卒所以剪除芽蘖保大定功自公發其謀也閩南奸民結鄰通兵役號曰天地會蔓延他郡肆抄掠有司匿不聞公從鄉人訪得其實疏請飭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鄰解散一方賴以安巡視南城以爲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歧徑奸慝易溷因請分村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論參用保甲法而通變之

格吏議不果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乃服公之先見。比於曲突徙薪焉。巡視漕務，釐積痼，革陋規，桀僕隸，復濬引河，施遏壩，運道以利，勘泉於盛暑中，奔馳數百里，雖疾不輟。上聞嘉悅之，稽察旗學，條上四事，曰專教習，則偷曠除，立多師，則迪導廣，增學額，則勞來周，修黌舍，則規撫整。其他落落大者，若請續修大清會典，收撫臺灣山後噶嗎蘭，皆見施舉，裨國家大計。公之事君忠而能謀如此，所交鄉鄰諸君子，及輦下賢士大夫，每從之，博咨當世急務，與桑梓利病，汲汲以濟時爲心，故不爲矯激沽直之行，而讜論未嘗不見納於明聖也。公分校鄉會試，得士多知名。今東河總督九江李公鴻賓，其顯也。服官四十年，廉約如韋布，顏所居曰四知，爲政黜浮，勤考校，剔弊習，試期輒終日，冠服坐堂皇，夜分少假寐，或兀坐待旦，無倦容。有誚公自苦者，而公卒忘身盡瘁以歿。嗚呼哀哉！壽祺於公爲後進，又與公諸從子交習，見公生平，無嗜好，持躬接物，一出於禮，蓋優爲鄉人士式。公逝而典型不可復覩矣。嗚呼哀哉！公所著有駁閩氏古文尙書疏證五卷，駁毛氏大學證文一卷，進御詩賦一卷，山左遊記一卷，遼瀋遊記一卷，粵西遊記一卷，詩文集十餘卷。又國朝閩海人文五卷，數目通典十餘卷，未完書，系曰公姓梁氏，諱上國，字斯儀，一字九山，其先福州長樂人。國初徙居省治，十五世皆爲郡縣諸生。曾祖澄漪，祖邦柱，考劍華，並贈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妣林氏，贈淑人。公於次四，未弱冠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三年，與仲兄同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

閩中會館志

館仍留學習。四十四年冬，丁母憂歸，服闋以父疾乞養，尋丁外艱。九十五年，再散館，授編修，分纂國史。五十七年八月，分校鄉試，得士林芳等十三人。嘉慶二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六年，分校會試，得士冉永淦等十七人。是秋充會典提調，巡視濟寧漕務。七年，秋遷工科給事中。冬，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夏，除太常寺少卿，秋拜奉天府丞，兼提督學政。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奉命祭告北嶽河瀆，及歷代陵寢。是冬，以前失察通倉盜米，望吏議。十五年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夏，擢太僕寺少卿。秋八月，提督廣西學政。晋太僕寺卿。十九年，晉太常寺卿。明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勞卒於慶遠試院。春秋六十有八。娶許淑人，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子三，雲銑乙卯科舉人，雲鏞附貢生，雲鏞太學生。女子子三，婚姻皆名門。孫三，堯辰，靖辰，拱辰，銘曰：性之溫，德有隅，志之潔，行有樞，學之篤，刊皮膚，言之忠，安槃孟，好正直，天所孚，發文章，帝所愉，古醇聽，執其符，身可滅，道不渝，名山岩，崑，諡自前儒，此吾九山先生之卒廬。

謝枚如山長課餘續錄，謂上國有三男，三女。其季子蘭笙，雲鏞廣文最知名。次女蓉函，韻書詩筆足以函蓋閩秀。太常拜奉天府丞，子女隨任。蓉函復又隨其夫許明經，謙客承德，兩次出塞，得江山之助多。今合錄一二亦文獻之所必及也。廣文有天花丈室詩集，久未付梓，其子靖辰携以屬予，予爲編定六卷。附生紅館詩詞一卷，則其繼室侯官周蕊芳所作也。有序載賭碁山莊文，又續廣文集中。

有臘底園梅初開，蓉函許姊有詩次東坡和秦太虛梅花韻，命同作云：頽顏半若霜條槁，忽見新梅爲傾倒，吟腸久澀俗慮填，索笑翻愁被花惱，今冬少雨土膏涸，番信來春復不早。原注明年正月四日立春花晚還爭淑氣先，影疎愈覺仙姿好，汝南阿姊工詠絮，百戰騷壇筆橫掃，滿收玉粟貯錦囊，逸韻真追素心老。原注閩秀許素心吾姊祖姑行也著疎影樓集行世記其贈先慈許淑人詩有飢嚼梅花當玉粟句陽春一曲本難工，酸寒自愧蟲吟草，惟應高誦瓊瑤章，代牒催花向晴昊，憶予初交劉芑川時，一日芑川手一詩箋，題曰：荔支香，謂予曰：此吾鄉閩秀、梁蓉函爲諸生捉刀之作，恭甫先師訪而得之，決其必傳，子以爲何如，其詩曰：荔支香，驛路長，嶺南貢使趨上陽，十里一置五里堠，七日七夜飛時忙，長生殿上南薰涼，纍纍虬卵傾瑤筐，顛坑仆谷那復計，喜及蟠桃筵上供新嘗，荔支來，妃子笑，玉骨冰肌朗相照，仙果真開頃刻花，樂章恰進清平調，吁嗟乎，側生餘毒流瓠犀，豈知瘡痍先黔黎，紅塵影斷迷烽火，霓羽歌殘咽鼓鼙，沈香亭北春風冷，黎樹墳邊秋雨淒，方家紅，陳家紫，絕品楓亭世無比，徵求幸不到閩南，共有官茶門充篋，甯陽有女淑且美，閑吟團扇長門裏，不用明珠慰寂寥，詎因口腹煩鄉里，區區恩寵奚足論，要識河洲風化始，君不見當時愛梅高調致自佳，何曾遣進羅浮花，予讀之失色，自愧身爲男子也，近讀浙江書局所刻二思堂叢書，則菑鄰中丞閩川詩話四卷，卷首有蓉函序，此詩已錄卷中，且所錄不止此一詩，梁氏亦不止蓉函一人，或謂閩秀詩話皆出蓉函手筆，讓善於其兄，未可知也，予又得廣文日記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十四

簿兩殘本，按日作記，分早晨、上午、下午、夜間，所讀之書，所行之事，歷歷在目，字畫謹飭，想其無邪僻之行，惰慢之愆，若再擴以見聞，質疑辨難，悉入焉，此即著述之底本也，予每勸學子效而爲之，而人多畏難，則忽近圖遠，因循浮慕，誤之也。聞蓉函有靜安吟草未知編集否當訪之上國會孫名履將，字洛觀，爲茂才時，人極機警，而有至性，出筆秀削，宜於倚聲，年未三十而卒，有木南山館詞一卷，謝枚如山長，擬序而刻之，魏子安、秀仁、梁禮堂、鳴謙皆有序，子安有云：一鱗一爪，一聲一淚，鷺鳥盤空，天有蒼涼之色，哀蟬乍警，時多凌厲之音，讀者可以知其詞境矣，南柯子春日，用禮堂韻云：簾捲霏霏雨，苔勻漠漠煙，柴門春水暮雲天，獨對落花，無雨立階前，薄醉初欺臉，微吟欲聳肩，鷓鴣聲裏路三千，不道東風吹夢，忽經年，聲聲慢，雙江樓，聞琵琶有感云：鬢絲減綠，燭淚燒銀，酒醒人倚雕欄，切切淒淒，乍疑雨過江干，幾度傷春傷別，剩香塵，澆在青衫，愁絕處，欲歌難終曲，記又無端，一語一絃一咽，莫珠簾風露，十指禁寒，江月無聲，開窗一白漫漫，昨夢紅燈深處，第三橋過第三間，問是夜携朱笙，同譜花南。見賭莊初話續按龔梁爲閩中望族，初值兵亂，輾轉戎行，後以主知，剔歷中外，均以民事爲重，凡所設施，皆能通經知時務，於民生有益，國本有關，故其積之厚者，其後乃昌，閩之龔人，易圖布政，卽景瀚之後也，長樂之梁芷鄰，章鉅中丞，卽上國之後也，文章政事，代有其人，此豈偶然也哉。

十八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庚寅年恩科鄉試中式之鄭洛英，字耆仲，以詩名，陳恭甫太史曾

以之附傳於張騰蛟傳後，蓋亦足增文苑之光也。

傳云：鄭洛英，字耆仲，一字西廬，侯官人，亦大興朱筠及太傅珪所拔，少喜爲詩，質本魯，以專且久，遂穎敏，嘗與客飲酣，日昃爲人逡巡，成百韻詩，餘景猶未沒，博涉史傳，能鼓琴書畫騎射，困諸生久，乾隆三十五年，舉於鄉，洛英性俊爽銳氣，然素羸，家貧遇塞，常惴惴然，恐業之不成，名不得立，而身將殞也，閒遊邵武，郡人徐時作爲錄其詩二十二卷，皆四十以前作，無何竟卒，洛英從建寧朱仕琇游，仕琇稱其詩至者，蒼鬱孤清，得古人神理，論者謂洛英才格，於虞集高啓爲近，惜不假以年，而卒其業也，有耻虛齋前集、後集、外集、外鈔。

十九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丁酉科鄉試，中式之薛朝標，性孝友，辛丑成進士，閩志曾列之於孝義傳。

傳云：薛朝標，字信龍，乾隆辛丑進士，以母老未赴部銓，母歿後，援例授員外郎，五十三年，大學士福安康督閩浙，開通河渠，命朝標董其事，數月而竣，後巡撫汪志伊蒞閩，修城垣，亦以朝標董之，時南台港流淤塞，居民多佔地造屋，致碍行舟，父老議開鑿，朝標令先清地界，適已有慶數楹，侵舊址，召土匠毀之，而後令民折毀，至今港岸平闊，船泊無碍，朝標之力也，時又修萬安萬壽二橋，兩役並興，不形竭蹶，生平急人之急，甚於己私，戚屬某貧而寡，遺孤甫二齡，姑將奪其志，朝標周恤十餘年，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十五

全其志，先墓傍有某氏子，欲遷其先十餘柩，而鬻其地者，贈以金，使封其墓，族戚有婚嫁喪葬，不能舉者，咸贊助之，子嘉穎，嘉慶丁卯舉人，河南衛輝府封邱縣知縣，河南鄉試同考官，著有易詩書三經精華，行世，纂修呂新吾先生全集，爲有清一代大儒。

二十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己亥恩科鄉試，中式之林一桂，陳恭甫太史，壽祺，撰東越儒林後傳，曾於官獻瑤傳附載之。

傳云：林一桂，字鈍邨，乾隆四十四年，舉於鄉，嗜學，老而不衰，尤好周官，自王與之訂義外，博蒐漢唐以來，迄本朝諸通儒所論著，涉周官者，條比件繫，手纂爲長編百冊，復刪繁掇要，爲讀周禮私記，數十卷，甫卒業而歿，年八十餘。

一桂蓋篤學人也，而尤專於禮書，謝枚如課餘續錄，曾載其遺事二則，一云：殖社同人中，閩縣林鈍邨，一桂，廣文，侯官謝甸男，震孝廉，甌寧萬虞亭，世美中書，俱精禮學，鈍邨有長編，甸男有案語，虞亭有萬氏禮箋，近所刻甸男禮案，出於後人掇拾，非其至也，予過建寧，雜詩云：鈍邨貫穿徹三千，大謝身居俎豆邊，一樣飄零付塵土，容臺誰數萬家箋，聞鈍邨村長編，近百卷，曾錄副就正恭甫，恭甫卒，鈍邨亦卒，後此本爲林香谿，昌彝教諭所得，香谿紬繹推擴，遂成三禮通釋，獻書得官，外言藉藉，予未之審也，鈍邨有孫，香雨，景忠志節士也，每談忠孝大義，抑揚頓挫，奕奕有神，素就提鎮幕館，習於武

健、歸家或告以此事、忿然作色、欲鳴之官、衆阻之不爲動、與予亦初交也、予語之曰、凡注書者、非爲名也、欲其說之行於世也、今書雖見竊、而說則已行、度之先哲之靈、不其慰乎、且刊刻祖集、子孫職也、今有代君爲子孫、又何恠乎、以說則已行、以職則有人代、君若一笑置之、則大度之名、遠近交傳、一舉三善、何樂如之、且古來如此等、悉數難終、後來亦無不敗露、子姑待之、君不語、其意似以爲然、時在座、尙有數人、羣然和之、事遂寢、嗟夫、前人綽有才學、恐其名之不立、往往著書、託之古者、如張霸百兩篇、僞古文尙書之類是也、後人才學素歉、則剽竊陳篇、竄易名字、自向郭注莊以來、層見叠出、一人大老倡於前、而無知餘子、從而效之、不獨眞僞雜揉、而風氣不古、亦足釀人心之憂也、香雨著國朝忠義私淑錄初編、凡十五卷、草稿已備、未及校錄、孫慕韓、葆琦、余之表弟也、嘗語余、鈍村曾孫女適許氏、許女適林氏、卽林廷弼起鵝茂才之母、爲余之八舅祖母、而慕韓之外祖母也、幼時嘗聞其述林一桂、於嘉慶二十四年、以硃書楷書通鑑輯覽一部、連同三禮長編之稿、交與曾孫女、後流傳入林家、爲香谿昌彝所得、香谿卽林起鵝之先人也、香谿將三禮長編、改爲三禮通義、進呈時、由林文忠則徐夫人、書楷、得教諭、後傳通鑑輯覽、及三禮長編原稿、俱燬於火、林家至今、深爲惋惜、此之所述、與謝氏所紀、及何梅生孝廉、振岱所語、余者正同、又一則云、閩川詩話云、林侗叔、錕、孝廉、鈍村之子、能讀父書、而有狂名、受業於鄭蘇年師、痛加裁抑、稍知斂戢、嘗計偕入都、途中口號云、雨

雪空山一蹇驢、自携名刺走青徐、求人昏暮都無悔、悔昔無錢要讀書、則猶是狂奴故態也、未知是香雨之先人否、予老友、周廣和先輩、蒼士嘉璧之孫、精於醫、能讀靈素諸書、立方多用仲景、其祖制藝大師、門下極盛、故廣和習於文人、多聞遺事云、鈍村兩子、皆善醫、廣和所從受業也、

按林昌彝、爲沈文肅、葆楨之師、文肅十七歲、從其學、爲制藝、昌彝夢見文肅名、在天榜第二名、己名在八十二名、及鄉闈榜發、昌彝中八十三名、捷報先至、歡喜若狂、文肅曰、一第何足貴、而師喜如是、少頃、文肅中第三名、捷報亦至、昌彝賀之、文肅已睡起穿襪、止得其一、而遺其一、徧覓不得、昌彝窺見之、告之曰、兩襪穿一足矣、一第何足貴、竟忘情如是耶、簪花日、解元暴卒、沈果列第二、林果列八十二、夢兆之靈、有如是者、此丁莪池之子、畏起、震舍人所云者、

二十一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辛丑科會試、中式之齊弼、字蘭皋、爲知縣、有廉惠稱、以子貴、封奉政大夫、其行誼亦有可紀者、故陳恭甫太史、壽祺、爲之志墓、

志云、余友中憲大夫齊君、奉諱歸自河南、卜葬厥考奉政公有日、以狀乞壽祺爲銘、壽祺雅爲中憲所善、頃居里、習奉奉政公之光儀、而公又嘗與先大父贈大夫遊、交世以篤、不獲辭、按狀、公諱弼、一字蘭皋、其先自唐末入閩、世爲侯官人、考璋、縣學生、教授於鄉、四十年、有子四人、公爲長、幼穎異、未弱冠、縣試冠其曹、舉乾隆三十六年鄉試、大興朱文正公分校會試、得公卷賞之、力薦不獲、雋、文正

由是知公四十六年成進士。久之，選授湖南醴陵縣知縣，廉節慈惠，勤於讞獄，充五十九年鄉試同考官，得士謝世琛等七人，調署辰州通判，苗人不靖，調赴鎮筵軍營，撫小鳳凰營難夷，收其戎器，深入阻險，大帥檄鞫被掠者，他吏多欲邀功，誣爲奸民，駢戮，率以此得善除，公攘臂與爭，所全活以百數，曰：吾非圖陰功，但持此不忘殺人之心，以對天地鬼神耳。君子是以知公之仁，施於後昆，大而遠也。大計卓異，丁外艱歸，服闋，終養母黃太夫人，居十有七年，太夫人耄耋康強，閭黨稱慕之，撫孤姪如子，養寡妹終其身，少極貧，無憂色，及家少豐，而食不兼味，衣不華飾，嘗述前言，訓子弟曰：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造物，留有餘不盡之福，以待兒孫，其志行如此，中憲少負才望，以詞臣使海外，不辱君命，典劇郡有聲，天寵三錫，皆公之教也。嘉慶二十年二月十日，疾終里第，春秋六十有三，嗚呼！公之歸田也，齒未及艾，其乞養也，太夫人亦年未及籍，迺遽勇退，以樂其樂，此豈世俗富貴利達之說所得侵其中者耶？仕雖未竟其用，然學行足以善其躬，祿養足以榮其親，名位足以張其後，書所謂攸好德，則錫之福者，信乎當之，而無憾焉矣。公以子貴，累封奉政大夫，室許夫人，同邑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累封宜人，子二鯤，卽中憲許夫人出，嘉慶六年進士，翰林院編修，日講起居注官，記名御史，賜一品服，充冊封琉球正使，京察一等，河南府知府，舉卓異，睢工叙績，卽選道員，娶許恭人，廣東東祿豐縣知縣懿善女，卽許夫人之姪也，鯨筵周氏，出廩膳生，候選訓導，娶薛氏，女女子五，許夫人

出者二，筵葛氏出者三，婿曰舉人梁雲銑，國學生陳麟書，餘或許字或幼，孫六人，祥慶附貢生，娶郭氏，刑部員外郎，仁圖女，次祥桐，祥庚，祥光，祥齡，祥松，女孫五，公卒之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葬南郭外，齊安梅湖山之陽，禮也，銘曰：求忠於孝，大有善話，公全令名，獨履其泰，寒民撫夷，勤勞課最，進不貪榮，退不易介，世祿千鍾，南陔自戒，事親之樂，孰此爲大，門閭旣高，自天錫賚，終焉林泉，脫彼埃壒，梅湖之藏，雲翳霞蔚，卜云其吉，繩繩黻佩。

蘭皋，以未艾之年，勇退養親，與陳恭甫太史有同志，故太史樂爲之誌墓，其所謂事親之樂，莫此爲大者，非恭甫不能有是文，亦非齊蘭皋所能當之，而無愧也。

二十二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嘉慶丙子科鄉試，中式之郭階山，道光癸未科會試，中式之李彥彬，原匾彥字下雖闕文然以其時考之當爲彥彬，其科第之隆，吟咏之盛，亦爲閩中所羨稱者，階山有五子，俱得科甲，五子中惟郭柏蔭有傳，而柏蔭與其弟柏蒼，俱以詩名。

傳云：郭柏蔭，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編修，十六年記名以御史用，十七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十八年轉掌山西道，十九年巡視西城，轉京畿道，二十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六月轉掌京畿道，遷刑科給事中，稽查戶部銀庫，尋授甘肅甘涼道，柏蔭任御史時，海事漸起，條奏臺灣情形，請勤撫字，嚴番界，覈倉庫，察偷渡，防兵丁頂冒，戒人命盜案消彌，又

奏懲泉漳二府械鬥、禁洋烟入閩省海口、並內地栽種罌粟、均得旨飭議施行。二十三年七月、銀庫虧短事發、柏蔭查庫時、未及覺察、有旨革職。十二月、庫款賠補完竣、以主事用。咸豐三年、在籍會辦本省團練、克廈門、賞四品頂戴、以員外郎選用。七年、以延平防勦功、陞郎中。九年、團練事竣、賞加三品銜、並戴花翎。同治元年、引見、奉旨交欽差大臣、曾國藩軍營差委。二年三月、授江蘇蘇州常鎮太糧儲道。十二月、擢江蘇按察使、以蘇州克復、辦理善後、尤爲出力、賞二品頂戴。五年四月、陞江蘇布政使、並護理江蘇巡撫。時中外臣工、有請減江浙浮糧之奏、奉旨允准。柏蔭議請、覈減蘇松太三屬漕額三分之一、常鎮二屬、十分之一、又以太倉州、及鎮洋縣境之劉河、歲久失修、疏請借款挑濬、於均霽水利州縣、按畝攤徵歸款、又請蠲緩被兵各屬、民欠漕糧、均如所議行。六年二月、擢廣西巡撫、未赴任、調撫湖北、仍留署江蘇巡撫。先是江浙界間、有小船、携帶火器、在太湖一帶、打捕水鳥、名曰槍船、後漸相聚爲匪、有卜小二父子、聚黨橫行、勦捕未獲、柏蔭會同浙江巡撫、馬新貽、飭員擒獲之、及悍黨四十餘人、寘之法、永禁槍船名目、令另改船隻、驗烙編號、設立牌甲、約束稽察、民以安謐。六年十二月、奉敕赴湖北巡撫任、尋署湖廣總督。時值各省遣散營勇、會匪蕭朝翥、潛約其黨、分佈黃梅、武穴、龍坪、各水次、阻截散勇、偏令從逆。柏蔭飭將弁迎擊、擒獲多名、朝翥圖竄河南、追及之草鞋店、其黨殺之以降。上嘉其辦理安速、又勦平京山教匪、吳世英、蕪水教匪、馮和義、沔陽教匪、劉維義

等七年、疏言湖北武漢等等、向爲水陸通衢、人情浮動、而漢口一鎮、舟車輻輳、華洋雜處、散勇遊匪、往往厠匿其間、既無生理可安、復無恒業可守、飢寒所逼、必至流爲盜竊、且每遇鄂省撤營之際、卽布散謠言、勾結入會拜盟、乘機挾制、疊經查拿懲辦、此風少息、然欲圖久安長治、必先求正本清源、是以臣等會商、在於武漢襄樊地方、設遣勇總局、專派委員經理、一面出示曉諭、並通飭各屬州縣、稽察保甲、凡有在鄂散勇、均令赴局報名、由局雇船、委員押送回籍、酌量道里、給予川資、庶幾無業之徒、均可早歸鄉里、而五方雜處之地、不致容納流亡、又言淮南鹽引、向以楚岸爲大宗、自粵逆踞擾長江、梗阻運道、當事者、議以淮北票私、暫濟民食、江皖克復以後、北私駕輕就熟、浸灌漸多、而淮南商販、銷售甚滯、亟應截止、淮北私堵後、鄂省每月少數千緡課錢、然與其抽收零星、任鄰私之充斥、何如規復引地、冀官引之疏通、請自本年六月爲始、嚴禁淮北票私、卽將前設抽課之處、一概裁除、又襄鄖德三府、前此兼銷潞鹽、亦一律禁止、原設抽課各卡、一體裁撤。八年、卸署總督、回巡撫任、時夏秋多雨、湖湘之水下注、武漢各屬、隄垸潰決、田廬盡淹沒、柏蔭遴員分帶錢米、往沔陽、嘉魚、黃梅、孝感、四州縣、分別賑恤。武昌、監利、廣濟、三縣、酌量安撫、嗣以節屆秋分、水仍未退、因疏言鄂省、武昌、漢陽、黃州、安陸、荊州、等府屬州縣、非濱臨江漢、卽附近湖河、或修長隄、以爲保障、或築子垸、以固田廬、無如地勢低窪、頻苦水潦、本年雨暘失時、又值湖南大水、建瓴而下、川水、襄水、同時

併漲，以致隄垸多潰，田禾沈沒，廬舍被淹，小民蕩析離居，殊堪憫惻。業撥款備穀，委員分散各邑，暫作急撫。一面在武漢城外，搭蓋草棚，分設粥廠，陸續撥用官捐銀兩，又動碾倉穀六千石，安置外來災民，棲止就食，並分飭被水各州縣，設法平糶，立粥廠以濟飢黎，滿擬水退，迅速補種雜糧菜蔬，稍資餬口，詎節逾秋分，水仍未退，補種失時，小民欲歸無所，待哺情殷，臣查業已成災，約十州縣，若俟水落勘齊，再行覈辦，勢必緩不濟急，且轉瞬秋盡冬來，飢寒交逼，難保不羣聚爲匪，是賑撫不能不急爲請帑也。至有隄州縣，歷年冬修，按畝集費，已極艱難，矧值大水成災，謀生無術，若不預爲一併籌畫，各隄斷難修復，來年水仍汎濫，與國賦民生，皆有所損，是隄工又不能不急爲籌辦也。兩事分辦，約需銀五六十萬兩，當茲庫藏支絀，再四籌思，擬將有隄未成災者，僅准借款修隄，已成災者，以工代賑，其老弱婦女，及無隄州縣，概行酌發賑濟，似此撙節辦理，亦非三十萬兩不敷，仰懇天恩，俯念災黎，待救急切，准將應解京餉之司庫地丁，暨江漢關六成洋稅，各撥銀十萬兩，並在本省貨釐鹽釐項下，各撥銀五萬兩，則工賑兩有所濟，疏入，上悉從之。九年閏十月，復署湖廣總督，十年湖南會匪糾黨，連陷益陽龍陽二縣，柏蔭飛飭岳州鎮，派船赴澧州防守，又飭宜昌鎮，及荆宜水師，分股稽察，並咨湖北提督郭松林，駐軍荊州，相機進剿，得旨布置尙爲周妥，惟楚鄂會匪，實繁有徒，恐到處勾通，暗中響應，必須乘其初起，就地殲除，方免蔓延爲患，常德近接鄂疆，當嚴飭派出各營，實力

堵遏，毋令匪蹤侵軼，荊州地方險要，並著會商郭松林，嚴密布置，常德兵力甚單，如該處情形吃緊，該提督自應出境進兵，協力助剿，但須兼顧荊州防務，不可稍有疏虞，是在該督等酌度事機，妥籌進止，旣而該匪回竄桃花江一帶，官軍分路進剿，悉斬首要各逆，地方肅清，旋即署總督任，十二年十一月，湖北各屬被水，復奏請蠲緩新舊錢糧有差，得旨允行，十二月，以病，奏請開缺，允之，光緒十年正月卒，遺疏入，諭曰：前湖北巡撫郭柏蔭，由翰林院編修，洊擢封圻，歷任廣西湖廣等省，整頓地方，著有政績，嗣因病准其開缺，回籍調理，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巡撫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尋賜祭葬。

柏蔭，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乞休，距其卒也，歸隱十年，日爲湖山之遊，有西湖冶春詞云：湖船雙槳盪相騰，寒綠萍開水上，認取謝家舊池館，桃花猶作晚霞蒸，其弟柏蒼，亦多游湖之作，五月五日，西湖贈林漣云：不是貪歌舞，言來此地游，青山都在水，白眼獨登舟，相對神如月，微吟意帶秋，何時聽招隱，聊與木虛儔，又盪舟湖上云：烏柏纔紅綠蓼肥，水邊鳧鴈傍城飛，漁謳散後菱歌起，打槳煙中緩緩歸，又西湖贈非衣子云：歸鷗堤畔一揚舠，盃酒年來醉未醒，短鬢已同湖上白，羣山猶向眼中青，雨過歸鷺明能見，風定哀蟬緩可聽，孤樹蕭疎時獨倚，任他菱芡滿前汀，柏蔭柏蒼，俱有詩集，見侯官郭氏全集彙刊內，柏蔭有子，名式昌，林琴南孝廉曾代人爲之志墓。

志云郭氏自唐汾陽忠武王孫嵩咸通中入閩居福清之澤朗鄉再遷遂籍侯官至教諭階三公族始大教諭五子皆登科其次曰柏蔭最賢而貴出嗣教諭之弟世厚公以翰林歷官江蘇廣西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國史有傳中丞公子六公次長諱式昌號穀齋廉素通瞻早歲屬文婉有辭況十六入邑庠逾年食廩餼然即遠慕勳效留意牋牒既用軍功得知府始舉於鄉再罷春官試乃宦浙湘鄉蔣果敏公方以勛誠撫粵檄公佐戎幕濱海客民倡亂既受創而強者負固不下公單騎即賊中撫慰乃投械爭出款於軍前果敏上其功賜花翎遂權肇慶府事賞拔鄭公紹忠於罪籍中後卒爲名將果敏求治急所屬咸莫便其私督府瑞文莊病之公進規果敏恒以官胡交驩爲言然果敏終以直去文莊知公溫裕常調和兩府間遣客道意留公自佐公不可戊辰歸浙權温州府事再權湖州旋移台州台州黃金滿者盜俠也椎埋攻剽廢亂郡中恒依山阻隘恣爲醜圖官軍累趣莫勝浙中大震而臺諫論列至伍之黃巢方臘斥爲雄渠公單車至治進台之父兄叩以賊蹤所自知客兵多爲賊調急檄趣移軍內屯別募土著使人自爲守復以嚴法繩蠹吏蠲斥苛歛與民休息金滿奸狡恒以官吏貪酷狀扇其徒類至是知無倖遂歸誠於彭剛直公剛直許之偕浙撫飛章入告公請諸剛直令隸長江水師剛直檄公往簡其衆賊中知公至液人獲飲公左右疑有毒肘公勿進公若弗省者盡之賊大感動遂受令果出隸長江軍台事始大定甲申丁中丞公憂去任服闋到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

浙歷權杭州金華府事癸巳以大臣明保引見奉旨仍發原省遇缺即補並交軍機處存記其冬題補台州府知府甲午海運北上護理糧道旋省檄權處州未至道更湖州丙申復歸台州於是公蒞湖三蒞台再矣台固盜藪舍斬刈無術公獨靜鎮無擾盜亦不作台人稱曰郭佛戊戌復以疆臣薦晉道員庚子義和團起衢州奸民亦煽動既殺教士殲及穉弱復劫取縣官叢槩洞腹背戕其二子尸次外人大鬪將勒兵搗杭城是時東南方立互保之約劉忠誠公自金陵馳書問狀大吏始取爲亂者刑鞠於府治然外人責首惡急衢人益潛煽不已大府謂公夙望移公爲金衢嚴道鎮之公得檄親故咸止公公曰人臣舍難事弗任孰宜任其難者卒往諭士民令安堵釋其株連者懸金購魁率不旬日果得盜外人責言始息公前以籌餉功加二品頂戴中丞任公臚公政績入告得旨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甲辰冬奏署按察使時公患脾洩甫愈歲暮冒風雪登程既受事理公牘接僚佐未嘗休息告公子侍郎曾所等將解官卜宅吳閩顧卒以積勞成疾遂不起下略

式昌有子曰曾所陳太傅爲之志墓

志云公諱曾所號春榆一號匏庵晚稱遜叟自其本生曾祖光祿公曰階三者由舉人官教諭親見五子科第遂爲吾閩望族祖柏蔭道光壬辰進士官至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國史有傳父式昌咸豐己未舉人浙江金衢嚴道署按察使妣陳夫人贈一品夫人公光緒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

館用主事、分禮部、隸儀制司、與修會典、癸巳充軍機章京、洊升郎中、三次京察一等、擢內閣侍讀學士、轉太常少卿、遷光祿卿、兩宮西狩、馳赴行在、授通政使、兼政務處提調、回鑾後、三攝侍郎、而樞直如故、駸駸嚮用矣、以憂去、服闋、授郵傳部左丞、旋署右侍郎、復調禮左、逾年除禮右、宣統三年、改禮部、爲典禮院、授副掌院學士、旋署掌院學士、遜政詔下、朝列星散、獨完所守、以授代者、公蓋始終爲禮官、中兼掌制、星一終耳、初公在部、以端慤有文、爲李文正所知、故在政府多所諮度、榮文忠、聞諸文正、亦雅重公、拳禍亟、得與東南疆帥、往復策畫、而互保之約以成、時有請殺某某大吏、及派義和團檢搜官宅者、亦以公言而止、畫一服制議起、同官將改漢從滿、張文厚爭之、久不決、公再至部、援據經史、手草千數百言、議始定、滿漢同服三年喪、著爲制、黃黎洲、顧亭林、王船山、三儒從祀之議、肇於數十年前、趙御史啟霖、復彙爲請、部議先徵衆論、或主專准顧氏、覆奏上、公特疏力陳、宜並從祀、乃報可、宣統初政、特詔褒謚、徐尙書用儀、立尙書山、許侍郎景澄、聯閣學元、袁太常昶、從公請也、張文襄嘗語人、百年來、禮官能舉其職者、郭某一人而已、性澹退、立朝無所援繫、當光緒中葉、揣大亂將作、自以世臣、不忍去、見同巷龐光祿鴻文、引疾歸、署所居曰媿龐、既又署曰再媿、媿無所獻替也、其起復還朝、疏陳五事、有曰、挽積習、則揭請求餽遺之弊、歸責於樞近、兩宮動容、而嫉者益甚、久之始以資深貳春卿、時新學方興、已有排斥禮教者、故公在官、常以維持人紀、爲汲汲也、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一

公故充 實錄館副總裁、解官後、治書如故、既復奉命勸修 德宗本紀、書成、賞頭品頂戴、實錄尊藏、 皇史宬竣事、加太子少保銜、大婚禮成、 晉太子太保銜、七十生辰、拜 御書聯扁、及珍物之賜、常以報恩無日、怒然中傷、播遷以來、仍歲時朝謁、雖扶疾無間、戊辰六月、裕陵、定東陵之變、上變服設位、朝夕祭奠、公亟奔問、隨班行禮、歸益憤鬱不自憊、十一月己酉、日加未、覺心痛、遽卒、春秋七十有四、遺疏上、詔贈太子太保、賞陀羅經被、派貝子奠醊、予諡文安、賜祭葬如例、公內行肫篤、待親舊、有終始、與人樂易、而不爲苟同、人有一善、必盛譽揚、及操衡鑒、則又甚精審、癸卯典山東試、庚戌主舉貢會考、皆得士、 殿廷試事、必與閱卷、衆重楷書、公務取實學、公故博洽多識、辛亥後、感時懷舊、一寓於詩、既成、亥既集、繼以徂年集、並雲萍籠稿、合刻爲匏廬詩存、凡九卷、讀之可以知公之所存矣、其未梓者、有讀杜札記、樓居偶錄各一卷、邨廬日記、若干卷、配馮夫人、繼配王夫人、子四、則灃、光緒癸卯進士、由編修、簡授浙江溫處道、署提學使、養剛、北洋大學畢業、翰林院庶吉士、則濟、二品廕生、民政部主事、則漢、殤、女五、劉子達、朱焜、黃孝平、其婿也、一、殤、一、未字、孫八人、可銑、北京大學畢業、理科學士、可詠、可詮、俱肄業大學、可諒、可諶、可誦、孫女六、則灃兄弟、將卜吉、扶柩歸葬於福州西門外、天則山之陽、乞爲埋幽之文、予再出與公同朝、不自意相知愛至二十年、既序公詩、復誄公喪、今又及銘公墓、公有知、不滋爲予悲耶、銘曰

郭氏之先，出於汾陽。唐咸通中，始籍閩疆，千有餘載，益熾以昌。惟肅致雍，禮爲家坊。天子命公，本條作獻，用貳秩宗。上下時憲，公亦毅然。思張國維，援禽入人。首篤倫彛，一方潰隄。萬塗蕩軌，蹠跡交橫。冕裳裂毀，禮原止亂。旣亂曷止，箠敝鹹多。銜哀至死，死有不泯。忠肝古心，儻化靈氛。畢滌陰霧，報國寸丹。幽明不隔，我銘公阡。魂兮永宅。

李彥彬，字蘭屏，弟曰彥章，字蘭卿。世有二難之稱，而蘭屏功力較健。素與建寧張亨甫、際亮、莫逆。詩酒往來，忘形久矣。一日忽肅衣冠，抱其稿詣亨甫，再拜求其去取。樂善忘己，近人不易覲也。歿後家中落，集竟未刊，且頗多散失。以上見謝枚如課餘偶錄故謝枚如惜其寸鱗片甲，特於偶錄載蘭屏太湖竹枝詞十首之二，謂其足考遺事云。八尺銀魚出網心，西山共記翠華臨。至今不怕風波惡，携有上皇舊賜

金。聖祖巡幸西山漁戶蔣姓貢大魚賜白金二十七兩今寶藏以治病縛臂即愈翠峯寺前春水新，釣洲洲外魚鱗鱗。六椀還是移家樣，不見西施愁煞人。六椀船，相傳爲范大夫移家舊製。翠峯寺，其舊居也。又傳入五湖時，遇風泊於釣洲。

今洲上有題字，又附錄女史林芳蕤詩。則其祖母也。山陰知縣其茂女，贈江蘇按察使李開楚室。詩云：西風颯颯透窗紗，黃葉紛紛落晚霞。自是青蛾愛高潔，別將秋色傲春華。黃課讀寒宵裏風燈雨

漏沈，亦知非婦職，藉慰旅人心。占香生小院風來後花放疎鐘月上時。茉莉斷句其內子湘蘋寄詩四首錄二云：雲外青山一萬層，半肩琴劍護行騰。憐君驢背衝寒去，二月黃河尙有冰。眉稿吟痕夢易迷，紫桐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一

花老院門西，君今此去平江路。先向粧樓問舊樓，李氏累代能詩，而閩閣亦工吟咏，蓋不能讓許氏。專美於前矣。蘭屏之弟蘭卿都轉，亦有志士也。謝枚如詞話續云：侯官林文忠公，勲業文章，彪炳海內。所著政書及畿輔水利議、荷戈記程等編，近已次第刊行。雲左山房詩文集，尙存於家。公與同邑李蘭卿、彥章、都轉同志，平日切磋，皆相期以古名臣。都轉任施恩太守時，爲政私淑陽明，官聲大起。惜天不永年，未竟厥施。其亦有幸有不幸矣。李氏兄弟，無愧二難。謝氏屢述之，蓋於佩紉之中，不盡惋惜之意也。彥章尤喜吟事。道光壬辰八月，曾偕楊慶琛、雪椒、曾元海、元澄，在西湖修禊。林文忠題其湖西秋禊圖云：不到西湖今二年，展君圖畫思悠然。琉璃十頃浸寒碧，梅柳橋西初放船。蒼蒼林木磊磊石，鱗鱗雉堞眇眇田。忽如坐我高閣上，琴歌酒賦同流連。憶昨經營疏濬始，自漑泉源決菰草。刮磨塵垢鏡生光，散盡流雲月無滓。荷亭清曠桂齋涼，岸幘看山頻隱几。曹徐韵事共誰繼，可惜諸君未歸里。我亦輕帆湖上發，俄與故園松菊別。回舟南下漢江波，躍馬東看岱郊雪。王程屢易歸夢疏，那計青山分半笏。豈知剪燭姑蘇臺，鄉思無端又飛越。圖中五人我盡識，各有新詩記遊迹。此亦人間鴻爪泥，卽今聚散成疇昔。李侯朝京駕轅軛，更爲作歌歌主客。小滄浪水暮生寒，何似湖西秋禊夕。蘭卿復自題云：詩人例入西湖社，六百年來久未聆。今日綠筠船上坐，勝他主客寫蘭亭。二七曾聞舉水嬉，翻新禊事幾人知。此間秋禊臨池意，眞似西峰寫景時。晚荷新桂一時開，恰趁花時

出郭來，秋色向人相遠近。小孤山後有樓臺，湖頭月月盛壺觴。近局闌珊徑漸荒，一坐風流無俗客。捲簾秋暑也清涼，桑谿曲水坐青蕪。石畫園林雅集俱，兼占春秋佳日好。今年遊禊第三圖，紅樹青山舊放船。秋來相望隔風烟，澄瀾閣上登高地。夢隔黃花又一年，莫怪勾留意。又遲，勞勞催畫更催詩，相親不但家鄉水。如此湖山忍別離，西湖志又載其兄蘭屏。三月六日，高雨農招遊西湖云：贈處頻聞古義該，登臨又費酒尊開。閉門書史常時熟，出郭湖山有約來。三徑羊求非漫與，一家坡穎漫相推。承贈文以與君澹對談時境，盡掃千峰紫翠堆。載酒堂詩集，又載臨水山莊。在浦裏，臨水山莊李彥章丙舍，李彥彬有山莊別弟詩云：先塋臨水麓，形勝岡巒全。我昔營壽藏，行購屋數椽。詩家李白山，世德崇公阡。茲晨此辭墓，愁雲結遙天。憲司勵清白，無力營福田。惟當約早歸，抽簪當盛年。又其弟彥章題臨水山廬詩云：三年不出門，千秋日猶積。矧作宦遊人，能無百憂迫。落木感秋霜，棠梨痛寒食。異地同歲時，淒戀何能釋。清者山中泉，堅者山中石。善守清與堅，庶幾保先澤。西湖志又載李彥彬湖上懷古云：駐泊熊兵戍，南湖此路通。石梁枕平陸，野廟傍神叢。往蹟蓮池水，清秋柿葉風。田廬兼并後，懷古暮雲中。澄瀾高閣古，舊近郡西園。崇構知誰徙，危樓僅此存。亭臺花外寺，稻蟹水邊村。吾憶趙丞相，無因酌一尊。西湖湖寺路，當日水晶宮。猊座今仍壯，龍舟事已空。林亭高倚郭，鐘碧遠隨風。芳草埋銅輦，江山恨不窮。興廢千秋感，荷亭換桂齋。琴尊前代迹，花竹此湖西。水榭看新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築，祠門話舊題。芙蓉零落畫，秋碧弄鳧鷖。惆悵西湖社，詩人近亦稀。獨來玩烟水，行復愛松扉。笛語漁醫晚，衣香畫舫歸。秋山多紫翠，中有片雲飛。湖塍連北郭，畎疇繞平章。隴畝黃千頃，陂塘綠一蒿。何人憶樊紀，無廟薦嚴高。吾欲修靈祀，香蘋侑濁醪。歸路田歌裏，怡然快此遊。城闌收晚市，燈火畫涼秋。金斗何年堰，朱欄近水樓。吾廬知漸近，門巷綠陰稠。四十悲華髮，抽簪願未償。出遊虞醉尉，漫仕託潛郎。愁與湖山別，饒他裙屐狂。小園勝圖畫，莫負此林塘。西湖志又載其兩絕句云：一為陸萊臧，題西湖畫卷云：不將杭穎住歐蘇，歸去輕裝只畫圖。料得綠荷紅荔地，夢中還愛小西湖。一為憶西湖時客興安云：澄瀾閣下荔支紅，夢想玻璃十頃風。秀石吟餘增悵惘，故山煙雨正濛濛。李氏以昆弟軾轍之才，占湖山吟詠之樂，其餘風逸韻，至今猶膾炙人口也，不亦宜乎。

二十三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嘉慶戊寅科鄉試中式之王燮，字梅林，子名有齡，浙江巡撫殉難，諡壯愍，均有遺事足述者。梅林失怙，家貧甚，授徒里中，植學自立，以養母。嘉慶丁卯，受學使葉筠潭知以經古冠軍，補弟子員，文名藉甚。葉學使察知其孝弟力學，庚午以優行貢成均，辛未受麟耀山觀察聘，司記室。丙子入明公山方伯幕，戊寅中本省鄉試，第三十六名舉人。顏中丞檢方撫閩，深器重之。閩地歲貢荔支，糜費擾民，梅林請於顏，陳奏得旨免貢，永著為例。閩人德之，庚辰館於直隸，顏總督顏卸篆，繼之者為蔣協揆，倣語聞梅林在幕甚喜，仍延請焉。甲申，以母喪歸里，受福建陸路提督

馬軍門濟勝聘丙戌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雲南未幾署曲靖府同知甫三月調署新平縣旋歷署景東昆明蒙自各廳縣補河陽縣升署騰越廳同知題升巧家同知委運京銅無誤以知府儘先選用壬寅署順寧府知府調麗江府甫卸篆奉委管理四川瀘州銅店事務鄰居不戒於火延及寓居舊藏卷帙自撰詩文集焚燬殆盡道光二十九年瀘州差次升授甘肅平涼府知府因病請開缺行李祇襪被一衣笥文具數事而已其子有齡遣孫喬雲迎養六月二十八日抵吳門十一日病劇即棄世停喪西湖靈隱寺以上見年譜初梅林之令昆明也有簽稿何姓即伏法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父時有齡方垂髫讀書署中桂清亦伴讀聰穎異常十五歲所作舉業老成不能更一字欲謀試而無籍乃謀之昆明紳士占籍就試竟入泮食餼鄉舉聯捷成進士入翰林年甫十八未幾躋顯要任封疆亦僅三十餘也咸豐九年何爲江督有齡亦由捐納鹽大使洊升至江蘇布政司皆何力也當杭城之初陷也巡撫羅遵殿殉難廷議難其人何即荐王可勝任摺初上文宗硃批連書王有齡王有齡王有齡九字不置可否摺再上批云爾但知王有齡耳摺三上言王如負委任請治臣濫保之罪於是始簡爲巡撫杭城再陷竟城亡與亡可謂不負舉主然舉主竟不若也漢陽陶新柏在何幕治摺奏事後嘗言之以上見清代野史記載余以此質諸梅林孫名炎字輯亭者謂何桂清號根雲其父實稿案五朝關史稱其爲州吏非也蓋書吏係世襲職甚卑稿案承上啓下可出入內眷何某係隨梅林公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四

有年自縣而州而府均隨任梅林公見何子聰慧令隨壯愍公同塾讀書後即由梅林公考取送省試入泮即聯捷春秋闈入詞林督學浙江時代壯愍公掄揚於當道已擢官至臬司嗣何督兩江壯愍公升轉江蘇藩司咸豐庚申巡撫羅遵殿殉難諡忠愍壯愍公以蘇藩會辦軍務令降將張國樑收復浙江籌餉給械並授以圍杭形勢指示一切機宜不久浙江即克復朝廷以其功高無異戮力行間也故即有浙撫之命五朝關史謂其受命於庚申三月似卽其時按年譜三月十九日奉旨署浙江巡撫正相符然會左以其納粟出身不轉瞬即膺疆寄頓不謂然辛酉再被圍困守者七十餘日草根樹皮俱盡宰軍馬繼之猶日守城堞裂帛嚙指血作求援書會左不應最後以血書告家人曰無幸矣祇有城亡俱亡今血書尙存長房守城日望救兵日腫刺以針血去乃能遠望辛酉十一月二十八日糧絕城陷李忠王秀成入城搜尸不在撫署乃於中軍衙門得之五朝關史謂在署盡節者誤也李秀成以禮殮衷穿紅綢衣外加公服闕史記忠王脫己服殮之蓋太平天國衣尙紅在滬啓棺時祇見紅衣在裏故疑爲秀成自穿服棺蓄水銀令同鄉劉齊昂運滬同運者尙有戰死將軍瑞昌被難學政張有壬兩棺先是曾文正有疑於壯愍公未代請卹及壬戌三月柩發滬啓視見脅下疤痕宛在幼曾割肉療親且面目如生始證實殉難乃得請卹然亦僅得騎都尉襲職並無難蔭其致疑原因蓋受何桂清影響何於金陵告陷時逃天寧寺爲僧後被逮付法時人以與何同學行必相類不知何爲江督壯愍

公方撫浙，見南京圍急，有以書勸何，必以身殉國。何覆云：如老父在堂，何壯愍公曰：而父即余父，並預贖五百金，而何卒不從。是壯愍公早已以身許國矣。事白，沈桂芬輓云：直道猶存，未許浮詞議。巡遠，民心不死，至今遺愛在蘇杭。闕史誤爲馮桂芬靈輻回閩，觀者塞途，均傳爲玻璃之柩，實灌水銀焉耳。喪葬既畢，議訂年譜，丐李次青元度主筆。李欲得其家藏落水蘭亭，及鴈足燈，兩事爲酬，而未果。於是曾光斗爲立一稿，遲延八十餘載，至去歲，辛巳始由其孫炎付刊。初壯愍殉難時，秀成書其和曰：王忠臣之柩，率軍士羅拜，當王守城時，太平軍以箭矢繫書勸降，王報一矢，勸其解圍，卒以援絕殉難。生前自營壽墳，作聯云：身後附先塋，他年全受全歸，冀得重泉仍怙恃，眼前培寸土，異日可封可樹，爲留餘地到兒孫。輯亭所述如此，卒果全受全歸，黃泉之下，無愧先人矣。壯愍清史有傳。

傳云：王有齡，字雪軒，福建侯官人。道光中，捐納浙江鹽大使，改知縣，歷慈谿、定海、鄞、仁和，皆有聲。以勞晉秩知府。咸豐五年，授杭州知府，巡撫何桂清器其幹略，迭署鹽運使、按察使，擢雲南糧儲道，仍留浙治防。桂清總督兩江，奏調赴上海，議通商稅則。七年，擢江蘇按察使，遷布政使。有齡長於理財，桂清素信之深，一切倚畀，益得發舒，事皆專斷，巡撫受成而已。十年，粵匪陷杭州，將以掣動江南全局，故援兵至，賊即不戰而走。桂清推功於有齡，遂擢浙江巡撫，詔趣率兵速赴，會辦軍務，及善後事宜，而賊已回撲江南大營，和春等軍潰，常州、蘇州相繼陷，進逼嘉興。提督張玉良迎擊敗績，杭州戒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嚴有齡率閩兵屯北新關外，遣撫標兵要賊於賣魚橋，夾擊敗之。賊乃郤，設捐輸局，奏請派在籍前左副都御史王履謙、前漕運總督邵燦督同辦理。賊衆十餘萬，由徽州入浙，陷嚴州，合嘉興、廣德兩路，分撲省城。有齡偕將軍瑞昌調兵迎擊，走之，圍得解。復餘杭，加頭品頂戴。尋復嚴州。十一年，復江山、常山、富陽、遂安、海寧、臨安等縣。賊擾太湖、東山，總兵王之敬戰失利。至夏，賊復陷江山、常山、長興、金華、遂昌、松陽、處州、永康、義烏，革職留任。張玉良扼要隘，爲諸軍應援。兵先潰，賊勢益橫。檄諸將往援，無應者。處州鎮總兵文瑞率江西援兵三千，有齡待之素厚，乃自請行。進駐金華孝順街，聞蘭谿兵敗，遽潰退守浦江。賊躡之，檄師往援，半途復潰。浦江嚴州相繼陷，總兵劉季三、副將劉芳貴戰死於富陽。諸將見賊多走，不任戰，惟要索軍食，富民捐輸已倦，而有司持之急，於是團練大臣王履謙、劾有齡虐捐，遇事多齟齬，上疏互訐。十月，蕭山、諸暨及紹興府皆陷，餉源遂絕。時援軍多不足恃，有齡復奏用李元度爲按察使，募湘勇八千人入浙，至龍游，阻不得前。賊酋李秀成悉衆圍杭州，副將楊金榜敗死。張玉良攻克羅木營賊壘，亦中飛礮死。城中奪氣，且食盡，飢民死者枕藉。十一月，賊梯城入，兵潰。有齡服毒不死，縊於閣秀城。見者爲具棺殮焉。事聞，言官顏宗儀、高延祐、朱潮先後疏劾，勒捐歛怨。下曾國藩按奏，言有齡在浙，官紳不和，不能馭兵，以致僨事，仍以糧盡援絕，見危授命，大節無虧，詔依例賜卹，諡壯愍，入祀昭忠祠。浙江、福建、建專祠，同殉者學政張錫庚、提督饒廷選、總兵文

瑞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寧曾綸督糧道、暹福仁和知縣、吳保豐、錫庚廷選、文瑞並自有傳、論曰、粵匪自陷岳州、勢不可遏、及犯武昌、援兵雖至、無能為力、安慶倉猝、籌防益無措手矣、武昌凡三陷、湖北兵不可用、曾國藩言之痛切、杭州初陷、由於無兵、後則蘇常已失、唇亡齒寒、蘇州素倚江南大軍為屏蔽、大軍潰、則勢難倖全、常大淳、蔣文慶、陶恩培、羅遵殿、徐有壬、諸人皆不失為承平良吏、短於應變、或因受事於己危、莫能挽救、王有齡、素負才略、以培克失人心、措施亦未盡當焉、吉爾杭阿治兵有法、克上海為全功、朝廷倚以規復鎮江、使非中道而殞、必有成效、其建樹非諸人所可同語也、按史傳叙其初官慈谿、有聲、故由府道累秩至浙江巡撫、其政績固已膾炙人口矣、王文勤慶雲、曾題其慈湖種花圖、以送別云、兩世論交共紀羣、長安臘鼓此逢君、點蒼山遠飛鴻少、又向江東送慕雲、數載趨庭洱海東、循良治譜是家風、更兼孝友承慈訓、腕血曾沾藥鼎紅、明府尊慈太夫人會割股療姑李春泉學士曾為立傳阜俗由來要好官、甬東聞說已安瀾、白金日比朱提貴、撫字催科信兩難、西興東渡入勾餘、近海峯巒似畫圖、紅到桃花青到柳、春陰直接關侯湖、與壯愍同時殉節者、尚有饒梅臣軍門、莊二庵運使二人、故郭遠堂中丞、柏蔭題饒梅臣軍門遺照有句云、中丞歸櫬浮東海、謂王壯愍公都轉遺骸瘞武林、謂莊二庵運使同里同官同殉節、三忠名字鑄黃金、壯愍有五子、長喬雲、襲職騎都尉、次卿雲、三見三、咸豐己未同榜舉人、壯愍猶及見、翌年始殉難、見三原名吉雲、以夢見天榜中第三名、故易名見三、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六

閩有黃兼三者、世多混之、卿雲子名炎、字輯亭、光緒癸巳舉人、八十年前、未刊之壯愍年譜、卒於辛巳秋月成之、